

對日問題研究

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

蕭

榮

南京
出版
書店



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

對日問題研究

對日問題研究

中央
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會編

目錄

序言

龔德柏(一)——二

對日問題總論

莊心在(一)——十六

日本之大陸侵略及其應付方策

雷震(十七)——三四

日本果足畏乎

龔德柏(三五)——四六

國聯果足恃乎

汪以文(四七)——五四

抗日運動之經濟的背景

薛遐齡(五五)——六〇

日本國情面面觀與我們的主戰要求

蔡可成(六一)——八四

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上的反映

莊心在(八五)——九〇

日本侵略滿蒙的必然性

弗玉慶(九一)——一〇〇

日本北進政策下的東省工業

方保漢(一〇一)——一二〇

東省事變的原動力及國民應有的覺悟

王誦陶(一二一)——一三二

目 錄

二

日本之滿蒙吞併政策與世界和平之危機	胡祥麟(一三三—一四二)
東北事件與日帝國主義之危機	高 經(一四三—一五六)
暴日侵略東省聲中國際形勢的演變與中國	胡鳴龍(一五七—一七〇)
東省事變的國際法觀	馬志振(一七一—一八四)
東省事件的分析	胡 誠(一八五—一九二)
研究對日問題的參攷書目	(一九三—二〇〇)

序言

龔 柏

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本應親善，然因日本野心勃勃，非降我爲屬領，不足飽其大慾，致中日兩國遂居於不兩立之地位。日強則我滅，我強則日衰，於是日本對於我國國情，千方百計而調之，不厭精益求精。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訓昭彰，日本爲實行其政策起見，實行如是也。

然返觀我國則何如？留日學生每年出國者多者萬人，少者亦千餘人，綜計三十餘年來由日本回國者，至少當在六萬人以上。此等留學生，不感覺日本對我野心之可怕者，百不見一，然專心研究日本國情，供國人知彼之助者，殆如風毛麟角。而向國人介紹者，則爲籠統的日本之可畏，而其不可畏之點，則毫不注意，遂養成全國之恐日心理。日人知其然也，則又從而恐嚇之，致今日國人談及日本，皆有不寒而慄之概。故每次中日交涉，皆自甘屈服，甚至遼吉被佔，倡言武力自衛者，亦不多見，則係不研究日本國情，爲籠統的恐日心理所支配故也。

現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印對日問題研究，求序於余，余以爲研究日本，毫無難處，只須將其政治、外交、財政、經濟、商業、農業、工業各項，詳爲研究，則可知日本毫不足畏，即有雄兵千萬人，亦屬廢物。蓋在今日之國際競爭場中，政治、外交、財政、經濟、商業、農業、工業，無一不與軍事有關。必須各種皆達相當優良之境，然後強兵始可爲用。今試問日本之政治，可以滿足其國人之慾望而使之不乘機反抗乎？日本之外交，可以得各國之援助，而遂

行其侵略政策乎？日本之財政，可以供養多兵而無竭絀之虞乎？日本之經濟，可以供其國家之需要而不致缺乏乎？日本之商業，可以不受制於他國，而爲其國民生利之源乎？日本之農業，可以產生各種食物而供給其國民之生活乎？日本之工業，可以製造各種物品，而充其國民之用需乎？恐其研究之結果則皆爲一「否」字。若以上種種，皆不能達到相當滿意之程度，則日本之強兵猛將，皆無所施其技倆，雖謂之無兵，亦無不可。如此，則中國又何必抱恐懼之心也！

茲當本書發行之始，余願因之引起讀者之注意，關於上述諸點，作進一步之研究，以其結果，貢獻國人，則日本之不足畏，可爲國人所共悉，剷除亡國的恐外心理，挽救垂危之國運，余於本書有厚望焉！

國聯限日撤兵期完了之日於內政部

對日問題研究

對日問題總論

莊心

- 一 暴日侵華的必然性
- 二 遲火打劫的時間到了
- 三 誰是我們國際上的友人
- 四 我們的出路——求人不如求己

一 暴日侵華的必然性

在同種同文的彩幔底下，中國曾幾度大量地和日本傾蓋論交。軍閥官僚總想謁誠獲得日本的諒解，以維持並增進其地位，甚至不惜賂以疆土，酬以利權，希望日人實力的援引，以排擠國內的異己。商人買辦階級也盡力維持其與日本資本主義的信任與聯絡，以圖壓榨國內的平民層。這固無論，就是一般平民，久矣乎處於國內的統治者壓迫之下而透不過氣來，那樣還敢有宏圖遠志，只要「人不犯我」，自然可以苟且相安，又何必我去犯人，而且又深受着自來的「忠恕」、「和平」、「中庸」、「忍受」種種奴隸式的美德的陶融，祇要掩塞得過，又何妨靦顏事仇。因此種種，所以雖然屢次日人侵凌，屢次慘案疊起，但除了當時引起些微的反抗，來一下子遊

行運動，經濟絕交等等的表示，過一會日久事忘，也就會隨使地「恕」道待人，「以德報怨」，甜蜜蜜喊起「親日」來了！

但是日本對待我們怎樣呢？

日本目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帝國主義國家，為要解決其自身生產過剩的矛盾，必然需要在國外找到市場以為尾閘，同時還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仰求原料的供給，而國內過剩的金融資本也可以投資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以期再生產，這原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最後階段所產生的必然現象，如果能打破了這難關，換句話說，如果能找到這樣一個國家，能供給其侵略榨取，那末本國的基礎便可穩定下來，否則經濟上的危機使打不通，而一切國內的矛盾現象，便要爆發。日本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牠自然也不能外此。

但是世界上的殖民地都已給先進帝國主義各國分割淨盡，那裏還容你後來的日本廁足，到處碰壁之餘，就不能不想到芳鄰中國，真可算是地大物博，而且又是「近水樓臺」，易于得手。只差是雍容大國，倒也未敢輕試，那知甲午一戰把中國的全部空殼子都戮穿了，於是益發肆無忌憚，再接再厲，滅朝鮮，割臺灣，更東進而窺東三省，完全把中國作為他侵略的對象，解決他難題的關鍵。

自另有一點觀察，日本近來的資本主義日愈發達的結果，一方面固定的資本愈增，果僱用勞動者愈減少，而增加了勞動者失業。又一面則隨工業的發達而農業日漸減退，致使農業生產額不能追隨工業生產額，結

果就發生人口對食糧的壓迫問題了。日本在十七世紀中世以迄十九世紀中葉，這二百年中人口數量還不遑從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到三三、〇〇〇、〇〇〇之間的出入，停留在同一水平有量，而最近五六十年中則較前驟增二倍。一八七二年人口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一八九〇年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二〇年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迄一九二六年竟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依去年日本的國勢調查，內地人口總數為六四、四四七、七二四人。一年中出生約為二、〇八四、〇〇〇人，對一千人口的比率表示之約當三二、三人，死亡數約為一、一七一、〇〇〇人，其死亡率（對千人）為一八、二，出生與死亡的差數——即自然增加約達九一三、〇〇〇人。一分鐘內有一、七人的增加，一小時合有一〇四的增加，一日合有二、五〇〇〇人的增加。但糧食方面以農村的衰退未見進步，即有些微增加，但終是有一定的自然的限界，且受天候的支配，每遇飢饉之年，尤受極大的困厄。決不能和年年激增的人口數相應，所以有人口食糧問題之發生。日本內地米的生產額在昭和四年達五千九百五十萬餘石，去年日本國民米的總消費額為六千八百九十三萬餘石，除內地米產外，尚不足九百四十萬石左右。茲再以明治三十三年為一〇〇的指數，將米的生產額並消費額製成對照表如左，據此以觀，則對米的生產額之增加，遠不及消費額的增加，便可知其梗概了。

年 代	指 數		
	生 產	消 費	差 額
明 治 三 三 年	100	100	

同 四 〇 年	一 一 八	一 三 二	四
大 正 元 年	一 二 一	一 三 五	一 四
同 三 年	一 三 七	一 二 七	一 〇
同 五 年	一 四 一	一 四 四	三
同 七 年	一 三 二	一 五 五	二 三
同 九 年	一 五 二	一 五 四	二
同 一 一 年	一 四 六	一 五 六	一 〇
同 一 三 年	一 三 八	一 六 三	二 五
昭 和 元 年	一 三 四	一 七 〇	三 六
同 三 年	一 四 六	一 七 四	二 八
同 五 年	一 六 一	一 七 〇	九

要解決這人口對食糧的壓迫問題，唯一的辦法便是移民，移民在歷史上有三種方法：第一是採取國內移殖，使國內各地人口均衡分佈；第二向殖民地移殖；第三向國外移殖。但日本第一個方法，是走不通，在日本國內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北海島，面積為五、七二三、六六四平方里，佔日本全面積二、三、一%人口為二、四九

八、六七九人人口密度平均比全日本人口密度小五倍有半，但在目前對北海島移殖未見有任何生氣，國家雖提出鉅量的經費開闢，但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迄不久的過去，北海島的人口未見有何變化。自一九一八年起，移住北海島的人口，大有一落千丈之勢，自一九一三迄一九一八年五年內，每年人口增殖平均為七二、八三五人而且自一九一八迄一九二三年五年內每年平均只增四六、七四〇人。足見日本在目前社會條件下，內部的移殖，對解決人口問題上未能引起任何大的作用。第二個方法是採取向殖民地移殖，日本的殖民地等於其本國面積百分之七十八，佔日本領土百分之四十三又八，但這些地方除了樺太島以外都是人口很繁殖的處所，據一九二五年統計，日本移民之往殖民地者為數祇九八七、三五三人，較之一九〇九年僅增三倍。而且日人之殖民地大都也只是些代表行政上和經濟上的統治者而已。因為日本殖民地的人口平均每一方里居民有一千二百六十一人，非特不能減削其宗主國人口過剩的憂患，反之，朝鮮台灣人滿之苦，更甚於日本，所以想以殖民地為日本土地的補充者，那是不能了。以上兩條路既然都是走不通，自然只好謀向國外移殖了。自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應檀香山政府請求遣派九〇〇人到布哇以後，日人往海外移殖者日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增二倍，迄一九二四年總數達九五、六〇〇人。除了數目之增多以外，日本的移民在國家的分佈上也有鉅大的變動，在一九〇四年移民於各國者以布哇與北美合衆國為最多，占四三、七%及三四、六%，而中國只占六、一%共計八、五五〇人，迄一九二四年則在美國降至二二、一%而在中國則增至三七、七%，共計二二四、七三五人。這三十年間，竟增至二十六倍有餘，這原因，一方面因美國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而

另一方面也因日本自日俄戰後向蒙滿儘力伸張其勢力，而且在移民的本身意識方面也一致其短期營業僑居而為帶有政治性的營業居住了！

綜上所述；日人受着經濟及人口的過剩壓迫，其對中國的侵略成為不可避免的企圖。現在殖民於中國者其數有二十萬人以上。（根據卜克洛斯基著日本移民題）投資於中國者，公債借款凡七億二千萬元，事業投資凡十億餘元，共計在十八億以上。（根據小島精一著太平洋沿岸列強資本的活動）以貿易而言，日本之總量佔各貿易國之首位，其主要輸入品錦織物一三六、三四四、〇〇〇日元，糖一七、〇七八、〇〇〇元，紙一四、四七三、〇〇〇元，其對華輸出總額達一八六、三二七、〇〇〇兩較之英國之七四、二二六、〇〇〇兩，超過一倍。（依據一九二七年海關貿易冊之統計一九二八年起為反日運動發生期，頗有影響，下當論及。）即以滿蒙之貿易總額而論，每年不下七八萬萬圓日金，其中純粹運日每年農產物一萬三千萬圓，工產物六七千萬，鑛產物四五千萬，其他畜產物水產物和林產物合計也達一千萬元，如以內容分析，大豆、豆餅、荳油、煤炭、粟米、高粱、玉蜀黍為主要產物，解決了日本重要的食糧問題。人為魚肉我為刀俎，日本的一切困難都在中國的犧牲痛苦下解決了，但人口的增加與時而俱進，資本主義目前也轉入穩定期中，是以日本之侵略中國，也決不會就此告止。早在明治帝的遺囑內已有「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見田中義一奏摺）的規定，以後不管那一個政黨執政，不管什麼人組閣，其對華侵略政策，總是一貫進取的。激進蠻幹的田中內閣是這樣，緩進和平的幣原外交也未始不是這樣。他們總是「蕭規曹隨」地定了

他們的北進大陸政策一步緊一步地由「朝鮮問題」而進爲「鮮滿問題」由「鮮滿問題」更化爲「滿蒙問題」二十餘年來無論那個內閣上台對於這個傳統政策總是不舍奉行維謹。不過因爲國際情勢以及國內政況的時會關係，在政策上有時表現着貌似和平的手段，那是有的，但骨子裏還不是異途同歸，「其揆一也。」如果這樣便欣然認爲中日親善，那是上了大當，他們正在磨勵以須，時至則抽刀而起矣（關於人口問題詳細可參閱拙著日本人口問題，上海日本研究社出版）

二 逞火打劫的時機到了

這正是他們的時機到了！

幣原外交表面上不是很和平的嗎？然而這次空前的日人暴行竟在這時期內勃發，其蠻橫程度復田中時代而上之，這理由其實很簡單，政策是一貫的，時會有不同，祇要有一個時機到來，無論那一個日本當局都會暴露他們的兇蠻霸橫的獸行。恰巧這時機也在幣原外交的今日蒞臨了，其結果當然是如出一軌。

第一在日本本國的內政方面，財政的紊亂已由金解禁及緊縮政策而漸進於整頓；政黨的衝突因民政黨和政友會的合作也可以保持暫時的穩定。在國際方面歐洲各國正鬧着自己的問題；以英國論，在經濟上金融屢起恐慌，在政治上印度的自主問題亦極爲棘手；以德國論，在經濟上國家財政幾瀕破產，在政治上國權黨和共產黨時和政府爲難；法意兩國衝突日形尖銳，而國內的政治經濟，亦均訖訖不安，美國呢，國內的社會秩序，因

資本過度發展的矛盾，頗呈恐慌之象，在外交上於歐戰以後的賠償問題和戰債問題，也煞費躊躇。歐美各國可說都深陷於這樣危機四伏的景象中，遠東有什麼問題，只要不和他們的利害衝突，誰也不願撥冗他顧。就是素以幫助弱小民族革命為號召的蘇俄，近來也已改變了當初的政策，乘着這時間，一意在那裏推行五年計劃，增進他們的國家資本了。除此之外，國際聯盟總算是一個公斷的機關了，但那是一個點綴裝飾的空場面，其實則不足以超越國家的主權，作算心算有餘也奈實力不足，以專恃強權的日本，自然對之何懼之有？

在消極方面，日本既已洞悉了國際情形，不冒干涉他的行動，與他有所不利，正如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時期歐美各國無暇顧及遠東，一任日本跳樑跋扈暢所欲言為一樣。而況在積極方面，還有以下兩點，促成他決然採取蠻橫的暴行。

第一，自中國自己的鐵道網政策開始實行以來，有瀋海、吉海兩鐵道把吉林和遼甯省城聯絡一氣，西有洮昂，四洮各路連接通遼等路線，如是南北貨物的運送，已不必仰諸南滿鐵道，因此影響於南滿鐵道的營業自屬極大。據日本經濟年報所載昭和五年度（即一九三〇年四月迄一九三一年五月）較上年度減削三、八〇〇、〇〇〇圓金洋，貨物輸送量也比上年減三、二〇〇、〇〇〇噸，這自然是受了中國鐵路競爭的一大打擊。而且中國葫蘆島築港工程的將快完竣，鐵路聯運事業的發達，必然使東省貨物起落的中心點由大連而漸轉於營口、秦皇島等處，大連為日政府不惜鉅金所築成的海港，如果因中國交通系統的完成而自歸淘汰，實足使日人目為經濟侵略之致命傷，而以為非濟以武力劫持不可了。

此外，滿蒙市場之國際資本之侵入，亦足以使日人不安，尤以蘇俄在北滿一帶的傾銷政策和收買物產物出口政策爲甚。他日五年計劃告成，日本在滿洲的經濟勢力更岌岌乎可危了。

東省在日本人目光中既爲她原料資源和銷貨市場絕對重要的區域，解決國內一切困難的樂土，自必竭力謀有以壟斷獨佔之。但以最近趨勢論，中國方面既以鐵道之競爭，以及官僚金融資本的發達，使其經濟霸權自歸衰頹，國際經濟勢力之侵入，又足以打破其操縱壟斷之局面，日本倘若不先發制人，豈特不能擴充其武裝資本，且將自蹈於危境，此所以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必用野蠻的武力而造成此次空前的慘劇也。

再以日本國內的情勢而言，日本素有「兩重外交」之稱，即政府外交與軍閥行爲是也。而軍閥又每駕政府之權力而上之，使政府每抱節制無從之感。因爲日本的軍閥在其國內政治上社會上均有很大的勢力，她們的軍事統帥機關名爲帷幄上奏機關，不特不受內閣節制，且往往足以指揮內閣，使內閣服從其意志。（請參看拙作日本軍閥在政治上的反映一文）日本軍閥之對中國，態度自極端反對和平而孜孜於積極的侵略，故對濱口內閣時期之幣原外交力肆攻擊，今歲四月若槻繼濱口爲內閣，局面大變，以素主對華激進之軍閥南次郎任陸相，以政友會老將內田康哉任滿鐵總裁，增兵朝鮮，時圖尋釁，故外相雖仍由幣原蟬聯，其外交政策，早已隨軍閥之淫威而屈膝轉舵矣。於是對華外交強硬論之論調遍於國中，趁着歐美各國無暇他顧，而中國又大水爲禍，南北分庭，天災人事危難之際，逞火打劫萬寶山案，韓人屠殺華僑事件，青島日僑尋釁事件，接踵而起，紛沓來，不可收拾矣。

三 誰是我們國際上的友人

中國是素來勇於內爭而怯於禦外的，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不毫無所見，不過「不見棺材不落淚，」沒有想到他們來得這麼迅速就是了。迅雷不及掩耳，自然祇有退讓無抵抗而日本的軍隊便長驅直入，占瀋陽，占安東，占撫順，占長春，占吉林，如入無人之境，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奇恥大辱。

政府方面唯一的辦法是訴之國聯，引起各國的注意，希望別個國家出而干涉，但結果怎樣呢？

國際聯盟本來是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敷衍門面機關，只准列大國小國的爭執從沒有解決的辦法，替弱小民族伸張公道。意大利侵入希臘的哥甫島，波蘭強佔立陶宛的維爾諾，這兩件事已充分證明了國聯的無能，現在國際超越國家權力，它絕不能限制國家的最高主權，國際也沒有國際軍隊，故對任何國家也不能加以實力的制裁，所以國聯自行政院開會以來，亦只承認注意此事並勸告雙方政府不再使此事件再擴大，自處於調人而已。中國絕對信任國聯之結果，國聯實未有以壓中國之望，是其過並不在國聯之未盡厥職，而實由於中國之期望過殷，以國聯實一空機關已如上述，牠除掉勉為其難敷衍調停以撑起其空架子外，別無他策。故以國際實勢言，國聯開幾次會議，其效果猶不若任一強國發表片紙宣言。但日本卻已嫌國聯之多事，其陸相並聲明「國際盟約不能適用於特殊情形之地方協定，決不能接受國際聯盟決議之調停及裁判，否則日本退出國聯亦所不辭。」蓋專恃強暴之日本軍閥對國際聯盟初未置諸胸臆。外交人員雖較為文飾，但亦不過顧慮國際感情，

聊與週旋耳。倘國聯誠爲有力之干涉，自必不惜最後之決裂，彼實無懼於國聯耳。

國際聯盟既不可恃，列強間也許有人會仗義執言起而干涉吧，中國便是這樣希望，但是有誰呢？

是美國嗎？美國似乎是主張世界和平的有力者，華盛頓遠東公約，巴黎非戰公約，與列次海軍裁軍運動，美國都是發起的國家。而且對太平洋問題又是特別關心，對中國的邦交也頗見敦睦，他該出面說話吧。然而不然。太平洋上素來是仰賴於英美日三國的相互牽制而維持着的，但邇近以來，英美親善已能維持而直接的衝突時易引起，兩國間的戰事，只是時間問題罷了。在這種對抗關係下，爲第三海軍國的日本便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爲對付英國起見勢不能不對日本有所顧忌而成立一種諒解，所謂彼此默契，不必言宣。否則爲甚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變，而竟袖手無聲，直至英國主議由國聯去電通知華盛頓政府，才逼出她空虛冷淡的覆文，只說同情於國聯啊，希望中日軍隊勿再起釁啊，等等的閒話，而把非戰公約華盛頓條約等等，一般腦兒都視同廢紙置諸不提了。這雖然一方面也爲了美國國內有許多困難問題無暇他顧，而美日之預先有無諒解，自屬可疑，所以中國要想希冀美國來干涉公斷，這是很少有望的了。

那末，英國該憤慨而起的了，然而又不然。英日勾結，太平洋局勢破壞，日本單獨攫取滿蒙利益，自然都足以引起素以維持均勢爲事的英國的焦灼和不安，但目前如上節所述，自己的國內財政困難，社會不安，如出而干涉必致引起大爭端，中國和英國原係世仇，英國又何必冒此危機以袒中國呢，所以他也必然地知難而退了。

還有個蘇俄，她是否能同情於我們，這個在第二段裏早已說過，蘇俄目前主要的在勵圖增強自己的經濟

及國防能力，外交策略是靜候着資本主義各國對立關係的惡化，牠自己對資本主義國家竭力維持着和平的關係，決不願輕舉妄動，而況日俄兩國間邦交頗見進展，對於滿蒙問題和魚業交涉，最近已得相當的諒解，祇要日本不侵犯她的權利，蘇俄決無助我之理，最多也不過說幾句，目的在譏刺資本主義的美國及國聯的空話，以宣傳他的主義罷了。

除此主要的三個外，其他如法德意等國，或以國內多事，自顧不週，或以利害關係較少，失其興趣，當然也不來管你們的閒是閒非。

此尚係一般的國際關係觀察，已足證日本之佈置妥貼，而我國則孤立無援，而況進一層言，我國自揭藥革命外交以來，高呼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弱小民族及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雖極少見諸實效，然已深足以引起帝國主義各國之疑忌反感。分共以來對社會主義國家之蘇俄亦已斷絕邦交。在此形勢下，列強之仇我者反屬率真，親我者未免近假，夫國際提攜聲援，即非全視利權，亦須一本感情，論利害，各國既不以助我反日為得計已如上述，論感情，各國又殊少助我之可能；她們如能不推波助瀾，袒日迫我，已為大幸，反要望他們來主持公道，那就未免所欲者過奢了。

四 我們的出路——求人不如求己

乞援國聯，求助列國，此路事實上既難打通，為應付現狀計，自惟有出諸二途：或被迫屈服，或反抗到底。屈服

如何那便是如日人之願，爲城下之盟，一口應承他們提出的條件，雙手奉送本國的主權，自然，目前日本還不至於要在形式上滅亡中國，不過如果中國允納了日本的條件，那不但在南滿可以奠定了日本「萬世之業」的基礎，而且更可以制全中國的死命。因爲日本的侵略中國如首節所述，並非一時的偶然的行爲，而是必然的得寸進尺的永久政策，日本既完全佔得滿蒙，勢必升堂入室，一如往昔之由「朝鮮問題」而化爲「鮮滿問題」，由「鮮滿問題」而化爲「滿蒙問題」，更將由「滿蒙問題」更轉化爲別的什麼問題了。

中國的所以一蹶不振，都是以前的賣國外交造成啊，儒怯無能，奴顏婢膝，舉凡暴力之來，無不有求必應，帝國主義之魚肉我人，是固積漸使然，輪前螳臂，尙知奮勇擋車，掌上蚊蚋，猶能吸入膏血，人素稱萬物之靈，而苟且偷生，一至於此，實在太卑怯了！生命不過百年，而恥辱永難滷雪，回憶過去民族的光榮，能不慚汗發背。而況以中國現狀論，亦未至水盡山窮，何甘束手爲奴？乞憐他國，既屬無效，曷不自整陣營，背城借一，勝則足爲狂暴之懲戒，而揚民族之榮光，改變國際的態度，使不敢再輕視我人，而我國之地位自必不躍而上。這實在是一個民族復興的絕好良機，如果不幸而敗亡，亦不失爲正義之戰士，與其忍辱偷生，曷若慷慨就義。

我們既然決定了對日反抗到底，但反抗又採取怎樣的步驟呢？挺身而起，拔劍而鬥，自然不足爲勇，還必得有熱烈之血氣，濟之以深遠之眼光，方可以對付這困難的局面。

當前的問題，首先便該對日絕交。討論這問題當從兩方面比較衡量其得失。

在日本方面看來，日之出兵遼吉，並不是在要和中國一決勝負，她的目的，不過在武力的威脅而已。不過因

爲難以駕御軍人的蠻橫，是以形成了騎虎之勢。故日本方面竭力彌縫在求事件的性質縮小以避免第三國的干涉，而方可脅迫中國與之直接交涉，這樣看來，事件之擴大與時日之持久，在日本實非所利。一方面恐國際懷疑其有領土的野心，歐美諸國如上所分析，雖不至於助華反日，但倘使日本過事囂張，要求超過其勢力範圍以上，在利益均沾這一點上，必然爲各國所不容而且日本國內社會經濟之底蘊，亦時有恐慌之虞，人心不安，社會主義者時圖蹶起，所以我國如能強硬相抗，日定難曠日持久，在種種內外牽制之下也決不至於冒上大不韙對我宣戰。

反過來，從我國方面看，我們以強弱異勢，自宜將此事件之性質擴充以引起國際之注意警惕。况依國際慣例，當爭議問題不能依普通外交手段解決，同時又找不到別的親和手段的時候，有時便斷絕外交關係以促要求國的反省。現在正是這個時期了。國交斷絕，一方面表示我國因受日本武力侵略，迫不得已，只有斷絕國交以求世界公判，一方面可以使日本喪失「中日衝突由二國自理」的藉口。即關係緊迫，不得不訴諸干戈，則茲事如擴大後不能不牽入其他各國，中國同胞在對外戰爭上一致團結起來共同奮鬥，誰勝誰敗，正未可知也。

由此觀察，要對付現下的局面，只有對日宣佈絕交，整兵備戰，爲唯一出路，振民族頹廢之風，雪國家層層之恥，鈎消舊賬，重建新謨。中國在國際上之能否獲得平等地位，民族之是存是亡，均在是一舉。不過對日絕交，這只是一種臨時的政策，足以應付應當前的局面，而未足以言久遠，因日人謀我，其處心積慮，固無日或忘，吾人之反日，自應刻骨銘心，永以爲念。久遠之策如何，厥維從經濟方面致日本於絕路。如首節所述，日本在經濟上可說完

全是仰賴於我國，中國雖然會好幾次盛傳中國經濟絕交，但總是時作時輟，所以沒有給以重大的打擊，但一九二九年春季國濟案未解，而行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其成績三個月內已足使日本輸出減落五百十餘萬元，（據大版朝日新聞發表一九二九年第一季中日貿易之報告，本年一月至三月來，日本對華輸入一億二千一百二十五萬四千元，中國對日輸出九千四百八十八萬元，兩相抵減，中國仍入超二千六百三十七萬四千元，但與上年（一九二八）同期相較確是衰退之象，九二八年對華貿易出超共三一、五六六、〇〇〇元，一九二九年爲二六、一七四、〇〇〇元，是一九二八年出超已減去五百十餘萬元。一九二九年美英德各國對華貿易額均增加甚鉅，而日本此時獨減退，足證經濟絕交運動並非沒有成績。）可惜四個月以後濟案在莫名其妙中解決了下來，國民的反日運動便也似乎「大可不必」地自呈停止，結果日本貿易又表現了突飛猛進的狀態，而一九二九年全年的對華貿易，其出超數仍爲增加。此不過在貿易的出超額上隨便舉例而言，對日經濟絕交，如能恃之以久，拒絕日本工業製造品的輸入，禁止國內原料食糧的輸出，不接受日人的投資，處處不和日人合作，結果定足以致日人的死命。這在過去幾次不很徹底的對日經濟絕交，已然引起了日本國內的恐慌騷亂，足爲明證。

在維持自己民族的生存上，我們該以侵略我國的日本爲對象，在世界革命的立場上，我們更該以專恃強暴的日帝國主義爲對象，永遠不要忘了這一點，本着大無畏的精神，以外交政策來對付目前，以經濟政策來對付久遠，再接再勵，永矢勿渝，將來的勝利總是我們的，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潰崩，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成功。

對日問題總論

一六

一九三一、一〇、一四，中央大學。

日本之大陸侵略及其應付方策

雷震

一 引言

瀋陽之驚耗傳來，國人羣起而抗日，宣言通電，專著論述等等之發表，報章雜誌者，爲數極夥，國人抗日救國情緒之熱忱，於此可見。對於日本國情，稍知一二的我們，現用比較冷靜的頭腦，以從事於事實之解剖，講求根本應付的策略，或者雪恥復仇，不無有相當的補裨。總之，只要能「下個決心」，「立定步驟」，「臥薪嘗膽，努力做去」，一德一心，永矢勿忘，無論如何恥辱，總有雪去之一日也。

二 日本侵略大陸之三個時期

掀開日本的歷史，一讀日本之大陸進取，實有三次：第一次是天智天皇時代，他們自從在隋朝時代，派遣留學生到中國來，獲得許多關於中國智識，經過百年，便大起雄心，要向大陸發展，而適當其衝者，厥惟高麗之新羅。當時新羅自然沒有抵制能力而求救于中國，彼雄心勃勃的矮寇，雖經天朝上國的警告，仍是侵略不已，派劉仁軌率兵至高麗，大敗日本於白江，自此以後，他們便垂頭喪氣，不敢再來問鼎矣。

按過去中國人之戰日人者，惟此一回而已，可恥也夫。

厥後藤原外戚乘權，公卿爭奪政柄，卒之釀成武士當國，幕府開于鎌倉（源賴朝），陪臣出而當國（北條氏），降而至于室町幕府，而至于戰國時代，爾攘我奪，專講內戰，自然沒有勢力，不敢來大陸角逐。至戰國之末，豐臣秀吉（日人尊稱之爲豐太閤）出而統一全國，乃又大發雄心，要做世界的霸王（當時眼中之世界，自然非常狹小，讀者不可誤會）。開說彼理想之帝都，想要建立在寧波，才便于指揮統一世界的政治云云。想像雖如此，而彼下手的地方，仍不外乎高麗，當時彼確曾派大兵到大陸，明朝聞報，特派李氏兄弟去應戰，我兵之戰況，固屬不佳；然亦未見失敗，而豐臣氏已是一命嗚呼，其雄心亦隨流水以俱去，此乃第二次侵略之結果也。

第三次，自然就是明治。據日本史家說：第一次因實力未完，吃了一個大虧，故此後許久仍畏懼天朝上國的威風；第二次本來較有希望，不幸豐臣早亡，遂令一般學者譏其好大喜功。據余觀之，日本人自平安末年，卽練習戰爭，計圖向外發展，雖然積有數百年以上之練習，其實豐臣之兵力，亦不過爾爾，當明神宗時代，中國國內已漸趨崩潰，而一旅之衆，還可與之抗衡，可見其力量之大小矣。德川一代，純爲鎖國時期，當局鑒於豐臣之失敗，對於上國，只有敬畏，何敢妄想，學者只咀嚼中國文化之未遑，只有佩服驚歎之不已，故豐臣之見譏彈，亦時勢使之然也。至明治時代，則時世轉變，與昔迥不相同，當明治四年，西鄉隆盛已唱征韓之論，在當時雖爲敵派所反對，完全失敗，然不久敵派亦起而唱導之鼓吹之，變成爲國魂。而爲時不久，西鄉之主張已成爲舉國一致的輿論（請參攷戴季陶著日本論一書）。

附記：篇中史實多憑記憶所及，倉卒之間，未遑查攷，錯謬之處，尙祈教正。

三 所謂明治之遺策

明治之侵略大陸，亦約可分爲三期：五卅慘案的禍首，田中義一奏章有云：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之準備，則異族之南洋及亞細亞全體無不畏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至今尙未能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此中第一期之實現，在甲午一役；而第二期，則于日俄戰爭後，不久亦告完成；惟第三期乃適逢中國革命，世界大戰，民族自決之潮流，正奔騰澎湃，而遠東問題，又爲衆矢之的，雖以田中的蠻幹，亦不能一氣吞併下去，所以截至現在，田中已死，仍欲用武力恐嚇政策，以求貫徹，自日人視之，已是忍盡百般辛苦罷！

然而他們的野心，有如是之大，則其實現必牽動他國，日俄之役，其往事也；晚近又加入一美國，梗在其間，問題更爲複雜，故日人雖苦慮焦思，費盡許多心思，仍不敢急于下手。且看田中的奏章云：

「且東省爲東亞政治不完全之地也，我日人爲欲自保而保全他人，必須以鉄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以鉄血主義保全東三省，則第三國之美國，必受支那之煽惑起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可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

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我日本帝國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東亞的門羅主義，爲日人所寤寐以求之者，讀此可以知其梗概矣。今爲讀者正告曰：日人之侵略中國，此乃明治以來一貫的計劃，乃其六千萬國民之公意，並非田中個人的私見，亦非政友會一派的特別政綱，雖偶然有論調之不同，也不過方法與手段的差別而已，那些御用學者，如矢野仁一、內藤湖南之輩，其卑蔑吾國之態度，造謠惑衆，曲解時勢之伎倆，固不必論，即表面上比較同情之名流，亦不過欲用滑頭式的手段，來籠絡中國的人心，而並非拋棄其懷中之侵略計劃，譬如最與我國民黨接近之頭山滿等，其唱導之大亞細亞主義，亦不過田中所云之日本之大亞細亞主義也，所云一切共存共榮，日支親善，大亞洲主義等等，都是一派鬼活，我們中國人，須記取田中的供詞，勿妄想同文同種的小鬼，還有扶助我的好心，肝試看！這回無緣無故，要佔據瀋陽城，以及遼吉兩省，用大砲炸彈，轟擊我軍陣人民，破壞公物，及將在萌芽的經濟建設，用大兵保護，而強築吉會鐵路，究竟是什麼意思，如事實勝過雄辯，日本的豺獍面目，已完全畢現，雖三歲兒童，也知其中之把戲矣。

四 輓近前滿蒙與外國之交涉

溯滿人之移居遼東一帶，實始自遠古，說者謂周代的幽州，幽州之地，實在遼東一帶，自有歷史的根據。漢魏之所謂遼東，必在榆關以外無疑，然遠徵往古，恐難題大遠，姑從略。清代發祥之地，爲甯古塔，後漸進而都于瀋陽，

入關而後，不許漢人徙居滿洲，至太平天國之役，乃解此禁，故現居東三省之漢族，多自此始，此歐力既已東侵，英俄兩國，後先繼起，高麗日本，亦相逼而來，滿洲形勢，遂為諸民族之競爭場矣。英國雖逼我關牛莊以為商埠，但以後對於東省並無積極行動，惟錦瓊鐵路的一幕，無關重要，姑略而不論。俄國則以西阻於列強之故，極欲于東亞謀一海口出路，自尼布楚條約後二百年，已由西伯利亞發展至海參威故亟欲伸張其勢力于東省，求一不凍海港，以為海軍根據地，中日戰後，乃聯德法以干涉日本，逼其交還遼東半島，以防止自己所欲發展之範圍之障礙，至一八九三年結加西尼條約，（普通所謂中俄密約）一八九八年，逼中國租借旅順大連，建築中東鐵路，至一九〇四年，日俄宣戰，俄國戰敗，乃劃分彼此在滿洲之勢力範圍，日據南滿，俄佔北滿，而我門堂之內，乃任人侵佔宰割矣。日本自日俄戰後，侵略的步驟，愈趨緊迫，一九〇五年之朴次茅斯條約，一九〇六年訂立中日戰後條約，中日滿洲約定，一九〇九年訂中日滿洲協約，自這幾個訂立後，日本便認滿洲為勢力範圍，動輒以既得權特殊地位自稱了，至一九一五年，逼中國承認廿一條件，便擴張其勢力範圍，滿洲而外且及於內蒙古，滅亡滿洲的計劃，已着着成功，一九一七年，更有藍辛石井協定，（按即辛日關於滿洲之協定）一九一八年成立中日軍事協定，日本軍隊，居然進據吉林，黑龍江及外蒙古內地。至辛藍石井協定之大意如左：

美國及日本政府，對於領土接近的國家，各承認其有特殊關係，故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尤其是與日本領土相鄰的地方，

所謂特殊利益，究作何解，外交上的詞令，我們因不敢假充內行，惟當時美國之意，以為此等宣言，既可解決

日美兩國之誤解，且可使日本更爲尊敬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保全及機會均等之保證。而日人則不然，任意解釋以爲有特殊利益，就是對第三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居有優先的地位，認中國從此非完全獨立之國家，而爲日本之保護國，對於東三省一帶，若第三國要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鐵路既不可，對日本之鑛山採掘權，及居住權，加以障礙，亦斷不行，不特第三國不可，即中國自己經營亦所不許。其後美國鑒于日本之無賴，乃於一九二三年華盛頓會議，將該協定取消，而幣原代表至是始不得不宣明日本無獨占經濟利益的野心，于是日本對滿蒙之外交策略乃一變，一方面宣言南滿方面歡迎各國之投資，其實則欲以各國之資本來制中國之死命，他方面則竭力進圖北滿及內蒙，集中全國之力量以經營之而調查所得，皆祕而不宣，使外人無從知道（參看田中的奏章）。

且從另一方面觀之，日本以南滿鐵道會社爲中心，鐵道之建築，學校之設立，工廠銀行郵政電信等等，無不應有盡有，其以滿蒙爲東印度公司之意，已是公開的祕密，且其意不止在滿蒙，而實在全中國，亦難逃世界各國之注意，而與此利害相衝突者，厥爲太平洋彼岸之美國，且看美國之步武如何。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美國鐵道王哈林萬特到東京，欲買收南滿鐵路，以龍斷世界之交通，當時桂太郎內閣，已與哈林萬約定如次：

滿洲的鐵路，及其船渠，船舶港倉庫，皆讓與美國新機開特公司，在日本法律之下，以日美合辦的形式，經營運輸業務，且任命美人爲鐵道局長云。

此議若成，則日本當不能任意施爲，軍事要受美國掣肘矣，後以小村壽大郎之反對，遂而中止。

一九一〇年，美國復有滿洲鐵道中立之提議，即以滿鐵爲中國之國有鐵路，由中英美德法日俄七國共同出資，由出資國各舉代表者，組織委員會以經營之，俟本利完清後，即交還中國。此案遭日俄兩國之強烈反對，又適值中國辛亥革命事起，其議遂廢。

以上將滿洲問題之外交約略寫完，讀者或可知其大概。其中主要角色，當然首推日本，俄國本可同日本匹敵，但一戰而敗，又當歐洲紛亂，各國汲汲備戰之時，致不能傾全力以顧東亞，以後戰敗革命接二連三，雖忙裏偷閒，竭力助長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而關於滿洲問題，未遑插足。英國完全占在被動地位，自不必說。美雖于財力，又忌日本得到滿洲，便可以對美作戰，不愁食糧煤炭等物質之缺乏，以此之故，幾次三番都掣日人的肘，然亦過舉肘而已，不能有積極的行動。惟日本則全國一致，上下一心，堅持其明治遺策，以兼併滿蒙爲滅亡中國之第一步，故其步驟，不免遷移曲折，而每經一次舉動，或一次要求，中國政府尤其東北當局，必依其傳統政策，與以多少之讓步，以免事件之麻煩，結果彼必有相當之利益可收，誅求無厭，得寸進尺，此次事件之暴發，實亦過去的經驗有以使之然也，嗚呼，中國之土地固有限，日人之暴慾豈有窮乎？（按對外讓步，可謂中國外交上之傳統政策。）

五 武力侵據之目的

現在我們要問爲甚麼他要武力佔據東省呢？有些如卜蘭德（Brand）一流的人，自然率爾而對曰，因爲

人口問題，食糧問題的緣故。這層是日本對外宣傳的總綱領，每次的中日外交，我們都可以聽得到這些話頭，若去翻開日文的滿蒙問題一類的著作一看，也處處可以遇見，我們也聽得太慣了。大多數的西洋人，都受了日本的宣傳，以為這是很正當的理由，就是有些中國人也還有這種謬見。但此處都無暇去做仔細駁斥的工夫，只得簡單說說，且看現在東三省的經濟大權交通機關是握于誰人之手，工廠是誰人所設，煤炭鋼鐵之採掘，我國能否限制米麥豆類之運輸，我國有無過問？其實現在日人要從東省運食糧到他本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們移民到滿洲，有許多鼓勵的方法，專辦移民的機關，隨地皆是，火車輪船，運費低廉，更不必說，無論是經商耕種，都可以得到許多便宜，非常優待。這是稍知東省情形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那麼，他們人口問題，食糧問題，豈不是已經解決了麼？為什麼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硬用武力來佔領呢？第二個答案便是：日人想利用此機會，以解決一切懸案，前幾天各報紙也有這種消息，我也有點相信，但終非真意之所在，所謂一切懸案者，大家也怕知道好多，現在為普遍起見，再引田中的奏章所列十四條如下：

(一) 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并確認商工等業之自由商租權。

(二) 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經營各種商工業，皆可自由行動，其出入南北滿洲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能法外課稅及檢查。

(三) 在奉天吉林等十九處之鉄，及煤鑛權以及森林採取獲得之件。

(四) 南滿及東蒙之鉄道敷設，及鉄道借款優先權。

- (五) 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育傭聘等之增聘，以及聘傭優先權。
- (六) 朝鮮民取締之我國警察駐在權。
- (七) 吉長鐵路之管理經營，延長為九十九年。
- (八) 特產物專賣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 (九) 黑龍江鑛產全權。
- (十) 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 (十一) 中東鐵路，向俄國收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 (十二) 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 (十三) 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 (十四) 牧畜權。

按田中的奏摺，我已徵引三次，未免太多，惟與友人談論時，這些條項，屢屢見問，故不憚其煩，為之列舉，其實他那篇奏章中各種計劃，均切實供出，實為宣傳之好資料，並且對美宣傳，尤關重要，尙望中央宣傳部，從速翻一二萬本，分送各處，並譯成各國文字，向各國宣傳。

這十四條，都是日本頂想快快到手的。但是，縱使他的目的在乎此，不過併吞滿蒙之初步，其終極目的，並不在這裏，是顯而且明的事情。

第三個答覆案是：先利用漢人或清室遺老組織一個東北獨立國，然後進行其併吞滿蒙政策，這幾天的消息，咄咄迫人，有如袁金鎧熙洽等，已發通電組織維持政府者，有謂溥儀祕密赴瀋，冀圖復辟，其他種種傳說，不一而足。關於這類的計劃，日人自清室顛覆以來，謀之不已，參謀本部，派許多浪人式的軍官，從中活動，慶親王溥儀等之左右，都是受日人層層包圍着。去歲晤及東京歸客及來京觀光之日本教授說及滿蒙事情，據稱田中十七年出兵山東，原為滿蒙起見，厥後炸死張作霖，本欲在東三省設立一個共和國，以楊宇霆為大總統，常蔭槐副之，楊常見誅，知其計劃失敗，故田中以死殉之云。（按田中之死，表面宣布為急性心臟麻痺，然東京之傳聞，咸謂渠係割腹而死，其真假如何，自不必深求，但日人識者之中，無不知之也。）證之今日之消息，合前事而觀之，則日人以亡韓之故智施之於東北，當屬不誣，近日日軍攻擊錦州，不使東省有我國政府存在其間者，更是一個鐵證，但是我們也不必去管他如何如何，凡此都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並不在此。

最後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是：日人此舉之目的，直接在吞併滿蒙，間接在征服整個中國！
關日本侵略滿蒙，當專文詳論。）

六 我們今後之對策（一）

現在日本暴行之前徵，及其目的之所在，大約已明瞭矣，我們今日既不願束手待亡，必須謀對付的方略，現在且分兩種，暫時的與永久的，分述于下：

甲 暫時的對付法

最初消息傳來，不但外交當局，舍聲訴國際聯盟以外，毫無辦法，即友人談論，亦有好多說沒有辦法。其實辦法，並不會沒有，現聞政府當局，已有一決定的方針，我們自無從知道，但綜合各方面發表的意見，也有好幾種辦法。

(第一) 卽刻宣戰，這一個是頂痛快的辦法，人以槍來，我以槍禦，這是正當的防衛，且「與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甯爲玉碎，不爲瓦全，」古人已告我以應變之道矣。但是以現在的情形，要自己主動來對日宣戰，到底不免笑話，我個人終不敢苟同。由國際關係言之，凱洛克之非戰公約，墨汁未乾，而積弱不振，武備不充實的中國，乃竟違約宣戰，實屬世界破天荒之舉動，甯不貽笑於友邦？且外交孤立，雖強國猶不敢輕於一戰，卽戰亦必敗無疑，進一層講，東省雖已受害，其他各省尙可完全，一旦宣戰，則處處受攻，沿海各省，必體無完膚，將毋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乎？

我以上的議論，並非反對戰爭，我知道中日間總有一次「總算賬，」我並主張對於中日問題，只有「戰爭」才可以澈底解決，才可以解除數十年以來懷積的深仇宿怨，我們知道國際和平，還是一個迷夢，我們要想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只有戰爭才可以達到目的，否則都成廢話，不過今日自動對日宣戰，當非其時，同時我們要從今日起，要全國一致，積極準備戰爭計劃，希望讀者不要誤會。

(第二) 東省與他混戰，用武力抵抗，惟不對日宣戰。這辦法確實可行，我希望政府速卽決定如此做去。我

的領土被侵，人民被殺，我用武力抵抗，是我們的責任，同時也是正當的防衛，無可訾議，強盜持械執火劫進門來，我們當然要抵抗，決無手有器械而束手待縛之理，也絕不會有人來責備你，不應該對抗強盜之理，在法律上拒盜而擊斃強盜決沒有科罪的不特此也，拒盜而殺死強盜，乃值得鄰居大家賞讚而稱為最痛快的事情。說到此處，這次東三省軍人不抵抗而逃，真是我國有史以來軍人最大的恥辱，外人譏我們這回的無抵抗主義為無用主義，豈是特意冤誣我人乎？最近傳聞我方軍隊在退出遼吉二省的時候，日兵仍窮追不已，嗣後若遇此種事件，我們也應該拚命與他一戰，若戰敗而城池被佔，也盡了我們最後的責任，再一步而論，我們應該集中許多兵力，出關去收回被佔各地，蓋日人已向世界宣言撤兵，我儘可派兵去接防，如果他敢抗拒，自然曲在彼而不在我，若徒恃國聯之調解，坐待其撤兵，望其賠償損失，吾恐日兵縱退，而東北數省，已非我所有矣。

（第三）斷絕國交，邦交之維繫，蓋為互助計也。現在日人已用最後手段以臨我，我還同他們鬥外交的詞令，甚麼抗議哪，聲訴哪，國際正義哪，要他負責任哪……等等話頭，不是對牛彈琴，便是癡人說夢，究竟有什麼用處呢？為今之計，馬上要對他斷絕國交，自駐日公使以下領事學生工人商人都令他全體下旗歸國，在國內矮奴也同時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蓋日人之希望，一在中國肯和他直接交涉，可以解決一切懸案，（即上列十四條之類）；一在鼓吹東省成獨立國，我若不立下斷然的處置，必定上他的大當，故為表明我國堅決的決心起見，非馬上宣布絕交不可。此次事件發生後，政府固將事件陳訴國聯，講到對外關係，總要你自己先下有決心，他們才可積極來主持公道，至于斷絕國交，並非違反國際公法，國家外交關係，原由友誼而生，正如個人間之友交一

也，我國對俄關係，先例存在，故對日關係，應即出于絕交之一途，萬不可躊躇不決，致陷于難。

（第四）政府通令對日經濟絕交，我們武力未充實，未能即以實力解決紛爭之先，惟有對日經濟絕交，永遠不購用日貨，實爲制日人死命之唯一良法，此則世人之所深知，固毋須我之特別提出（日本輸入中國之貨物，佔日本輸出總額四分之一，若一旦失去四分之一市場，日本自然倒台矣。）然國人之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在過去實有過好多次，而細查其成績如何，結果如何，可說沒有一次不是澈底失敗，觀此次萬寶山及高麗慘殺僑胞事件發生，後之對日經濟絕交，反使日商抬高貨價，連底貨一賣而空者，即可知我國民衆之心理狀況矣。所以在對日經濟絕交問題當中，要研究如何絕交，才可以真正達到目的；不然，徒呼號于一時，不獨無補于實際，反使底貨得價而沾了。過去失敗之理由，自有多端；然其最多者，委實在無組織的行動；一方面個人經濟，不能不服從經濟原理，擇價廉物美者而購之；他方面奸商密運仇貨，所在皆有，要那些商人澈底覺悟，勢不能普遍遵行，且看鴉片之害，盡人皆知，而商人之販賣鴉片者，雖冒萬險而不辭，日貨之販賣，何獨不然乎？短時期的宣傳，斷不能轉移這種風氣，惟有嚴密防範之一法耳。故專靠人民自動，則抵制日貨，必不能澈底，不能持久，非有政府之命令不可，民十四至民十五之間，國民政府之抗英，已有先例，現在儘可照行，惟所當注意者，則各地檢查所之組織，不可有不肖份子參入于其間，以我個人所聞，民十四十五之抵貨運動中，有許多不肖的檢查員，貪圖私利，祕密販運英貨者，這層應當特別慎重。若國內之排貨，能澈底，能持久，更從而擴大至南洋羣島，則不出一二年，矮奴必叫苦連天，國內將必發生變動。至排斥日貨之第二個理由，就是可以借着這個機會，而振興國貨，使國貨得以抬頭，

國貨本非沒有，惟因受協定關係之束縛，不能與外貨抗衡，致縮而不伸，此亦極顯明之事毋庸多述。所以經濟抵制，是我國民生死出入的關頭，亦是自衛的正常防衛，我國政府要大胆而有組織的，使全國一致的來排斥日貨，不要怕矮奴的什麼抗議質問。試想他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明目張胆的侵佔中國領土，不以為是違背國際友道的敵對行為，我們為甚麼又要藏頭露尾的不敢公然與他對抗呢？經濟抵制是合於國際公法的原則，甲國對於乙國，若違反國際友誼，或甲國侵害乙國權利時，乙國可採用報復，*Retaliation* 或報仇 *Reprisal* 之手段，以促其反省，無論何國，不能有所訾議。所以我們再不要用「以德報怨」的態度，應付目前環境，老實說，今日國際關係上還沒有到這種程度呢！最後還有一言我們排斥日貨，各國決不致與我為敵，中國自己出產物本不多，勢不能不仰給其他各國出產物品以代用，各國為甚麼棄而不收漁人之利呢？

(第五) 速即強固中央，東省事件發生將一月矣，為什麼和議遲至今日還未能實現，統一政府還未能組織成功，這真是國人寤寐惶恐的第一點。我們只要上下一心，還懼什麼叢爾三島倭奴之跳梁呢？外患已殺到頭顱，還有什麼條件之可云多難可以與邦，古人早有明訓，然返觀今時情勢，殊覺此言之可憐，多難固可與邦，然亦足以亡國，印度之亡，何嘗非多難之所致，從前波蘭被割，又何獨不然，所以國人再不要太抱樂觀，只顧一己私利，中國今日衰弱之原因，非天時不利，地利不優，實人之不和所致也。中國人相互同情之心太薄弱，彼此常視若仇敵，隣居為一言之不和，輒能播訟連年，同職業之車夫若偶然一掃，彼此竟破口惡罵而至數里。以如斯之國民，若不立下決心改造心理，國家焉有強盛之望，恥辱焉有雪去之日乎？所以我們應自今日起，彼此蠲除成見，努力合

作，正如胡漢民先生云：「非各自覺悟，以改正已往之誤失，無以求黨內之團結，非黨內團結之堅固，無以集中全國之力量以對外。」不但國事如此，即個人社會生活，亦應依此目標而進行。

(第七) 脫退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本為歐洲各國用為分贓式的機關，只有因利害關係來瓜分中國，斷沒有扶助弱小民族的道理，這一層國內有識者，當能曉其真相，然大多數的人民，天天望國聯好消息，能夠主持正義以制裁暴日的侵略行為，言之殊堪痛心。據最近數日的電報，國際聯盟之面目，已顯然畢露，他自身既不能根據約章解決糾紛，復不願依十六條之規定來對日本最後之決心，偏借非戰公約引出美國來參加。美國為非戰公約之發起人，自然應反對日本這種發動戰爭之行動，而國聯對於解決國聯糾紛，已有明白規定，儘可相輔並行，其不出此途，則其本身之價值已可想而知矣。夷考過去十餘年間，國聯之所作為，無非抑壓弱小民族以肥列強之囊橐而已，有什麼公理正義之可講呢？實力即公理 *Might is Right* 「強權即正義」是國際間唯一的口號。國人快些覺醒罷！欲救危亡，惟有自強之一法，若藉國際均勢之局，以苟延殘喘，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勃發之際，必為中國滅亡之期，事實昭告我人，無可倖逃者也！現在國聯是用拖延的方法，而毫無主持正義之誠意，我們倒不若即刻宣告脫退，明白表示我們的決心，積極的力謀自強，才是正當的辦法。

七 我們今後的對策(二)

乙 永久的對外方法

對日問題研究

日人之處心積慮以亡我，已是公開的祕密。我們要臥薪嘗膽，雪恥復仇，大家當然有決心了。上述幾個方法，乃為應急之圖，如果要真正的復仇，並非現在的中國所能辦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是勾踐的深謀，我們亦必須有五年或十年的準備，才可以戰勝日本，才可以自圖生存。現在以軍事為中心，姑述個人的意見條列如左：

(一)軍事訓練 吾國每每自詡人多，其實一旦疆場有事，能為執戈護國者，竟屬不多，千年來尚文輕武之習慣，不能驟移，軍國民之教育，實當今之急務。現有兵額，合全國計之，號稱二百萬，從加上退伍軍人，至多亦不過三百萬。聞日本常備預備後備軍等等，合計可得八百萬人，較之吾國，已遠過之。現在各地參加義勇隊者，雖頗不乏人，但恐日久玩生，不能赴疆場之急耳。故今後須對於全國學生，切實實行軍事訓練，商人及工人各令組織永久之義勇隊，農民組織自衛團，平時既可鍛鍊體格，養成團體生活，保衛閭里，一旦國家有事，即可召集應戰，一面速即實行徵兵制度，使全國皆受軍事教育，使人人皆可執戈衛國，不特戰可操勝，即平日生產之效能，當亦增加不少也。(按近有主張在生產方面，適月軍隊之組織，此說余殊贊同，中國生產率太低，亦因缺乏組織耳。)

(二)軍用品及附屬品之準備 記得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國人多有主戰者，段祺瑞謂全國槍彈僅敷八日之用，現在雖無精密計算，至多亦不支持三數月，目前東北兵工廠已受大損失，各地兵工廠自當擴大，以期生產品之增加。且攻城砲野戰砲自己還不能多量製造，砲兵人才亦屬缺乏，非有充分準備不可。附屬品如鋼鉄飛機等之製造，火藥原料如棉花等之栽培石油之開掘及儲蓄，均須事先有詳細之計畫，作周密之佈置。

(三)海軍之擴張 今日國際間戰爭之需要海軍力量者，已為歷史所告訴我人之事實，無庸贅述。以我國

數千里之海岸線而論，亦需要極大量之海軍來防衛，所以海軍之擴充實爲我國目前刻不容緩之急圖。我們現在不能即刻與日本戰爭者，此亦重要原因之一。此後感竭全國之物力才力，幸海軍之設備，建軍艦，築軍港，訓練海軍人才，均須立刻實行，國民應忍痛犧牲，爲政府後盾。

(四)交通設備 聞日本全國軍隊，若總動員令一下，則八日即可集中，若我國之現在情形，邊省恐非二月不辦，至快也要一個月。軍事緊急，刻不容緩，則交通之設備，實屬要圖，鐵路與車站之建設，須預定限期完成幹路，庶不致貽誤戎機，河流港灣之水路交通，亦須加以疏濬整理之功，可作運糧兵之用。若脈絡流通，運輸圓滑，則國內之勢，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然此固非短期所能辦到，現在姑定爲十年，其他如電報電話等而爲行軍上所需要者，亦須加倍進行。

(五)經濟準備 今日之戰事，不專在疆場之勝負，尤賴經濟上有持久之能力，前歐洲大戰，以德意志之豪雄而卒不能不屈服者，職此故也。卽英法等國號稱戰勝，其經濟力量已損失殆盡，日人久欲與美國一戰，所以遲之又久，不敢開釁者，亦懼經濟力之不充也。我國雖號稱地大物博，而究竟能否持久，仍須通盤籌劃，現在各省官廳之統計，還是極不完全。我們自然沒有根據可以說話，然要戰爭上必操勝算，則自食糧煤炭以至日常用品，無一不當有精密的計算，必待確實可以持久然後立於不敗之地位，如中國今日在平年尚須輸入外米千萬石，則一旦戰爭發生，其危險之大可想而知也。

(六)民衆之訓練 總理謂中國人習於自由，故成爲一盤散沙，今日要圖，當找得水門汀以結合散沙云。然

訓練民衆非一朝一夕所得成功，以吾人組織能力之薄弱，非有嚴格的訓練，不易成爲堅固的集團，中國人之無秩序，幾乎到處可以看見，公德心之不發達，也是不可掩的事實，有此兩層，已與團結一致相差甚遠了。所以天天講萬衆一心，事實上仍是自行其是，各不相謀，請看東省已瀕於危亡，我們在遠地思之，必以爲東省同胞皆陷於水深火熱之境了，誰知現在東省的同胞竟有爲虎作倀而自矜得意者。我個人不敢隨聲附和，罵他們是賣國賊，其重要之原因實由於平素之無組織，無訓練。

(七) 注意科學的教育 今日的戰爭是智識的戰爭，人家的槍炮何以犀利若彼，自己的又何以魯鈍如此；人家的機器何以能多量製造子彈，自己的何以不能——諸如此類，都是智識問題。自毒氣的種類增加，防禦之具，也不能不悉心考究，其他若交通機關之設備，軍事佈置之計劃，無一不賴科學之研究以底於有成，故今日之科學，實較任何其他一切更爲重要。用科學來救國一口號，大家應趁民衆在熱血沸騰之際，大聲急呼的來喚醒國人，尤其青年學子要注意之努力之，爲國家將來造一有用之才，以備他日之用。

本文因篇幅有限，在對策方面，尙未盡意，尙請讀者原諒。

十一月十日草於鷄鳴寺下

日本果足畏乎

龍德種

一 敘言

自暴日入寇以來。全國上下悲憤達於極點。主戰之聲。遍於全國。然有一部分人士。對於強弱之勢。尙懷疑慮。不敢公然主戰。吾人亦非謂中國兵力優於日本。然在今日之複雜國際關係中。苟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無相當準備。雖有強兵。亦無所施其技能。蓋日本之強。非自今日始。而中國之弱。尙有勝於今日者。而中國之所以能生存至今者。無他。國際關係及經濟財政情形不容日本之吞併也。然今日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日本之地位。較在何時代爲劣。而其軍閥竟急不暇擇。出此暴舉。若中華民族。尙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不敢執干戈以衛其國家。則此種民族。除沉沒於太平洋海底外。實無在現世紀生存之價值。而況一般人所懷之疑難。並非真疑真難。一經解釋。當渙然冰解。三國演義載劉備兵敗江夏。諸葛亮赴吳求救。見孫權慮曹操兵多。未敢決策。亮將曹兵雖多不足爲慮各點。解釋明白。而孫劉之交戰。曹兵以敗。今日中日關係人亦何以異是。吾人不敏。由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及日本人民思想上。說明日本之真相。以解吾國人之惑。或於中華民族之興衰。不無關係也。

二 由外交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日本嘗戰勝中國矣。又嘗戰勝俄國矣。然何以有此勝利。則實外交上之勝利。而非軍事上之勝利。蓋中日之役。在朝鮮事起後。陸奧宗光之外交政策。在外交上故占被動地位。在軍事上則占主動地位。故日本欲出兵。則誘中國使先出兵。待華兵既出。而日兵則源源而出。一方對於各國。則卑辭厚禮。務使對於中日事件。無絲毫干涉餘地。其後雖招三國干涉。然日本野心過大有以致之。使日本於講和會議時。只奪取台灣。而不涉及遼東半島。則三國干涉決不致發生。此稍治歷史者皆能言之。（參照拙譯陸奧宗光著蹇日錄商務出版）俄日之役。小村壽太郎先結英國以爲同盟。復結美國以爲友邦。故終俄日之戰。日本不特外交上受英美之援助。而財政上亦受其重大援助。最後若非羅斯福大總統早提講和之議。日本亦不免戰敗之辱。此亦日人所自承者也。然反觀今日。日本在外交上之地位則何如。因其行動違反國際聯盟規約。華盛頓九國協約及非戰公約。故招國際聯盟及美國之干涉。世界雖大。對於日軍之行動。並無一人表示同情者。自近代國際關係成立以來。兩國相爭。自始即是非明瞭。受全外界之攻擊。未有如此次之日本者。雖日本對國際聯盟之干涉。拒絕接受。而國際第二步之辦法。現在尚未明瞭。然自國際聯成立以來。所遇重大問題。當以此次爲最。若此次事件。國際不能解決。則國際即喪失其存在之根本理由。故國際爲保持其尊嚴計。必有進一步之辦法。今即假定國際對於日本毫無方法。使日本悔禍改行。然根據國際規約第十六條。當能予以經濟上之制裁。茲爲易於爲了解起見。將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引用於左。

違反第十二條（即此次中日事件所適用之條文）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之規定，而訴諸戰爭之聯盟國，認爲向其他全體聯盟國宣戰其他全體聯盟國對該違約國應即斷絕一切通商上及金融上之關係，禁止本國國民與違約國民間之交通。……（該條第二項係規定用兵力裁制）日本此次行動，至少當然應適用此條，已無絲毫之疑義。如此是使日本還於原始時代之孤立狀態，試問在現在經濟複雜情形之上，日本能忍受乎？雖美俄兩國非聯盟國，然美國既已接受聯盟之決議案，並根據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協約，而單獨向日本干涉，則美國至少當亦與聯盟各國取一致步驟，自不待言；俄國對於日本之行動，亦表示極端反對之意，其報紙之攻擊日本，較任何國爲甚，聞加拉罕對華代表莫德惠曾有懇切之表示，對於日本所宣傳俄日有諒解之說，甚爲憤慨，亦足見俄國之態度也。是世界雖大，並無一國非日本敵國，若日本在此與全世界爲敵之狀況下，尙能得到最後勝利，則世界將成爲日本之世界，恐無如此便利之事。而況日本之真意，係在先併滿蒙，然後藉滿蒙之資貨以對美，對俄，美國俄國並非愚癡，決不能讓日本從容併吞滿蒙，貽禍自身，必乘中日戰爭時，將日本解決，以去後患無疑。故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上，不論如何，爲日本着想，亦殊無絲毫制勝之道也。

三 由經濟上言之日本萬無必勝之理

在歐戰時，德奧兩國被世界封鎖，能支持四年半之時日，因其國內有豐富之資源，凡戰爭所需要之物品，皆國內能生產，加以有優秀絕倫之科學技能，發明種種德國所缺乏之物資之代用品。然而終致因物資不繼而失敗，

足見國際封鎖力之堅強。今以日本與德國比較，無異狗與象比，凡稍明國際情形者，皆能言之。蓋戰爭所必需之資，如鋼鐵、煤油、棉、羊毛，日本國內或產量甚少，或全不生產，苟一經國際封鎖，不能由他國運入，不須半年，日本之大陸軍大艦隊，皆成廢物矣，今試分項說明於左：

(甲) 鋼鐵

據民國十八年之統計，民國十七年間，日本使用鋼鐵一百八十零一萬噸，使用鋼材二百四十三萬八千噸，計日本生產銑鐵一百一十零萬噸，鋼材一百七十零三萬噸，其餘不足之數，概由外國輸入，計一百四十餘萬噸，然其生產數內，並非完全出自日本鐵礦，而遼寧省之鞍山製鐵所，所產佔大部分。大冶所產之鐵礦，連往日本製成鋼鐵亦算爲日本自產。其所謂輸入者，係指由英美德三國輸入而言，今假定日本與中國開戰，日本需用鋼鐵材料，當二倍或三倍於今日，而中國大冶所產之鐵礦，當然不許其再輸往日本，今即假定日本國內在日軍支配下之遼寧鞍山製鐵所，每年其能生產鋼鐵二百萬噸，所不足之六百萬噸，至一千萬噸之鋼鐵，當然須由外國輸入，然全世界之國，皆認日本爲敵國，而日本所由輸入鋼鐵之英、美、德三國，又爲此次主持公理之主要國，斷不致輸鋼鐵於日本，以助其侵略戰爭。日本既無鋼鐵以補充其軍需品，則半年或至多一年，軍需品必大感缺乏，日本之大陸軍必成廢物，中國乘勢加以攻擊，日本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乙) 煤油

據民國十八年統計，民國十七年間，日本共使用煤油二千七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一箱，其中二千一

百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箱係由外國輸入，日本國內只生產六百五十一萬七千七百餘箱，是輸入者約占生產者之三倍，設一旦開戰，日本所有大軍艦皆須開動，而用煤油當達現在之二倍或三倍，除日本自產之六百餘萬箱外，不足之四千餘萬箱以至七千萬箱之煤油，經由外國輸入，而平日供給日本煤油之主要國，如美而英國次之，英美兩國俱爲此次主張公理之國，當然能實行國聯規約斷絕日本煤油供給。日本既無外國供給，待現存之油消費後，其大軍艦即無法使之活動，亦與死物無異。彼時現世之海軍國必乘勢加以攻擊，而使其海軍全滅也。

(丙) 棉花

日本爲不產棉花之國，每年製造火藥及紡紗所用之棉，皆輸自外國，計民國十七年由美國輸入棉花值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萬六千餘元，由印度輸入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六萬七千餘元，由中國輸入四千九百二十五萬九千餘元，由埃及輸入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三千餘元，此外由荷領印度、法領海峽殖民地，各輸入少許。若一旦開戰，英美必斷其棉花之輸入，日本非有棉花不能製造火藥，即假定將現存之棉概存以製造火藥，然爲數有限，不特不能支持長久，且各紡織工廠固無棉花，實必停工。而現在從事紡織之百零五萬工人，必完全失業，不特影響日本綿紗綿布商場，且必惹起重大社會問題，而日本之經濟組織，及社會秩序，必完全破壞。在現代化之工業國家，此種情況必危及國家根本，日本雖有強兵，何能爲力；而況強兵巨艦，因無鋼鐵煤油已成廢物乎？

(丁) 羊毛

日本爲不產羊毛之國，民國十七年間，日本輸入羊毛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五萬六千餘元，輸入毛織物一千九百五十九萬餘元，若一旦開戰，軍服軍氈所需羊毛尤巨。卽欲以綿織物代用，亦因無棉花而感困難。而平日供給日本羊毛之國，除中國外，則爲英領澳洲。中國既與開戰，當然無由供給；而英國亦必於此時斷絕其羊毛之供給，則一年之後，日本軍隊因無軍服軍氈禦寒，何能作戰？拿破崙攻莫斯科之往事，當復見於今日。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戊）日本生絲無由輸出

日本爲出產生絲之國，其國民生計大部分由生絲所得之價維持，國內產業除米一項外，未有較生絲更大者。每年所得之價在七萬萬元以上，而輸往美國者，則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其價額約在七萬萬元左右，故日本貨物之輸出，以美國爲第一，約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國尚在第二位，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設一旦開戰，日本生絲當然不能向美國輸出，因此一項，已足制日本國民之死命。其何能支持久長耶？

以上所述，銅鉄、煤油、棉花、羊毛皆軍事所必需，日本或缺乏甚巨，或全不生產，以此種情形言戰，殊不自量，又加以國民生活巨源之生絲無由銷售，全國大部分人民必歸破產。而况既以世界爲敵，世界與之斷絕一切通商及金融關係，日本根本卽無由生存。尙何能戰之有？故經濟上觀之，日本絕無獲勝之理也！

四 由財政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現在戰爭完全爲金錢之戰，歐戰所用之款，致使歐洲各大國困難萬狀，此盡人所知也。民國七年，日本曾出兵西伯利亞，時間約二年，兵數最多時達七師團，最少時約二師團，共用款七萬萬元。以上計每師團軍費每年約需一萬元，假定日本與中國開戰，出兵一百師團，每年軍費約需一百萬萬元，假定戰爭支持二年，軍費共約二百萬萬元。試問日本有此財政能力否？中日之戰，因戰爭範圍甚小，用兵不過十餘萬人，時間不過七個月，所需軍費至爲有限；然日本已十分拮据矣。俄日之戰，因日本有中日戰爭之賠款，爲豫備金，故最初數月竭盡其國人之力，僅能勉強支持，其後完全靠在英美市場，招募公債，以維持其戰費，使無英美財政上之援助，日本決難維持。此爲世界及日本人所公認之事實。現在戰爭規模較大，戰線之長常在俄日戰爭時十倍以上，日本既無預備金，尤無得外國援助之希望，何能望戰爭之勝利？此其一。

日本現在經濟恐慌，產業凋落，一切國庫之收入皆告短小，「赤字」問題，舉國騷然，所謂「赤字」即國庫短收之數字，政府爲填補此「赤字」業已千孔萬瘡。明年豫算，尙無着手編製，國庫之剩餘金，掃地無存，歐戰後所存諸英美及他國之現金，亦皆使用盡淨，加以國債之數，已達六十萬萬以上，每年付出之利息，在二萬五千萬元以上。人民負擔能力已遠過最大限度。要求減稅之聲，遍及全國。若一旦開戰，一切貿易完全停頓，國庫收入，將減至現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反須每年增加百萬萬元以上之軍費，苟非有點金之術，決難維持。財政上既絕

無辦法，戰爭焉能勝利。此其二。

日本既不能借外債，而政府自身亦無能力以支付戰費，使其國民經濟能力充裕，當國事危急時，尚可應募公債，以救國難。然而日本國民之經濟能力，將極有限。民國十七年末，日本共有銀行一千一百六十三家，資本金總額一十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二萬七千元，公債金總額九萬六千七百六十七萬四千元，全國存款共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萬一千元，合銀行資本公債金及存款三項，共為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三萬二千元。（此為三年前數字，現在經濟凋落，至少當減二成。）是日本國民共有之活動資金為一百四十餘萬萬元，然此種資金，為金融社會所必需，若減少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則金融社會必起巨大恐慌，此稍有經濟常識者，所週知之現象。今即假定將日本所有之資金，皆提充戰費，亦不能支持一年半，若一年半後，尚不能克服和平，則日本又將如何？日本之不能戰勝，此其三。

日本財政情形既如上述，在日本固無挑起戰爭之資格。然其軍閥竟不顧一切，挑起事端，故挑釁之次日（十九日）日本金融市場即起空前之大恐慌，開市不一小時，一切債券皆暴落七八元不等，因而停市。二十一日有數種債券開市僅一小時，又暴落十三元有奇（連十九日所跌共達二十餘元）又致停市。至今尚不能再開。若一旦開戰，日本一切債券當成廢紙，於由財政上言之，日本萬無獲勝之理也。

五 由人民思想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完全以軍國主義鼓勵其國民，而日本國民遂完全爲軍閥之奴隸，以供其犧牲。中日俄日兩役，即在此種情況下進行，並因種種之關係，僅乃得勝。然歐戰後，人民思想上大起變化，覺軍閥之行爲，不過自掘墳墓，且國家愈強盛，軍閥之壓力愈大，人民之自由愈無由伸張，故不特不願供其軍閥之犧牲，且極願軍國主義失敗，日本國民方有自由之可言。從前中日，俄日兩役，人民於軍隊出發時，皆爲白衣冠之送，祝其戰死；今則自由思想者則希望其倒戈以打倒其軍閥。十七年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出發時，曾有此種事件發生，今則又經過三年餘之時間，日本國民又有大進步，而軍閥之倒行逆施，較前更甚。此次侵略行爲，舉世非之，日本國民當然亦有覺悟，且濟案時動員人數甚少，自由思想者尙難普遍活動，此次開戰，動員人數必在百萬以上，自由思想者當然有多數身入行伍，而開導其同僚之機會亦多。戰事延長，而軍隊思想之變化亦必隨之而進行，加以近來知識階級之失業者日多，大學畢業之學生能得到生活者不能達百分之二十，彼等對於軍閥及資本家皆抱強烈之反感，甚願打破現狀以謀出路，惟承平無事之時，警察力量尙可防制，一旦開戰，一切產業皆告停頓，失業者陡增，處處皆爲或等活動之範圍，人民見其軍閥倒行逆施，而自己之生活竟爲所奪，則反抗軍閥之念，必隨之而生。再加以自由思想者之鼓動，欲不爲亂，其可得乎？歐戰中俄德兩帝國之崩潰，即循此途也。而日本之推倒軍閥，較俄德當尤快，至多不能過一年，蓋其人民思想已漸成熟故也。故由國民思想上言之，日本決無獲勝之理也。

六 日軍果善戰乎

日本因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思想上種種原因，萬無勝理，已詳述之矣。惟日軍善戰之名，久已深入國人之腦中，此亦道聽途說者流，以訛傳訛而致，非真善戰也。試以事實言之：中日之役，仁川之戰，葉志超以二千五百之舊式軍隊，當日軍萬二千餘人之新式軍隊，又在包圍之中，在理中國軍隊當被完全解決，然葉仍予日軍以重大損失，衝出重圍，集中平壤，中國軍隊可謂善戰矣。平壤之戰，華軍一萬五千人，且有衛汝貴之匪軍在內，指揮既不統一，將師亦不和睦，且四面防守分散兵力，而實地當敵者僅八千人，日軍以四萬餘人攻之，激戰四日，僅乃克之，是華軍較可謂善戰矣。其後中國軍隊從未有萬人以上之部隊，日軍以數倍兵力攻之，宜其勝也。俄日之役，俄軍腐敗達於極點，不論遇如何軍隊，皆在戰敗之列，然日軍屢次陷於苦戰，死傷逾二十萬人，僅乃克之，致乃木大將愧而自殺，而日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且每日黎明跪向東方祈禱天佑，亦足見其毫無把握也。從此以後，日軍橫行一世，未遇強敵，遂自以爲天之驕子。十七年濟南之役，華軍守城者僅一團人，日軍攻之，毫未得利；其後華軍奉令撤兵，突圍而出，幾使日軍潰敗。當時大版朝日新聞，曾電致本國，謂日本陷於苦戰，日軍參謀長黑由周六見之大愧，召集各報記者責之，不愛國竟將真相暴露，演說達一點半鐘之久，亦足見日軍之無用也。蓋日本自俄日戰後，未遇大戰，現在中將階級以下之將校，素未親臨戰陣，雖曾受教育，亦不過紙上談兵，決非中國軍隊身經數百戰者可比。且其將校驕奢淫侈，無所不爲，每遇出兵機會，即攜帶藝妓（卽長三么二姑娘）隨軍，每日荒淫於

審子之家，視戰爭如無物，待兵士如草芥，其腐敗已與俄日戰勝之俄軍相等，設遇強敵，則不戰自潰。其器械雖優，亦不過以資我用耳。試觀革命軍自北伐出師以來，屢挫強敵，收其器械以爲己用，今後對日，亦何以異是。願我國人勿自餒以張敵勢，蓋日軍爲紙虎，稍戳之即穿，毫無恐懼之必要也。

七 吾人須有破釜沉舟之決心

日本由各方面言之，皆不能戰，已如上述。國人或疑吾言乎？吾人試觀日本政府除南陸相外，皆不欲戰，故極力壓迫南陸相之挑戰行爲，即可知日本不能戰，蓋日本政府亦日本人，彼等之愛護其國家，當不後於南陸相，彼等之欲立功名以傳後世，亦不後於南陸相，然彼等何以不欲戰，不過彼等知悉日本在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之地位，而南陸相則於此道完全盲目故也。不特日本政治家不欲戰，即軍人之有政治知識者，亦不欲戰，前陸相宇垣一成即其適例，試觀終宇垣陸相之任，日本固無挑戰之意，至南陸相繼任，而風雲遂急矣。日本既不能戰，戰必潰，且軍閥之勢力亦可根本消滅，中國若尙畏縮不戰，任其佔領遼吉兩省，而其結果，勢非如六國之被秦蠶食終至滅亡而後已。而中華民族亦永無振興之機，則今日之當國者，將何以見炎黃於地下也？故今日宜將政府遷之安全之地，以破釜沉舟之決心，爲民族爭人格而戰。時順勢利，則堂堂與敵軍對壘，萬一時勢不許，亦當效俄人在十二年前對待日軍之故智，乘隙搗虛，出沒無常，使敵人防不勝防，疲於奔命，日軍在西伯利亞失敗之往事，尙在吾人之目中。昔普法之戰，拿破侖俘巴黎被圍，康必達組織國民軍以抗普軍，幾敗普軍而解巴黎之圍，至今康

日本果足畏乎

四六

必達之名尙存於法人之腦海，國人有爲康必達者，吾願爲之執鞭，若竟無康必達，則吾人當仁不讓，亦願學康必達而爲國家效命疆場也。國人國人其速起！

國聯果足恃乎

汪以文

假使我們爲匪所劫，我們哭訴於匪巢，哀求其懲辦搶匪，或令其退還原物，這是不可能之事，無智者的幻想。地大物博的東三省，被那強暴兇橫的日帝國主義者已佔去快三個月了！在此長久的時間內，我國也曾組織過特別外交委員會，也曾數次通電過世界各國，也曾向日本提出過幾次抗議，也曾向國聯哭訴過幾次或無數次的呻吟哀求，也曾訓令過我國的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幾次拒絕……：……：……：中外奔波，上下吶喊。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說是精良周備，各要人先生們也不能謂不當心國事了！

但是，我們要想：日本帝國主義者既以武力將我國的東三省佔去了，我們以一紙空文，或向國聯作幾次呻吟的哀求，就可收回轉來的嗎？恐怕世界上無此容易的事情，自古至今尚無此先例吧！如果我們的東三省能以一紙空文收回來時，那我國從前所失去的朝鮮，台灣，安南，緬甸，及其他各割讓地，何不向國聯一哭訴，歐戰結果德國所失去的各地，何嘗不能收回？這是我們做夢，無異於我們被匪所劫，訴之於匪窟！

幾月以來的我國外交政策，無一不是哭訴於國聯，依靠於國聯，但是，所得的結果怎樣？不是黑龍江又被日軍佔去了嗎？限定錦州撤兵的哀的美敦書，不是已經下過了嗎？天津幾次的日軍暴動，不是已訂約限我國的軍隊退出津市十里地之外了嗎？北平，漢口，青島各地的日本浪人，不是已收買了我國的流氓地痞，組織便衣隊，

而向我搗亂嗎？挑釁的新聞，不是時常射入了我們的眼簾嗎？長江一帶及沿海各地的暴日兵艦，不是可以橫行直撞，時而向我放炮示威嗎？……看吧，聽吧，幾月來的我國外交成績，誠有可觀啊！但是，要當心，那下關江中的日艦一炮飛來，將靠國聯者思想充足（？）的腦袋炸破了呀！

有人說，國聯是一個匪巢，決不會同情於各弱小民族，幫各弱小國家一點兒忙的；這樣的見解，不免太幼稚一點嗎？爲什麼依靠國際聯盟者的作爲，和對外的政策，恰恰相反呢？我外彘當局的見解是否超過羣人，國聯是否可靠，姑置勿論，且將國聯各主角及美俄各國對我之態度和利害關係來分析一下吧：

一、英國 在近日報章上看來，英國曾向我表示過好感似的，國人也有深抱樂觀，對於英國也有什麼希望似的；其實英國自佔領緬甸後，無時無刻不在想實現統治佔領我國西藏的野心，頻年以來，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可謂無微不至，漸入佳境了，不過西藏偏於我國之西隅，消息少聞罷了。在此全國上下，一致反日的怒潮中，狡猾的英國，爲避免惹起我國人的反感，獲得我國人的歡心，暗地實行其侵略西藏計，當然只有些微的向我國表示好感，才能達到其侵略的野心。同胞們，現在英國之向我表示好感，這不是出於英國的誠意，更不是英國有能力或願幫助我國的表現，這完全全是英國一方面要取得我國人的好感，一方面要實行其暗地侵略西藏的毒計啊！這樣一個口蜜腹劍的強盜，他會真正幫助我們，和我們親善嗎？如果不信，請看今日的康藏問題，已否或東北第二了啊！

二、法國 法國位於意德二國之中，歐戰以後，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有稱雄於世，吞併歐洲的野心，同時戰敗

後的德國，也無時無刻不在想振奮自強，報法國的仇。此時不識時務的我國，偏偏地拚命的與德國親交，德國人在本國不能發展的軍備，可以在中國做試驗場，歐洲人所不買的德貨，可以暢銷於中國，於是所謂中德聯歡，遂成了法國人眼中之釘，中德復興，遂成了法國與日本之心腹患，因此法日二國，無形中也變成彼此互助的親愛兄弟了。并且法國自佔領我國的安南以後，他向我國西南侵略的野心，正方興未艾，近見報載，法國在雲南之行動，日益乖張，大有乘火打劫之勢。這樣一個正想搶劫我的強盜，他會和我國人表示好感，幫助我們嗎？

三、意國 意大利，自莫索里尼主政後，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征服歐洲各國，奪取地中海的海權，近年來為欲吞併南斯拉夫和摩洛哥，岌岌不可終日，其所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者，就是怕德法各國之干涉。現在假使世界各國能以中日問題，轉入旋渦中，那實是意國稱霸歐洲之良好機會。並且意國的地勢與東亞的日本大半相同，莫索里尼治國的一切方法，亦多模倣於日本，如果日本此次之侵略能夠成功，英美各國無以制止時，那西歐的意國，也會效法日本，將來在歐洲大幹而特幹起來，所以今日之中日問題，任它如何變化，均係意人之所希望的。總之他有他的野心，他是一個為恐天下不亂的國家，那有意於我呢？

國聯除了英法意日而外，其他皆是弱小民族，拿不出什麼公道；什麼主張，既有主張，也得仰英法意之鼻息，用不着論者來分析了。故而略之。

四、美國 此次中日問題發生後我國，上下均引領東望那地底下的美利堅，出來主持正義和公道。殊不知美國之所謂正義公道，素為自己打算，不是有益於人的，他之壓迫墨西哥，併吞非列濱，便是一個鐵證。我們只要

把外交史打開來看，就可知美國對我國之外交政策，是超然的行動，雅不願與各國取一致之態度；惟其不取同一之態度，所以他所得我之利益，特別的多而容易，因為他的目的在爭奪中國市場，不在奪取領土。他所取的政策（一）迴避英日德法對我的積極活動，以免我國民之怨恨，坐享英日法德侵略我結果之權利，即同享最惠國條件之待遇。（二）務必收買中國人之好感，以遂其在華事業之發展。就第一點言之：如英國阿片戰爭後，以一八四二年之江甯條約，獲得我香港開五口通商。限制我關稅自主，奪取我法權。當時之美國，始終不與英國協力動作，專注意於戰後所享之優越權利，在戰爭中，美國司令長卡烈氏對我國之聲明曰：英吉利在華所享權利，不可不許美國人共享之。又據一八四三年美國國務卿魏浦斯得氏對美國使節卡辛克氏之訓令云：「若中國專許他國臣民多享商業上之便利或特權，美國政府不能與中國政府保持其友愛。」就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條約而言，英法兩國要求牛莊、台灣、潮州、瓊州等處之開港，中國內河之航權，自由宣教之許可，先本協商於美，求美取一致之要求，美國不應，等英法單獨進行，這是一個例證。就第二點觀之：如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之條約，甚得中國人之好感，歡迎中國人移民，清華大學之設立等等教育特別權利。其後美人雖則排斥中國移民，但美政府尚能維持其大體。觀一八五八年中美間之天津條約第一條：「北美合衆國與大清帝國間及其人民間須維持從來友好之感情，不可因些細之原因而生侮辱壓迫疎隔之事件。」「任何外國以不正行為壓迫中國時，合衆國務必出而調停，作友情之努力。」

美國對我取超然外交政策，其例不勝枚舉，如巴黎會議之脫出國聯，華盛頓會議之召集，打破日英同盟等

舉動，表面上看來的確是援助中國自強的樣子，但他的用意，並不是爲中國當心，却完全是爲他的對華貿易。要看最近美國對華之貿易，便可知道一般了。一九二〇年美國對華貿易，占我國貿易總額者不過一成一分九厘，至一九二三年占一成五分五厘，一九二六年增至二成四分六厘，至一九二八年，美國商務官之報告，謂一九二七年美國對華貿易，已達二億七千九百四十六萬二千美金（內輸出一億〇九百〇六萬九千美金，輸入一億七千〇三十九萬三千美金），此外加上名義上賣與日本，實際上賣與中國者，共計有三億五千萬美金之多，今年排日結果，美國對華貿易，當然又要增加數倍了。

中日交涉發生已久。爲什麼美國對之還是取一種冷眼態度呢？在這一點却又有一特殊情形，我國民不可不知者，（一）德國受歐戰後之壓迫，積極與我國親交，德貨運華，大有爭奪市場之勢，換言之中德親交，有妨害美貨暢銷中國之勢，這是美國所不樂意的第一點。（二）蘇俄革命以來，勵精圖治，自五年計劃實施後，俄貨向華進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俄貨由西伯利亞來華，美貨無以敵抗，這是美國所不樂意的第二點。此次日本出兵東北，聲稱代各國防禦蘇俄赤化，并抵制俄貨奪取各國在華之市場，美國得到日本這種口蜜腹劍的說詞，正合美人口味，所以現在的美國，已不如前之熱心援助我國了。今日國人之所希望於美國者，還有可能嗎？

五、俄國 俄國自標榜實行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後，各帝國主義者無不畏如猛虎，現在已聯合起來將其封鎖了，我國亦以啤味不同，宣布實行絕交。俄國爲避免衆矢之的起見，對世界各國的事情，只得暗中染指，不敢明目張胆，以謀赤化，同時對於中國，當然也是暗中摸梭。此次中日交涉發生，俄國會數次表示不參與戰域，

嚴守中立，因為日本此次對俄決取敵視行為，如果俄國要干涉東北問題，日本必向各資本國際大書特書而宣言曰：「蘇俄將赤化中國矣。」日本此次出兵東北，原為防俄，以代各資本國際防止赤化，非特有領土野心，必可引起世界之同情，都向蘇俄攻擊，連中國亦視為仇敵，這樣一來，日本藉可掩飾是非，永久佔領東北了。但是，那聰明的蘇俄，看透了日本的詭計，至今尚未有所表示，以免上了日本之大當。在中國方面，為免世界各國懷疑有赤化之事實，也不敢與蘇俄聯絡，乞援於蘇俄。所以在這中日問題尚未解決的當兒，蘇俄對中國的一切問題，絕不會來染指的。

綜上以觀，現在世界各國對我之利害關係和態度，可見一般了；張牙舉掌，口蜜腹劍，那一國不是想來滅亡，侵略，搶劫我國呢？又有那一國有力量來幫助我國呢？以這麼一些強盜般的國家，所組成的所謂國際聯盟，除了每日設法侵略，搶掠人家外，那裏還容許各弱小民族說半句話呢？人云國聯為匪黨，真是名符其實了！國人乎，國入乎，為匪所劫，訴之於匪黨，可得圓滿結果乎？今日之中日交涉，訴之於素以宰制弱小民族，搶劫分贓之國聯，可得圓滿結果，令暴日退還我東三省乎？

國聯之本質，和各國對我之態度，已如上述。如果我們還以為某國或某國可靠時，那我們的神經，恐怕太過敏了？中日交涉發生以來，我國外交之屢次失敗，這就是我國依靠國聯的不景象表現，我國人得到的良好教訓，物必自腐，然後蟲磨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現在國人不欲挽救中國之危亡，收回東三省之領土則已，如果不然的話，祇有退去國聯，背城與日一戰，自決吾民族的生死啊！

談到對日宣戰一層，國人多以我國還缺乏備準，未到其時，有所疑慮。一般其實日本的兵艦飛機雖較我爲多，槍炮子彈，雖較我充足而尖銳，他士兵的戰鬥力未必較我而強；我國軍隊，頻年內戰，吃苦耐勞，經驗熟練，加以對暴日之橫行，人人恨之刺骨，如累一旦與日正式宣戰，勇氣百倍，長驅直往，戰勝的凱歌，指日可唱。謂余不信，請看馬占山將軍孤軍獨戰，反繳日軍槍械達六萬以上啊！

我國有龐大的民族，寬廣的江山，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物產，我們多數人願意做少數人的奴隸嗎？我們願意將寬廣的江山白白地送給日人嗎？我們願意忘恩負義，自絕我們的祖宗嗎？我們願意將所有豐富的物產送給太和民族去享受嗎？同胞們，不對日宣戰，無以求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不對日宣戰，無以還我寬廣的江山，不對日宣戰，無以光我悠久的歷史，不對日宣戰，無以享受我豐富的物產，宣戰啊，宣戰啊，振着我們的精神，鼓着我們的勇氣，不因循，不退縮，不靠國聯，不求任何國的幫助，靠着我們自己的力量，與暴日拚個你死我活，爲全人類求正義啊！

國聯果足恃乎

五四

抗日運動之經濟的背景

薛遐齡

抗日救國！已經整整鬧了五六十天。

日本所侵佔的是東北各省，爲什麼我們——東南的民衆，要狂呼暴號，如醉如癡般來做抗日運動？爲什麼同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有的主張對日宣戰，有的主張維持和平；有的急得廢寢忘食，有的依然花天酒地；有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有的要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有的還在勾結日人，想趁此機會覓得升官發財的捷徑？

什麼「覆巢之下無完卵」，什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都是空話，決不是我們做抗日運動的根本原因。什麼「熱心」，什麼「冷血」；什麼「急進」，什麼「保守」；什麼「反動」……這也是空話，決不是一部份人抗日，一部份人旁觀，一部份人媚外的根本原因。

我們何要做抗日運動？何以有的人決心抗日，有的人甘心媚外——這都有經濟上的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在封建組織之下，過着自然自足的生活。封建地主——即所謂士大夫階級——是政治上經濟上的支配者。商業資本和手工業雖然逐漸發達；但終於是站在從屬的地位。所以國際間的貿易，向來不被政府所重視。

十九世紀英法德美日意各國的產業革命相繼完成，資本主義的勢力逐漸侵入東亞。閉關自守的中國，竟被打得門戶洞開。他們的鐵臂所及，舊有的封建組織像摧枯拉朽般迅速崩潰。但是新的秩序——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又被帝國主義的鐵練——不平等條約所束縛着，不能迅速發展，於是中國的經濟組織，遂失去他的獨立性而變為帝國主義的附屬物——原料的生產者和商品的消費者。

在這種變相的經濟組織之中，舊的統治者——封建地主已失去他的支配權而跑上沒落的道路；而新興的資產級，又受外國資本的壓迫，不能取得統治的地位。同時，因為中國的政治還保存着形式上的獨立，帝國主義者的鐵臂不易伸及內地；因此不得不借助於一部份華人，以達到他侵略的目的。

在政治方面，帝國主義者豢養着大批的官僚軍閥，用條約把他們縛住了，叫他們像看家狗般守着帝國主義者已得的權利，免被不馴良的民衆所蹂躪；並時時利誘勢迫，使他們承認帝國主義者新權利的獲得，用武力來鎮壓民衆的反抗運動。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者又豢養着大批的買辦階級，以獲得他們必需的原料，糧食；更豢養着大批的洋貨商人，以處置他們過剩的商品，資本。

於是軍閥，官僚，靠着帝國主義者而獲得政治上的統治權；洋商，買辦，也靠着帝國主義者而變成經濟上的支配者。整個民族都束縛在這帝國主義者所密佈的網絡之中，忍受着兇暴的掠奪和殘酷的剝削。帝國主義者復以其掠奪剝削所得，作加緊束縛中國民衆的工具。因此除分潤帝國主義者的餽餘以自肥的軍閥，官僚，洋商，買辦之外，大部份的中國民衆都堆壓在自己的血汗之下，過着艱苦悲慘的生活。

五卅運動和五卅運動實在是中國民衆爲求權——至少是減輕——帝國主義者的束縛以謀政治和經濟之獨立的表現。經這兩次奮鬥，中國民衆更認清要求民族的生存，非根本推倒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不可；而要推倒帝國主義者的統治，更非澈底肅清軍閥，官僚，洋商，買辦等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不能成功。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因此爆發，不到兩年，把全中國都捲入革命的火焰之中。

不幸這外次國民革命又因爲革命勢力的分化而流產了。北伐完成以來，政治組織雖然起了形式上的變化，但經濟組織乃絲毫沒有轉變。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依然如故，洋商買辦以及殘餘的軍閥，官僚的媚外求榮也依然如故；同時，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仍是繼續不斷地在醞釀，爆發。

近兩年來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日漸暴露，除蘇俄之外，全世界都籠罩在長期的經濟恐慌之中。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挽救目前的厄運，只有加緊對華侵略；因此變本加厲。出兵強佔東北，使中國屈服於他的武力之下，忍氣吞聲訂結城下之盟，讓日本帝國主義者來榨取我們的膏血以彌補自己的瘡痍。同時，中國民衆爲求自身的生存，自然也只有誓死奮鬥，越過了軍閥，官僚，洋商，買辦的重重障礙而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肉搏。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是整個的行動，他所要求的不平等條約將束縛整個中國，致整個中華民族的死命。我們也只有團結整個民族——當然有一小部份人是例外——的力量，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肅清他所豢養的軍閥，官僚，洋商，買辦，這樣纔能維持我們民族的生存，維持我們個人的生存。

——這是我們所以要做抗日運動的原因。

軍閥、官僚、洋商，買辦既受帝國主義者的豢養，我們當然不能希望他們來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他們靠帝國主義者以獲得他們的特殊地位，靠帝國主義者以獲得他們的特殊權利；所以他們非但不會參加抗日運動，而且要破壞抗日運動，鎮壓抗日運動，一面派他們所豢養的軍隊警察來向民衆示威；一面請他們的辯護者——名人學士來高唱什麼「科學救國」「讀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麻醉民衆的催眠曲，以緩和民衆的抗日運動，並獻媚於他們的主人——帝國主義者。

其次，新興的國內資產階級，他們受外國資本的壓迫，同帝國主義者發生直接的衝突；而且經濟絕交，更能使國貨暢銷，造成他們絕好的發財機會。所以他們也要加入抗日的隊伍；有時還站在領導的地位，擴大抗日的範圍，延長抗日的時期，爲自己開闢商品的銷路，不過他們的抗日是有界限的，他們以維持和平爲抗日的界限。假使和平破裂，他們的財產就有受日軍蹂躪的危險；至少要因經濟不安定——交通阻塞，生產停滯，信用動搖，股票跌價……而受極大的損失。所以他們的口號，一面是「抵制日貨」「經濟絕交」，一面是「維持秩序」「忍受侮辱」「勿受日本浪人挑撥」「勿被反動份子利用」。

再說正在沒落的封建地主。近幾年來因農民過度的貧困，使他們的剝削掠奪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同時苛捐雜稅等等負擔，却一天重過一天。所以他們除一部份與軍閥、官僚、買辦勾結而做了帝國主義者間接的工具之外，其餘的大多在高利貸的壓迫之下奄奄待斃。他們在這窮途末日之中，早已麻木不靈，失去了反抗的

能力。同時他們更怕抗日運動深入鄉間，一旦農民覺醒他們的沒落將要更加急速。——這一點他們同都市資產階級是志同道合。都市資產階級也最怕抗日鬥爭引起勞動者的革命運動，他們竭力想把抗日運動同工農羣衆隔離。五卅以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他們，一旦工農羣衆獲得勝利，將使他們受到比日兵暴行更重大的損害。——因此封建地主在這抗日運動中的態度是十二萬分的「鎮靜」。

一般小資產階級，他們受大資本——問按是受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排擠，漸漸地失去他們最後的根據地而向無產的深淵沒落；但他們還是努力掙扎着，同這殘酷的命運相肉搏。這勞而無功的奮鬥，已經把他們的勇氣完全消磨。所以在這嚴重的時期中，有的貪圖小利，仍在追求着個人的利益；有的傷心國難發出幾聲失望的歎息；但終於是猶豫，因循，不敢拋棄一切，毅然決然踏入抗日鬥爭的最前一條戰線。

現在要說到經濟組織的最下層——工農羣衆了。過去在國民革命的進展之中，他們曾表現出偉大的力量；可是近幾年來，地主廠主們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殘殺他們的領袖，分散他們的團結，因此在這次抗日鬥爭之中，工農羣衆反而銷聲匿跡，但這是暫時的現象。他們受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洋商買辦、廠地主的重重壓迫，重重剝削，所以他們反抗的熱情、勇氣，比任何人都堅強。他們一無所有，什麼都不用顧慮。他們過着悲慘的生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們並不缺少力量，所缺少的只是組織；只要有機會組織起來，就能成爲最熱烈最澈底的抗日運動者。在進攻時他們將站在最前線上，在退却時也將爲最後的死守者。

假使我們要分析得更精細一點，把工人和農民相比較，則有下列之差異：1. 工人生活在都市中，對帝國主

義者的認識比較真切；農民生活在鄉村中，民族意識比較淡薄。2. 工人的鬥爭易使帝國主義者受直接打擊；農民的鬥爭收效較遲。3. 工人在工廠中受嚴格的紀律和訓練，易於團結；農民生活散漫，團結力也比較薄弱。4. 工人東西飄泊，富進取心；農民終老故鄉，富保守性。5. 農民的數量遠過工人，所以戰鬥力也一定較工人為大。因為上述五種差異，工農羣衆加入抗日運動時所負的使命也大不相同：前者是勇敢的先鋒，後者是堅強的後盾。

至於青年學生，他們除模糊的民族意識之外，並沒有整個經濟的背景。他們被熱情所驅使着，常常做革命運動中第一個覺醒者；尤其是在這次抗日運動之中，因為工農團體早已摧毀，青年學生不得不站在領導者的地位，負着最重大的使命。不過沒有經濟背景的鬥爭，也像沒有根的大樹一樣，是經不起狂風暴雨的。一到生死關頭，大部份的青年學生都將動搖，躲避，各自跑回他們自己所屬的隊伍中去！——軍閥，官僚，洋商，買辦，廠主，地主……當然，工農羣衆是沒福享受高等教育的。

——這是一部份人抗日，一部份人旁觀，一部份人媚外的根本原因。

認清了抗日運動的經濟的背景，我們要怎樣來組織抗日的聯合戰線？

日本國情面面觀與我們的主戰要求

蔡可成

對於暴日侵佔遼吉的解決方法，作者曾于政治評論第五期上，發表過一篇觀察日本的國情與我們的準備。在本刊上，所要供獻的意思，原則上和那篇論文差不多。不過這一個月來，已經在國際形勢方面，和我們中國內部，起了一些變化；這國內外的變化，很可以做我們研究的參考材料。由於這種事實材料的供給，已經可使作者自己相信那篇論文上的原則，大部分具體化了。又因為其論據已經具體化，所以我們更要進一步來具體的探討現實的證明。

在這裏，我們還是要觀察日本國情和我們中國的現勢。這主張的目的，正在於澈底的看着透日本本身的缺陷，和我們中國的對策問題。但是要澈底的看着透日本本身的危機，全須採取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如果只震炫于日本暴力侵佔遼吉的情勢，或只重視國內的和平問題，又或只着眼于國際聯盟會取決案問題，則我們必形情感的憤恨，內心的祈求，和國聯決案的失望。這樣，要想分析日本國情，測量和平方量，觀察國際現勢，便不免論據有些偏見，結論有些主觀了。所以現今我們所要從事的問題，不是情感的憤恨與擾動，不足內心的單式意求，也不是因對國聯決案無効而失望；乃是理智的分析國內外的現勢，理智的呼號救國復興的問題，有系統的一貫政策的準備事務。

從這個立場來分解，第一就在精密的考察日本帝國，果足畏懼與否？換句話說，日本這次暴力侵佔遼吉，足以證明其國力的膨脹，軍國主義之興盛，滿蒙政策的成功，而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只有屈服麼？這問題與其照震炫于日本表面上的強暴勢赫，殘殺搶奪，軍艦示威，橫行不法，那我們就自然的要覺得日本可畏了。但其實，如果用冷靜的頭腦，純粹的理智來觀察分析，便可知道不然！日本本身已處于危機四伏的境地；她的內在痼疾，真是沒法診治；她的內在矛盾，還是存在着。

這裏所謂內在矛盾，所謂內在痼疾，所謂危機四伏，決不是由於我們敵視心理的期望，決不是由於鼓吹讀者的自振勇氣，乃是由於客觀的事實證明，國際形勢的分析結果。現今就把這種種的判評，由實例來證明一下：

一，經濟的及社會的底危機：現今全世界的經濟衰頹，正在狂潮中，以日本的環境而言，經濟力，本來就很薄弱，自然受不起不景氣的侵襲。但事實是這樣，於是有所謂「經濟國難」的悲聲了。論其原因，實始于工商業凋落，國民購買力減低，與國際貿易入超所致。而工商業的凋落，一方面固由於世界關稅壁壘之增高，國際市場之萎縮，銀價減低，但原料缺乏，煤鐵不足，致不能發展鋼鐵工業。而停滯于輕工業，亦為日本所以經濟衰落的一大原因。同時輕工業本身，又受產業後進國之競爭，與美國人造絲的暢銷，而使日本瀕于破產。所以日本國基，已形根本動搖。其經濟上之不景氣，當為必然的結果。工商業既漸次凋落，農業生產亦受其影響。隨之陷入恐慌。於是全國皆充滿不景氣之呼氣。日政府，因稅收銳減，歲入不足，就不得不緊縮節省，減少俸給，其結果，一般的人員，發生生活上之不安定，而竭力反抗。由於此點觀察，日本社會已顯呈不安之狀態，同時，資本家，亦因工商業凋落，實行

緊縮政策，其結果，無產勞動者，便發生生活恐慌，苦于社會的勞働過剩，不得已，流為失業者。因此，失業者人數，日益增多。依據確切的調查，至今年三月止，失業人數，已有三十二萬三千人之多。即就東京一處言之，失業者搶劫米店，及拆屋暴動，已在事實上告訴我們。前濱口首相之被刺，亦起因於經濟的不景氣。由于此點觀察，可知日本社會生活之惡化與失業問題的嚴重了。（請參閱拙作政治評論上觀察日本的國情與我們的準備一文。）

上面的分析，是日本未出兵暴佔遼吉以前的社會底及經濟底形態，但出兵侵佔東三省以後，又如何呢？這點，又是必須說明的。

日本的商業市場，不消說就是我們中國。平時，中國的輸入品全額百分之二十四，由日本而來的。各國在華貿易，日本佔第一位。自我國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後，日本在華之北中南三部貿易，可說是完全停閉了。雖然滿洲方面，因其暴力侵佔後，經濟上驟形發展，但我們深知滿洲全部的經濟發展，已達到飽和狀態。牠的消費力，已不能增加。日本所憂慮的，是生產上的原料不足，同時又是生產過剩。雖然滿洲擁有豐富的生產物質，但滿洲却不能把日本過剩的商品來消費完盡。滿洲本身的生產，足供本身的消費有餘。這樣，日本產業階級，對於其過剩的生產，將因在遼吉獲得大量生產原料而大量生產，益使生產發生恐慌了。這種過剩的生產品，除非推銷到我們中國本部來，沒有更好的辦法。但中國現今正在嚴密的絕對排除日貨，禁止購買日貨，對日履行國民經濟絕交。於是，日本產業界，金融界，便發生極大的困難。日本產業階級與金融資本者，因恐懼這困難的尖銳化，便召集討論滿蒙問題會。（見大阪每日新聞十月十三日消息）由於這討論會討論的結果，深感非促內閣政府對華

發出取消排日運動通牒，無法解決。日本內閣政府，本來就是資本家雇用機關，對產業界的要求，自然唯命是聽的對華發出禁止排日運動的通牒要求了。所以在這裏我們知道前次日本對我國要求取消排日運動的通牒，就是日本產業界危機四伏的表現。

其次，日本內閣之經濟的底危機，還有一個實例可以來證明牠。即日本航運業，因這次我國實行經濟絕交，大受損害；因為我國輸出品既需要外輪為之代行裝運，輸入品又需用各國航運；日本對中國的輸出品，既已因經濟絕交而完全停頓，我國輸出品，又亦因對日履行經濟，不再用日本船隻裝載，其結果，日本在華的航運，勢必完全倒閉，故日清輪船公司，竟有賣與英人的消息。日本船業協會，為討論這種倒閉的補救辦法起見，曾于十月十三日開時局對策協會，決議日本貨之堆積，不能裝運者，由英輪代運，航運業無法維持，要求政府予以大量津貼，使不至即刻停業。（見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由于此點觀察，可知日本在種種方面，當亦具同樣的恐慌。

又據我們精確的考查，日貨在中國進口者，以東三省為第一位，上海為第二位，天津為第三位，漢口為第四位，其餘廣東福建廈門青島台州等處，金額也在數百萬至千萬左右；近據海關調查，自上月十八日起，至本月初為止，二週間，上海一市場入口貨，較之上月減少三分之二以上，想其他各埠，一定也是這樣。且在華南一帶，英美貨物，已積極在市場上特然活動，一般進口商，因為日本貨受排斥的原故，已轉向英美德等國定購商品，以替代之。故在國際貿易方面，日本已趨于極大危機的地步。從前日本貨輸入中國的，計佔我國輸入全額之百分之二十四以上，可為中國市場發展之第一位。現今，則情勢變異，英國佔第一位，美國佔第二位，日本全國工商業，在事

實上告訴我們，都依賴中國市場來擴充的。即日本國家經濟，也大半賴工商業之繁榮來維持的。故由國際貿易的觀點來說，日本的國家經濟和工商業，都要因中國市場的消滅而日趨于破產的地位。其事實，果然如此。日本自東三省問題發生以後各種債券及貨幣價格，都在國外市場大形倒跌。其結果，日本內閣政府中的井上藏相，竟至於忙碌異常。沒法解決這問題。

由於這種的觀察，日本經濟恐慌，乃為必然的要發生的問題。不過這種恐慌的發生期，略因形態的變動，而有遲早罷了。

日本經濟上的不景氣，在國內將發生極大的不良影響，即經濟的變動，將使其整個的社會引起不安定的狀態來。日本勞働組合同盟會，對於這次暴力侵佔遼吉，已經表示反對的意思。他們說這次的暴力侵略，是資本家階級欲擴充市場的表現，是軍閥政治的軍國主義的表現。資本家與軍閥，不過犧牲勞働者階級的利益，來滿足他們的私慾而已。全體勞働者，反對這種武力侵略，反對因資本家軍閥的利益而引起國家的戰爭。我們由於這一種觀察，日本內部之社會的底危機，已經存在。大衆勞働者，已顯然披露日本暴佔我東北的背景。我們在此，便可知道一般論及日本，常說全國上下一致，主張對華強硬這事，全屬謬誤的觀察。（關於勞働者反對政府暴力侵佔遼吉，請參閱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政府，因恐懼人民輿論的誹議，會由軍人派派人往各大學運動學生，宣傳對華宣戰，以武力解決滿洲之舉。可是日本的大學生，近來極傾向社會主義方面，對於軍閥政治，深感不滿，所以雖經軍閥一再運動，畢竟依

然態度沉默，毫無表示。（見大阪每日新聞）由于此點，可知日本政府之暴力侵佔遼吉，決非日本國民所贊同。其贊同之者，乃產業階級與軍閥而已。日本之經濟的底與社會的底危機，到了這裏，纔更形具體，更爲現實。

二、政治上的危機：日本政治的中心勢力，不在政黨內閣，而在元老。一切政治的糾紛與措施，須得元老的同意與推荐。大正時代的山縣松方，和現存的西園寺，都具有政治的支配力。如最近若槻組閣，宇垣受任朝鮮總督，都由西園寺的奏荐。元老既支配實際政治，則政客必習尚諂諂。於是賄賂公行，弊端百出。最近濱口內閣時代之三大賄案，即其例證。他方面，在日本之政治制度中，根本上就有二個極其明顯的互相傾軋的敵對勢力。即文治派的內閣政府，和武斷的軍閥。前者與後者，皆分離獨立，換言之，武斷的軍閥政府，由軍統帥權之組織，海軍司令部參謀本部，元帥府，軍事參議院等四機關構成帷幄上奏機關，可不經國務會議之決議，直接奏請天皇裁可。論其權力範圍，本限于軍令權；然事實上，軍閥政府，常任意伸張權力，侵入行政與外交。如大隈內閣時代，對於我國提出二十一條，多由于軍閥之主張。如兩次出兵我國山東，如皇姑屯事件，如最近萬案鮮案，以至於如目前之暴力佔領我國東北，都係日本軍閥政府，伸展勢力之結束。日本政治制度之本身，含有二重政府與二重外交，即內閣政府之外務省，既有外交政策，軍閥政府之參謀本部，亦有其外交。且事實上，後者往往專橫，而使政治聽令于暴力，無限制的揮其軍國主義。試觀最近南陸相之演說，凌礮一切，即可知矣。此次日軍侵佔東北，不待內閣決議，而由陸軍省決然自由行動，亦爲例證。又日本內閣政府，待其既已侵佔東北後，曾決議令軍事範圍，不再擴大，而陸軍省，竟自動擴大。內閣政府之失其重力，從可知矣。（請參閱政治評論第五期拙作觀察日本國情與我們的

準備)

總之，日本政治組織顯然表現出軍人派的專橫暴力。在現今中日的緊急形勢中，日本內閣政府，即所謂文治派，惟有聽命于軍閥。若國內閣與警察外交，處處屈服於軍人的威赫之下，怪不得內閣政府的外交政策，須先請問軍閥政府的意見若何。

我們觀察民主主義的國家，如英美法等國，軍事行動，悉依內閣政府的計劃與決議。軍人絕沒有不聽令于政治的事實。實在的說，一國政治制度的優良與否，並不在於觀察其形式上的組織如何，而在于觀察其軍人是否悉聽命於政治。這一個關係上的一般民主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大都是軍人駕臨于政治，而政治的方策悉依軍事的結果如何來規定。因此，政治上反映出複雜紛亂與不安定的現象。日本在現今世界各國中，可說是軍人派操縱政治支配權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但此種形態的存在，可是優良的麼？在政治上，可有發展的希望麼？不要翻開歷史，或外交史來觀察一下，便知道這是政治的最大底根本的痼疾。德國在歐戰以前，是軍國主義表現得厲害的國家。當歐戰未發生前的一刹那，外交派就認為戰爭將發生，如果德國能緩和一點，戰爭決不會發生，但軍人派，始終主張戰爭，以為這時候是德國向外發展的好機會，其結果，德國軍人派，為軍事行動的便利起見，便不顧國際條約關係，不管外交派的反對，決然破壞比利時的中立，襲擊法國。但他方面，英法等協約國方面，却始終聽命于外交派的籌劃，尊重外交派的意見；因此，一般的批評，認協約國之戰勝同盟國，係禮服戰勝軍裝。換言之，即外交家戰勝軍人。

這次日本軍閥，既不待內閣政府的決議，而自由行動，又不聽內閣政府的命令，獨行擴大範圍，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則其軍人派的行動，顯然壓倒內閣政府，違反華盛頓九國條約了。日本暴力的軍事行動，由國際輿論上觀察，已步入舊德意志所以顛覆的形態方面去了。故日本本身的政治制度，已足使自陷于敗亡。這二重性的政府，這二重性的矛盾外交，其為日本的危機，已無可違言。

三、無產黨的團結：日本政治，名為政黨的議會政治，實則不過是資本家互鬥的利器。他們依據本身的利益，對內抑制勞動運動，對外施行侵略政策。其結果，徒助長軍閥專政而已。無產勞動者，及失業者，為維持他們的生存起見，亦必一致互相團結，與資本階級相對抗。最近日本無產政黨大同盟的成立，即為明顯的例證。

近年來，日本產業銳進，資本主義更形發達，其結果，中小企業階級，因大企業及寡頭金融的脅迫，遂淪落為無產勞動者。於是勞動者增加，失業者更增加。現今日本無產政黨勢力之擴張，勞動組合加盟員之增多，顯然表現日本社會的本身結構之危機。自東三省問題發生以後，國內經濟發生恐慌，產業界及金融界的不安定，足以影響勞動者勞賃及其生活費用。因之，勞動者認為日本暴力侵佔遼吉，乃係資產階級欲犧牲勞動者利益，以達到其私慾的滿足。勞動階級之明顯反對並揭破軍閥之暴力行動，可知無產階級團結的進步。

日本的國情，既已作如此的觀察，且又得如此的結論，則我們便應該從觀察和結論中，找出一個最確的最妥當的辦法。來解決日本暴力侵佔我東北的嚴重問題。這個辦法，依作者個人的見解，認為有抵抗的必要。換言之，日本軍國主義的暴力行動，任意侵佔東北，我國應該拚命的抵抗一下。而所謂抵抗，則又有積極的與消極的

底手段。前者是我們的軍事解決的行動，後者是外交上的活動，和國民經濟對日絕交的行動。主戰是我們的要
求，而外交活動和對日經濟絕交，是我們的後盾。二者都有密切的連帶關係，務須一致並進，不能分離獨占。因為
我們要對日作軍事的抵抗，所以要外交活動來助長勢力；因為我們要使日本內在的危機立即爆發，要使日本
不戰而自敗，所以要對日經濟絕交。其結果，足使我國方面實力增加，日本方面恐慌頓生。可是我們雖然這樣說，
到底國際形勢如何，須要根本上考慮的。等到國際形勢完全分析清楚後，中國外交便可有個出路，所以現今我
們且來分析國際形勢。

問題在於滿洲，所以我們首先要分析在滿洲的國際關係。但滿洲問題，足以影響全中國，這一點，又必須注
意的。這裏爲便於敘述起見，把滿洲的國際關係，分爲（一）滿洲國際關係之史的回顧。（二）由滿洲國際關
係而引起的列強對華政策。

（一）滿洲國際關係之史的回顧：在中日戰爭未發生前，俄國具有滿洲的特殊權力。但自中日戰爭後，滿
洲局勢驟形變異。即日俄二國，已處於競爭的地位。惟俄因約法德共同干涉日本送還遼東半島，於我有恩。同時，
我國以對日憤恨，欲聯俄制日，於是一八九六年，有李鴻章與羅己諾夫之中俄密約。由此約，俄國獲得東清鐵道
的建築權，及在華設立中俄合辦之銀行。於是，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更形擴張；日本見此，自然嫉妒悲憤。一八九八
年九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因各國在華劃分勢力，即有開放門戶政策的宣言，以打破之。是年五月，
俄國因各國劃分勢力範圍，乃要求租借旅順大連，及附近一帶地方，定期二十五年。約成後，俄就以旅順爲軍港，

大連爲商港，並得自中東路延長至旅大的南滿鐵路之建築權。至此，滿洲全部勢力，遂入于俄國之手。一九〇〇年，俄國乘我國拳匪之亂，各配軍隊于滿洲，幸久駐之計。拳亂既定，各國相約撤兵，俄既與我結撤兵條約，仍未即撤。不但如此，且努力擴張勢力于朝鮮。一九〇三年，日俄二國，在最後之談判，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權利，而希望俄國亦對日本予以朝鮮之確切保障。但俄主張韓國之日本權利，加以限制。交涉既不能調和，乃于一九〇四年宣戰。其結果，俄國大敗，日本承繼俄國在南滿之特殊權利。

俄國既在滿洲失利，隨之即有日本之發展滿洲政策。關東都督府之成立，于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即所以謀日本在滿洲之政治勢力的發展。南滿鐵道會社之創立，于是年七月，即爲實行經濟侵略之手段。南滿鐵道，以日俄戰爭結果，讓渡與日本，日俄兩國，相約以長春爲兩國路界。但約定俄國同意日本之吉長鐵道建築權。日本之所以必求吉長路權者，在欲由此延長至會甯而與朝鮮之清津羅津綫相連絡。因此，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八年，有關於吉長鐵路之中日協約。一九〇九年，有日本要求延長吉長綫至延吉南境，在會甯地方與朝鮮相連絡權利之間島條約。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更要求吉長鐵路之管理經營權，以九十九年爲期。後以我國反對，不能成立。至安奉鐵路，本爲日俄戰役時日本所築之軍用鐵路，其後，不顧我國主權竟自行改築。一九〇八年，我國不得已，與之談判，以十五年爲期。但安奉路，爲連絡朝鮮與滿洲之主要幹路，故在二十一條中，即表示欲打破以前之條約，據爲占有，而將安奉路之經營權，展期至九十九年。又二十一條中，更要求南滿路展期至九十九年。旅大之租借期亦同此。然日本侵略滿蒙之企圖，猶不止此。二十一條中，更要求（一）日本人民在南滿洲欲建

造工商業之房屋，或經營農業者，得商租其需用地畝。(二)日本人民在南滿洲，得自由往來，經營工商業及其事業。(三)日本人民，得在東部內蒙古，與中國人民，共同經營農業及附帶工業。

但二十一條，根本不成立，其理由，當于此後論述之。現今且暫論滿洲之其他列強的關係。

一九〇一年，俄國固在滿洲駐軍，而同時還新闢了一條中東鐵路和開設了中俄勝勝銀行。此外，且取得免稅輸入煤油于中國境內的特權。因此，美國美孚公司的油價，即不得不大形低落。日俄戰爭結束，締結朴次茅斯條約 (Portsmouth Treaty) 後，Edwend H. Harriman 又與日訂一合同，欲將南滿鐵路作為修築環繞世界鐵路計劃中的一部。但這計劃，都因日本反對而作罷。

美國銀行界，欲謀得滿洲統治權之爭鬥，尚未放棄。當南滿鐵路計劃失敗時，哈里曼，又另定一計劃，即以二千萬金元資本，創立一滿洲銀行，俾作滿洲政府之財政機關。其目的，在於穩固滿洲金融，增設鐵路實業等；而其主要目的，尚在完成環球鐵路計劃之一部分。但其後，因一九〇八年，清皇后之崩喪，與袁世凱失勢，其計劃全形停頓。但哈里曼等，猶致力於環球路綫計劃，于是一九〇九年十月，有錦愛鐵路借款。除美國外，尚有英國資本。此路綫，自錦州經內蒙古齊齊哈爾，以至受璋，恰與南滿路平行。後因日本反對，遂一時擱止。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美國便聯合英法德三國銀行界，即所謂四國借款團，以對抗日俄在滿洲的獨占。次年四月，幣制改革借款一億元成立，其目的，在于謀中國幣制之統一，開東三省全部實業，而以滿洲烟酒稅，及全中國之鹽附加稅為担保。由此，美國之門戶開放政策，始得現實。而打破日俄滿洲政策，亦得相對的成立。但因是年十月，武昌起義，此借款亦自

行消滅。

其後，袁世凱向四國銀行團，重申前議；但以迫于事實要求，日俄二國銀行界，亦應加入。於是六國銀行團，遂成立。當時美國，因威爾遜表示此舉有害中國之政治獨立，自宣告退出。至此又轉變為五國銀行團。至一九一三年，第一次善後公債二億五千萬元成立。

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獲得勝利，不啻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予以打擊。美國不得已，乃有一九一八年六月，糾集國內三十六銀行，主張重組英德美日四國銀行團。依照新銀行團之規定，將來所有政治的及經濟的借款，須為新銀行團獨占。團員國，所有既得優先權，須提給新銀行團。此即四國所有權，作共同享有之辦法。美國因為在滿洲沒有大權利，故落得唱高調，以限制日本之獨占滿蒙。在前次，六國銀行團中，即因允日本把滿蒙特殊利權除外，美國至退出銀團。這次，美國因達此目的，但日本又表示反對。後經幾次磋商，得一妥協辦法，即將南滿鐵路及其他各綫，均不列入此限。但計劃之洮熱鐵路，及該路連接海口之計劃路綫，則皆併入銀團。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新銀行團即宣告成立。

(二) 由滿洲國際關係而引起之列強對華政策：滿洲之國際關係，既已如上述的觀察，則當更求由此而發生之列強對華政策。俄國因歐洲方面之近東發展政策，自 Crimean War 以後，已形失敗，乃即注目于遠東，求太平洋上之港口。故其力謀向南發展，以扶植勢力于滿鮮，乃為必要之政策。中日戰後，俄既由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得中東路建築權，及旅大租借權。其在滿洲勢力，日益確立擴充。同時，實欲藉此插足朝鮮，謀與日本

共分朝鮮利權，於是日本，即以俄國爲假想敵，預備戰爭。

英國見俄之獨占滿洲且有南下侵入長江流域之趨勢，深知非聯中國，不足以抗之。故于某時期，英國政府會要求中國政府，與之同盟。但我國清政府，昏庸不堪，恐因此而引起俄國之惡感，乃謝絕之。（此爲外交上秘密，世人未得見諸史。）英國不得已，謀與日結盟，於一九〇二年春，英日同盟成立。而英國所以如此，實在於保持均勢，防止俄國之着着進行，以維自己在遠東之利益。因爲英國傳統政策，在于海上獨占。俄國之在近東求海口，既遭英國之對抗，則其在遠東求海口，自亦受英國之妒嫉，英國如不求抵抗俄國之海外發展，則其殖民地與勢力範圍，即受俄之逼迫，故任何國之企圖海外發展，均遭英嫉。

美國對華，既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由國務卿 John Hay 提議門戶開放後，俄國之獨占滿洲趨勢，亦深爲注意。故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時候，就由哈里曼，以其手下的銀行和 Kuhn Loeb & Co. 等供給日本以財力。而美國政府，則更於日俄談判中積極活動。

日俄戰爭後，美國亦知日本將代替俄國獨占南鐵，於是爲預防日本起見，即于朴次茅斯條約訂立後，復提出日美共同投資，經營南滿鐵路之議，藉以完成哈里曼之環球鐵路計劃。後因日本反對，而停止。同時，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日北京條約簽訂，竟認美國資本，應屏棄于南滿鐵路以外，而我國答應不設與南滿路立于競爭地位之鐵路。美國至此，自不能堪。乃于一九〇八年，與中國代表，談判滿洲銀行之進行，俾得穩定滿洲金融，增設鐵路與各項實業。其中，尤以增設新民屯至瑯瑯路綫最爲重要。因爲此項計劃，足以打破滿洲之日本獨

占勢力。但其後，終因中國內部變化，歸于失敗。至一九〇九年十月，美國爲抵抗日本勢力起見，便有所謂錦瓊鐵路借款。除美國外，尚有英國資本。而此鐵路，却又與南滿路並行，立于競爭地位。同時，美國政府，更由國務卿諾克斯（Knox）提議南滿鐵路中立計劃。提案要點：（一）滿洲鐵路，及擬建路綫，應盡使之中立。（二）除英德美外，日俄亦應供給借款，使中國得能收買日俄兩國所有之利權，及建設鐵路所需之資本。（三）成立國際委員會，考查全部鐵路，使與政治無關，而爲純商業的企圖。但錦愛鐵路借款，又因日俄不願與彼等在滿洲利益相競爭，而反對，便無形擱置。至南滿鐵路中立計劃，遭日本之強硬反對，卒無效果。

美國之門戶開放政策，在滿洲既經日本着着反對而無效，即認爲非國際的團結，壓迫日本不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英法德三國銀行界，既建議四國銀團，開發滿洲與金融計劃，美國卽利此以對抗日俄。次年四月，幣制改革借款一億元合同訂立，打破滿洲獨占的苦心，正式至此成功。這可由美國總領事 Stratton 的日記上，和他給摩爾根的信上看出，他在日記上說：「幣制借款已成，金圓外交最後還是證明無誤。」他給摩爾根的信上說：「星期六所簽訂借款合同之重要，五年後更可實現了。這是由於國務卿諾克斯所創始的新政策，初次實行的結果。」這個計劃，後來因爲一方面日俄竭力反對，他方面中國武昌起義的結果，致成泡影。

民國正式成立以後，袁世凱爲消滅革命勢力起見，用大總統名義，復通告四國銀團，同時認爲迫于事實，日俄二國銀行界，亦應正式加入。於是六箇銀團，遂形成立。（一九一三年）次年，善後借款正式簽訂，這時，威爾遜認爲此項借款有害於中國政治之獨立，美國至此，遂宣告退出。不過由我們的眼光觀察，到底不外乎美國不贊

成日俄之獨占滿蒙政策。

以上所說的，是美國對於滿洲關係之外交史的一過程。在此時期中，很可以知道美國和英國，最先因為恐懼舊俄帝國攫取了滿洲，造成滿蒙的獨占政策，所以竭力援助日本來壓倒俄國。日俄一戰，俄在遠東方面，既然失敗，於是日本替代了牠，來獨占滿蒙利益。但這與英美的傳統政策正相違背，所以又處處苦心積慮的，想打倒日本。但隨着這時期而後的時代，就有點轉變了。歐戰發生的結果，是德國等同盟國失敗，俄國也發生了革命運動。而英法等國，又因疲于戰爭，無暇顧及銀行團的投資；這樣，所謂六國銀行團者，到現今不過日本一國而已。日本乘這個大戰的機會，便繼承了俄國的遠東殘餘勢力；又以英法此時無暇東顧，大肆獨占利益之政策。那時所遺留在滿洲的二個勁敵，已可趨于諒解的地步，因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時，遂有以石井子爵為首的日本委員會，與美國國務卿蘭辛（Lansing）成立了一個極有意義的祕密協約，即所謂蘭辛石井條約。這條約內容，美國承認日本在華之滿洲，有特殊權利；同時，兩國聲明彼此尊重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並贊同各自保守門戶開放政策，即工商業機會之均等。

這種協定，便是美國外交的轉變。因為美國在一方面認為此時沒有英法均勢的援助，恐日本乘機吞併滿洲；同時，他方面，又以為自已可乘這機會，努力于經濟的獨占中國利權。故美國在此時，為保全門戶開放政策起見，又為發展工商業機會起見，便有日美二國外交妥協的必要。

歐戰完終以後，日本不但在滿洲確立了利權獨占，且在山東方面有積極的活動。這樣，美國傳統的門戶開

放政策，便不免受礙，因此巴黎和會中，美國外交，便轉變了，而對我國，頗表同情，但威爾遜，也因英法與日，在戰時有秘密協定的關係，仍然容納日本要求，其結果，日本之獨占政策，完全成功。

在此，我們還須要回憶一九一五年正月十八日，日本向我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美國對於這個不成立的條約，曾這樣的宣言過：「合衆國不能承認已訂的，或中日兩國政府將可以訂成的任何協約，或任何事業之有損害合衆國。及其在中國的人民之條約權利。中華民國政治與領土之完整。或關於中國的國際政策。即普通認爲門戶開放的政策等。」這又是表示美國，始終反對日本之獨占中國權利。

美國。在歐戰以後。爲重新壓制日本起見。乃於一九一八年六月。集合同內三十六銀行。主張重組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而認爲日本應除去滿蒙獨占利益的要求。當這事情進行的時候。美國銀團曾通告日本銀行界說：「蒙古和滿洲，都是中國的重要區域。如果想把牠們屏除于銀行團範圍以外。是定難應准的。」其後。日本堅決的反對。乃仍允日本保留南滿路及其他許多鐵路。但以日本承認熱河洮南鐵路。及由此通達海口的鐵路。爲新銀行團所有。爲交換條約。總之。美國外交。仍欲利用此銀行團的活動。以國際聯盟的力量。來打破日本的獨占政策。

一九二一年冬。華盛頓會議開幕。美國即聯合各國。迫日承認門戶開放政策。而英法等國。又新經濟建立。對日本之積極侵略滿蒙。與在華獨占。頗存破壞均等的恐懼。因此。英日同盟。即至此完終。其後。英美法主建設新嘉坡軍港。實以抵抗日本之積極活動也。而日本輿論界之反對新嘉坡築港。又爲反證明。

由於上述的觀察，可知美國之反對日本獨占滿蒙利權，乃係其傳統的開放門戶政策的必然結果。日本在華，尤其是在滿蒙利益的擴展，殊使英人寒胆。現今有一般的論調，以為美國與日本，在現今已形成兩相諒解的地步。這話，固然有幾分理由，但我們始終不相信美國會立刻把傳統政策轉變的。誠然，在這次倫敦軍縮會議中，日本所要求的英美日十，十七·五之例，可由極堅決極強硬的態度，轉變為緩和的承認，依舊海軍噸數是英美日三國五五三之比，不免有可疑的地方。而且這懷疑，在外國的報章雜誌上，已揭露了其中的祕密了。即日本承認與英美之海軍比例是五五三，而美國則于代表口頭上的允應，予日本在滿活動的機會與便利。（我國報章，從來未曾登載這種重要消息，報紙之目光不確，于此可見一斑。）但美國這種口頭的應允，即使是具有的，恐于實際上，亦未見得肯把她的傳統政策至此放棄。何況這事實，究竟有否尚待確證呢！總之，美國人民及政府，早已深悉滿洲被日本強佔後，非但開放門戶政策打破無遺，而且此後太平洋的危機，即太平洋上美國經濟範圍的縮小，軍事上的感受被日脅迫，將因此而發生了。我們知道日本本國所缺少的，是煤鐵和生產原料，然而滿洲却正具備着這種工業根本，因此，日本如果真的佔據不走，恐怕一二年以後，英美就在太平洋上的勢力，維持不住了。日本獲得了滿洲以後，我們知道她是正式的大陸國家了。她真能藉此以發展無限的威權，所以英美二國，無論如何，不會讓日本來獨占滿洲的。這一次，在國聯中，英國外相李定氏，頗同情我國，表示對日不滿，就是為此。又美國固然國聯中並沒有發表什麼言論，但日本代表之堅決反對美國參加國聯討論這次日本暴佔問題，很足以表明美國參加之形勢轉變。同時，又可以證明美日間，並沒有何種諒解，不然，日本又何必堅決反對美國之

參加國聯呢！反正不是已經諒解了麼？所以美日諒解說，始終是幻想的虛疑，不是事實的論評。如社會與教育上的幾篇國際形勢的論文，正是不值識者一笑。然而事實正真奇怪，類同那種理論的人，却是異常的多。總之，作者深望讀者好好的仔細地觀察歷史和事實後，再來相信罷！

英國在遠東的外交，向來是主張維護均勢局面的。而美國的傳統政策，也正是如此。這不消說，在上面所評述的滿洲國際關係；與各國之外交政策的史底開展，已給予我們這樣的結論。在日俄戰爭以前，英國為維護遠東的利權起見，曾利用日本，與日本結成同盟，來抗拒過俄國的野心活動。但俄國在日俄戰役一敗以後，遠東政策，已經宣告無用了。他方面，日本倒因此繼承了俄國，獨占滿蒙，實行北進政策。這一次日本以暴力佔領滿洲，可謂她的政策完全成功了。但英國能忍受這種侵略的發展，讓日本來霸占太平洋，消滅一切其他到強的權利麼？不，英國在事實上，已經宣露不滿意日本行動了。現今滿洲的國際情況，已回復到日俄戰爭時的形態了。不過現今是日本要吞併滿蒙，不是那時的俄國想乘機會合併東三省。這樣英國和美國，勢不能坐視參觀；要是不然，英美在遠東的外交政策，該失敗了。而其一切利權，亦將從而消滅。至於英美是否會對日本採取積極行動，這要看我們中國的態度怎樣！

其次，我們還要探討日俄間在滿洲的形勢如何；大戰以後，俄國實行大革命運動的結果，對於遠東固有利權，已無暇顧及。所以那時，她和中日二國，都採取和善態度，訂立了許多的協約。自從斯塔林專政以來，國內經濟的社會的底狀況，既已重新固定；於是蘇俄的東方政策，又被世人注目，而引起積極的活動。至此，蘇俄在滿洲的

原有利權，不但想保守維持，而且還想更進步的發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者的聯合環伺，發展乃是不可能的。這樣，維護滿洲的既得權利，便是必然的辦法。日本在這次起初暴力侵佔遼吉的時候，其所以北面駐軍至長春，而不向哈爾濱侵佔，就是因為深悉蘇俄的遠東活動。蘇俄亦以日本不妨害其北滿利權，始終沉默。可是近來形勢，就變動了，似乎日本已經看出蘇俄此時還沒有充分準備，不敢與之宣戰。所以就着着北進，暗助張海鵬叛逆，向洮昂路迅速，欲佔據齊齊哈爾，以襲斷中東路的連絡。這樣，蘇俄的形勢，就顯呈危急，認為北滿的利權，將因此被日劫去。其結果，有赤軍境防，密佈邊境的消息。俄國外交界之否認此舉，正真足以表示出有風起浪。同時，日本政府又因差視一着，便竭力聲明軍事行動，決不越嫩江一步。但其實，這種外交上的聲明，真是事實底蘊，趨於嚴重的反映。總之，我國不放第一礮，恐怕俄國也要來代替的放炮了。如果讀者仔細的觀察，連日的滿洲形勢，便會知道事情有這樣的趨勢與可能性。

俄國的國際活動，向來有二個政策：一個是西方政策，即蘇俄的第三國際向波蘭德國那方面活動。一個是東方政策，即蘇俄向遠東伸長勢力。前者如波蘭，已由英法二國，竭力扶持，作為一方面抵抗蘇俄的第一道門戶。他方面牽制德國的活躍。這樣，蘇俄要想在西方發展，乃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要澈底的實行這政策，也該是難如上青天。反之，回過頭來，向東方發展，倒覺得頗易進行。因此，斯塔林之向外發展，便是想利用固有的滿蒙勢力，來實行東方政策。最近的中俄之戰，便是表明蘇俄不惜與世界一戰，來完成東方政策的企圖精神。當中俄戰爭的時候，蘇俄也明知英美將出面干涉，雖然結果因為時期很短，英美沒有干涉的機會，但蘇俄之所以如此強硬的

戰爭已顯然豫防英美之干涉。由於此種觀察，則此次日本暴力侵佔滿洲，一旦與蘇俄的北滿勢力相違背時，又如何會不引起日俄再戰？總之，日本之着着北進，將必引起此舉，而由此舉，又將引起全世界的混戰狀態。

如果我國在事前有外交上的準備，和聯合，首先來放第一炮，其共同對日作戰，或不作戰而協助中國抵抗日本，乃是意想中的事實。反之我國坐視，靜待由國際上來解決滿洲，其結果的吃虧，當然不消說得，而日俄倒恐因此要開戰了。

現今日本，在滿洲，正從事于陰謀獨立運動。這事如果真的成功時，我國的交涉，就要發生主權關係的大問題。而那時，日本却可說滿洲是獨立的滿洲，與中國無關的正經話了。故滿洲獨立運動成功的一天，便是日本正式宣告滿蒙非但獨占，而且是合併的好機會。我國在現今，如果真的不積極備戰，而且作積極的反抗之軍事行動，怕結果非至亡國不止！

至於論及我國國內的準備應該怎樣，作者已在政治評論上發表過觀察日本國情與我們的準備一文，請讀者細閱那篇論文就是了。總之，國際的形勢，是這樣，滿洲的日本陰謀，又是這樣。我們中國除了一方面徹底的經濟絕交，他方面又積極的武力抵抗以外，決沒有其他的辦法。故主戰，是我們的要求！

或論者以為對日之暴力侵佔，應由可能範圍內，以和平手段解決之。即由國際上的力量，來解決牠。但這問題，決不是這樣簡單：第一，國聯可以能把這問題安全的解決麼？第二，日本能聽從國聯的決議麼？事實上，國聯也沒有有效的解決力量，日本也不願意服從國聯的辦法。如果國聯的決議有效，則日本早就該於十月十四日以

前撤退滿洲駐軍又退一步說，日本也該在這月十六日以前撤盡。然而事實如何呢？在北滿方面，日軍隊着着進攻；在南滿方面，又有增加而不減少，何況又在天津發生暴動呢？

現今依日本所處的地位來觀察，是先佔據了滿洲然後用要挾的手段，迫我國承認五基本原則。其後一方面撤軍，一方面交涉。意思是：如果中國不承認其所謂五基本要求，她使不撤軍。如果中國承認了她的五原則要求，而中間交涉無結果，則她便暫時採取緩行撤軍的辦法。總之，她的目的完全達到時，纔肯撤軍。然而這完全目的，是什麼呢？這完全目的，是無限制的。如果她到那時要求滿洲的領土割讓與她，而我國不答應時，她還是可以藉辭不撤軍的。所以日本的行動，是極有含義在內。我國外交，偶一不慎，即足以造成千古恨。日本在國際上已經說中國不履行條約的義務，日本惟有最有勁的方法，作條約担保。她所指摘的條約義務，無非是二十一條不履行。但二十一條能成立條約麼？二十一條要求具有條約的性質和義務麼？絕對沒有！且絕對不能成立條約的性質說，條約是二國或二國以上同意以後，所共同遵守的規則。單方面的願意，不得他國同意承認的，不能成立條約。故條約，須有幾個成立的條件：（一）締結條約國的相互同意承認。（二）須不出於單方的利益要求，應為兩方互惠的。（三）須不損害一國之主權獨立。（四）條約行為不得基於脅迫。（五）須為締約國所願共同遵守之規則。

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未得我國國民之承認，亦未得國會之同意。因為那時，國會被袁世凱解散，未曾討論過二十一條要求。固然，袁世凱是個人承認的，但袁世凱能代表全中國全體國民而同意麼？即使退

步說，袁世凱是同意的，但日本的哀的美敦書，不是恐嚇袁氏，脅迫中國麼？因爲日本用恐嚇的哀的美敦書，來脅迫中國，所以其條約，是單方面的利益要求，是不經中國政府真正同意的，是要失中國主權獨立的；同時，我國也沒有遵守的義務。

關於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我國廣東政府時代，早就正式宣告無効。而在國際會議，如巴黎和會，如華盛頓會議中，都宣言不負條約責任，認日本要求根本無効。而且國際上，亦予以承認。至於美國，不消說，在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提出時，已正式宣言，認爲不能成立。故二十一條要求，確不能成立條約。

在上面論及日本國情面面觀的時候，已經把日本須向大陸方面發展的因素，顯示了。即其因果鐵則的支配綫索，已經揭示了。現今爲更便讀者明悉起見，且介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湯麥斯蒙，在其所著帝國主義與國際政治（Darthur Thomas M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上，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論述，來說明一下。

「……普通爲日本帝國主義辯論的理由：（一）日本有「人口過剩」之患，一定要找安插地。日本人口比較稠密，就全體論，他們還有貧窮的恐懼，這是確實的，但是很明白的，日本所併合的土地，不能爲日本人口過剩的安插地。日本人假若不能得到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的允許移入，便舊願意在日本居住。因爲這些地方，工資高，尋利易，故他們願意去。故過剩人口，確實不能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理由。（二）日本需要原料及食品，特別需要米鐵及煤。這也是確實的。不過這對於任何工業國家，都是一樣；而問題的焦點，是在一個國家是否應

當去買她所需要的原料或去併吞出產原料的國家。」

「日本帝國主義的真正原因，大部分仍在日本資本家求利之心，軍閥的侵略慾望……自一八六七年明治維新以後由長洲及薩摩二藩中，產生了一部分軍事領袖，在日本政府裏，握有很大的權力。在他們估計到陸海軍的利益的時候，日本憲法及議令，只是假面具而已。日本的軍閥，意欲征服，全以軍事策略的眼光，來觀察遠東的局勢……」。

由於上述的種種觀察，我們認為中國惟有武力抵抗，纔會有出路的可能。而且我們還正確的認明武力的抵抗，足以挽回民族的復興，中國主權及領土的完整。中國之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由於武力抵抗，纔有開展的希望。故這次我們認為非戰不可。由於日本國情的觀察，深知日本內部的危機，正潛伏着。由於國際形勢的分析，深知日本所處的地步，並不見得如何可怕。由於日本暴力侵佔東北的主動力的找出，認為日本本身是現呈缺陷。總之，日本並不可怕，惟有武力的抵抗，纔可解決一切問題。反正中國採取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時，世界大戰，還是要爆發的。如果我國一方面能運用外交政策，他方面能堅決的主用武力抵抗，結果不會失敗，只有勝利。願全國國民，一致對日開始作抵抗的積極活動。這個復興中國民族，完成中國獨立自由的機會，切勿輕易坐失，總之，這是我們中國的生存關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燈下脫稿于南京

日本國情面面觀與我們的主戰要求

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上的反映

莊心在

日本以蕞爾小島在近年來之所以能「飛黃騰達」一躍而儕予國際列強之列，而且時肆其暴行以壓迫劫掠老大中國者，並非其本身之組織如何進步完善，足以凌駕大國而上之也，實在純由于時勢所造成，這個並非我過作解嘲之語，儘可以從外來的影響和內在的驅迫兩方面比較觀之，便可知余言之不謬。

第一，自外來的影響而言，中國和日本同樣的以生產落後的國家，給外來的歐洲資本主義侵入打開了舊有的社會特性而造成世界市場，但結果日本漸漸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路徑，跟着歐洲資本主義亦步亦趨，中國則終受他人的侵略壓迫，且淪于殖民地的經濟狀態，這理由除了中日兩國社會構造及自然條件各不相同以外，最大的原因是在兩國和外國資本主義接觸的時機不同，中國的開港比日本早，那時在東亞的國際關係還很單純，所以中國便直截地在英國重砲壓迫之下被動的打開；日本的開港比中國遲十五年，那時亞洲的國際關係，沒有從前那樣單純，俄、法、美、德和英國都想在亞洲保持勢力的均衡，日本鑒于中國的教訓，使自動地在列強相互牽制下開港，因為這時間的不同，自動被動的區別，是以日本便自由發達了他們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中國却被迫着走上殖民地的路徑。

第二，自內在的驅迫言：日本地狹土瘠，土地之可耕種者少，但自資本主義漸形發展以來，人口驟增，自然增

加至大，國內的食糧不足供其消費，于是便發生了致命的人口對食糧壓迫問題，欲解決此生死問題，他們便想求之他國，輸入糧食，移出殖民，爲便於二者的施行，在目前情勢之下，自非濟之以國家力量不可。所以日本國家力量的膨大，完全是由于人口問題的驅迫，使其不得不然。若中國則資本主義的侵略，素有吸血之稱，其害雖烈，其來也漸，以中國疆土之廣漠，民性之濡滯，自不易濯然警傷，一旦豁然覺悟則已病入膏肓，治之維艱了。

但是日本是否真的日進于文明呢？完全不然，日本現在是完全處于資本主義的矛盾裏面，只有在外面撐着一個富強的空架子，其內質盡是混亂，衝突，到處表示着不安定的局面，經濟上的紛亂支絀，社會上的階級衝突，這些都隨時有爆發之可能，只不過在資本主義的統治暴力之下勉強地掩蓋抑壓着罷了！本文且把這些擱置不談，祇拿他們的政治組織來剖析，已可以看出日本底蘊的怎樣腐敗反動机障不安了。

日本的政治，本極野蠻幼稚，迷信「君權神授」之說，實權操于元老階級，雖有憲法，但效力僅止于點綴裝飾，于人民之權利義務無絕對的保障，雖有選舉，但既嚴加限制，又復賄賂公行，故貌似允予人民參加，實則盡受官僚操縱，腐敗窳陋無可諱言。而其最奇特，反民治者，厥維其國內軍閥在政法上的地位超越，蠻橫狂暴，一意孤行，于此次東省事件中，尤暴露無遺。

日本軍閥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占獨特的地位，純粹是由于歷史的慣行而成立的原則。因爲依日本憲法上之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統治全國，執掌政權，爲統率海陸的大元帥；陸海軍的統帥大權（即兵馬大權）是由天皇藉「軍部」各機關獨立行使所謂「軍部」就是陸軍所設的參謀本部，海軍所設的軍令部，及元帥府，

軍事參議院等特殊機關的總稱，換言之，便是一切軍閥的總組織體，爲天皇的幕僚機關，專爲參劃國府用兵之大計。凡海陸軍官吏的進退，及有關軍令事項，均由海陸軍大臣或參謀部長，軍令部長等單獨上奏，名爲「帷帳上奏」。內閣無權過問。內閣中的海陸軍大人亦限于軍人，文官不得充任。

在日本明治十一年十二月設置參謀本部，便確定了統帥獨立權的地位。至明治十八年十二月規定內閣的職制時，又承認了參謀本部長的帷帳上奏權，這便是傳統上軍部獨立的山來，又在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頒布內閣官制時，在其第七條中，曾明言「事關軍機軍令而上奏者，除依天皇之旨交付內閣者外，應由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報告內閣總理大臣。」這就是軍部在獨立日本國法上的根據。

由上所述，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既爲內閣之一員，同時又爲軍部的一部份，所以陸海軍大臣遇內閣與軍部意見不一致時，事實上決不會反對軍部的意見而贊成內閣的意見，假如陸軍大臣或海軍大人中有一異議，則開議的決定不能成立，所以實際上內閣不得軍部的同意，決不能與軍部所立的計劃，爲反對的決定。而軍部之計劃，事實上便有拘束內閣之力，內閣必須予以贊同而不得示以反對。萬一內閣與軍部的意見不一致而欲強行其計劃時，則內閣縱使在衆議院佔有絕對多數，縱使國民的輿論怎樣一致擁護內閣，終也不能抵抗軍部，而內閣的運命或反因之陷于危殆之勢。這理由于上面已說過的，內閣閣員中的海陸軍大臣，必須以軍人始能充任，倘使內閣與軍人持反對的態度，陸軍或海軍大臣辭職以後，則軍部方面團結一致，沒有人再肯繼任，這樣，縱或議會及國民想要支持牠，也決難免于崩潰之一途。而況軍閥同時又有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貴族等爲其後盾，

在社會上亦儼然成爲一種特殊的勢力。

往年西園寺內閣因爲否決陸軍所立的二師團增設計劃，大招軍部的反抗，雖擁有衆議院的絕對多數，但亦終不能免于倒潰。前年民政黨濱口內閣繼田中而起的時候，日本財政窮乏，有整理的必要，民政黨以金融資本爲後援，而一般擁有金融資本者都渴望財政的整理，故濱口內閣上台後，即着手于財政的整理而不得不對內取緊縮政策，對外取比較和平的態度。但這種政策不是軍閥所歡迎的。因此，去年濱口內閣因內外情勢所迫，不得不對美稍稍讓步，簽訂倫敦海軍會議的軍縮條約，而軍閥便公然以此爲反對內閣的資料，發生所謂「統帥權問題」，以爲按照軍令部條例的規定：「軍令部長參與帷幄機務，參酌關於國防用兵」，則在倫敦會議決定國家兵力，內閣必須徵求軍令部長之同意，始可訓令代表簽字。今軍令部長對條約內容，曾表示不能同意，而內閣仍電令代表簽字，這便是侵犯統帥權的獨立，這樣便引起了內閣與軍閥「帷幄上奏機關」很大的衝突。後來濱口雖挾議會大多數及輿論贊助政府之力未曾屈服，但亦幾經彌縫疏通，始得免倒潰的危險。但到去年十一月終于被刺，刺客爲「愛國社」所遣派，而所謂「愛國社」者，即是一部份軍閥組織的團體，日本軍閥在其國內的專橫及陰險情形于此可見一斑了。

由上所述，可知日本在名義上雖號稱立憲政治，但實際上還是受軍閥勢力的支配，現出二重政府的奇妙現象。夫所謂立憲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關於國家的一切政治，必須有一最高政治機關，對於國民尤其是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對議會負責任的機關，便是內閣，所以國內一切政治，除司法權在性質上有獨立的必要外，一切均

屬內閣的主管，議會向內閣問其責任，這是立憲政治的當然原則。依此原則，海陸軍亦當然在內閣總理的統轄之下，其行動自應由內閣負其終局責任。乃日本雖以立憲爲名，而軍閥專橫跋扈，與內閣形成對立的地位，甚至侵入政權範圍左右內閣的運命，使國家政務，多受牽制，二重政府的現象儼然存在，這實在是任何立憲國家未有的怪現象。

這種怪現象在這次日軍強佔我東北的事件中更完全暴露無遺了。

日本的軍閥，原是封建的餘孽，他們所畏懼者，僅屬封建的最高首領的元老，迄於今日，元老已凋零殆盡，於是軍閥更暢所欲爲，肆行其對華積極侵略手段。中村事件消息傳播以後，陸相南次郎即小題大做，對各師團長作煽動的演說，借題發揮，益形硬化。不久便有朝鮮關東軍兩司令官獨斷地調動軍隊，不向政府請示之事，在閣議中外陸相之爭執，亦爲公然的事實，軍閥方面由南陸相與金谷參謀總長一致議定對華取斷然的態度以解決三百餘件之懸案，而幣原外相之態度以爲應根據外交政策處理一切，無須發生軍部方面主力之硬化新訓令，但軍人橫暴，制止無方面主力，使日本外交官吏，不能不公然作「軍事行動，外交官無法制止」的無恥宣稱，深刻暴露日本政治組織脆弱簡陋，不足以約束國內軍人。近日雖以慌於列強干涉，軍閥方面亦不敢不稍斂形跡，而外交官方面亦示屈服，兩方面似已形一致，但二重外交的現象，終難掩蓋，軍閥難馴，隨時有蕩檢踰閑的暴動。即如對國聯態度，外交人員尙知顧慮國際感情，強詞奪理，作浮表之敷衍辯詰，而軍閥則一意孤行，甚至有一不能接受國聯決議之調停及裁斷，不待已時即退出國聯亦所不惜」等表示，其蠻橫溢於辭表，足見軍閥稍形

歛跡，爲目前之暫時的現象。如國際形勢趨於嚴重，則軍閥之終將不顧一切，倒行逆施，毫無疑義。到那時就是形成軍人專政的政治形態，不然便會激起國內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促成軍閥的崩潰，總之在號稱立憲國家，而猶有此軍閥干政的怪現象，此實足以暴露日本政治組織之窳敗幼稚，貽譏於世界各國，非特不足以言文明，抑且尙未脫離野蠻之遺留，大反民治精神。但日本軍閥之遺留已達最後之反動時期，自趨於崩壞，必不在遠；而日本之革命大衆，素多不直軍閥之行爲，或者便因此次軍閥之暴行，引起革命之洪濤，剷除此唯有日本僅存的軍政分割制度，而重建比較進步的政治組織，也未可知。

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於中央大學

附註：本文所有新聞事實概據國聞週報紀載。

日本侵略滿蒙的必然性

茆玉塵

日本侵略我國，冀圖以三師團之衆，宰割我東北數十萬方里的滿蒙，這個野心，居然在目前暴露了。自從明治維新，伊藤博文任總理時，即處心積慮，一手制定下這西進的大陸政策，以爲萬世不易的傳國之寶，此後日本無論在施政方面，或外交方面，尤其關於東亞的問題，都本着這唯一的方針處置一切，同時又督率全體國民，嚴厲地向這個目標去奔馳，數十年來朝野上下，一致傳統地奉守惟謹，又經過歷次修改和增訂，直到田中義一更進一步地發揚成功所謂「滿蒙積極政策」，於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乃成爲有步驟的系統的連鎖，情勢愈趨於恐怖而尖銳化，東省事變的發生，就是這樣在澎湃的狂飈怒濤中而爆裂的。

牠的所謂「西進主義」，當然在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上，不僅單純地以滿蒙爲限，牠是認定整個的中國疆土，做牠一貫的吞併的對象的，不過牠底大陸政策的發軔，却要從在地理環境上最便於宰割，而在經濟的立場上又最易於控制的滿蒙來着手；關於這一點，田中內閣在他上奏天皇的計劃中，已經很顯明地告訴了我們。這一次日帝國主義竟敢不顧世界公理和正義的存在，而用強暴的武力侵佔我國領土，自然是牠認爲滿蒙積極政策的時機，已屆成熟，像箭懸弩上，不得不發了；本來今年我國各地洪水爲災，共匪到處滋擾，再加上疫癘流行無已，國民經濟正陷於極端困窘的境地；政府方面，又正在勞心積瘁，忙着籌賑和戡亂的工作，對於東

北內部的交通路網，和實業開發的整個計劃，與夫邊防四周的軍事準備，完全無暇去規度或實現；日本借此時機，乘虛大掠，移兵內犯。當然在稍微明瞭大勢者的眼內看來，是應有之舉，無足奇怪的；同時就國際方面最近局況，再作一度鳥瞰，那麼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目前俱蒙受着工人失業，生產過剩，和金融界流通枯澀的種種危險，及其他關於國際政治問題的不斷發生，與其不景氣的現象日漸恐怖，大家也自在那裏殫心竭力，以謀本身困難的解決，更沒有餘剩筋力，顧慮到遠東的糾紛，這種千載一時的良機，也是給與日本以堅決地採取暴力侵略的重要的根據。

我們就機會上的分析，日本這狡黠之徒，總算邀了微天之幸，可是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因為每個政治或是民族的問題，富於時代的綿延性，和在至少的可能範圍內會引起莫大的糾紛的，牠底潛伏的根源，一定是很複雜而強固；從這一點研究觀察，我們似乎不應忽略關於日本侵略中國根本原因的檢討，和這原因構成的幾種重要元素的解剖，日本與中國在歷史上的關係，我們不必細說，單就近四十年來，自中日戰爭以後，所發生的一切政治問題，作一個總結算，恐怕我們會在每個問題的血管內，能找到同樣的單純的基本血素吧！而且這種血素，在日本七千萬民衆的心房內，盤旋了六十餘年（自明治迄今爲六十六年）恐怕還沒有培養得成熟吧！這血素的個性，自然是很強固的，並且內容也異常複雜；這在時代上牠是等量齊觀地綿延而活躍，從牠的無規律的暴跳上，大和民族便要刻刻搜尋細微的機會，將他們底毒汁，向我們中華民族拼力地噴射，那麼這正是日本爲什麼要在每個案件上，希圖把事態擴大下來的正確的答案了。

無論事實變化得怎樣複雜，血流激動得怎樣暴戾，我們祇須將其根本的動力把握住，一切陰謀鬼蜮是不難儼然自供的，這裏所說的動力，便是站在世界帝國主義角逐場上的日本，所認為出於自衛手段而侵略滿蒙的必然性的力，由這力的苦痛的驅遣，日本雖做出穿窬走壁明搶暗偷的盜匪行爲，亦在所不恤的，我們知道日本在其自然的條件上，自始至終就蒙受兩種最大的困難，無法解決，一種便是地理環境的束縛，一種便是人口急速地增加，因為地理環境的束縛，便使日本不能成爲絕對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人口急速地增加，便使社會的經濟組織破壞，一切成爲畸形的非健全的發展，工業革命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既已爭先恐後，羣在世界上經濟戰中謀立一確固之基礎，日本欲步武列強，當然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窠臼，可是天然的國內機器和生產的原料，都感缺乏，事實上使牠不得不擇定財富充斥的滿洲，爲一切原料的供給地了，同時跟着地理環境發生的人口問題，也正好藉着開發滿洲經濟事業的合作美名，而作爲收容所了；自明治維新，日本即以滿蒙能否獲估，爲其國運盛衰體驗的表徵，牠苦心孤詣地在南滿沿海一帶，經營着軍港交通會社和墾殖的各種工作，即欲以武力爲根據，實行其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和培植其經濟上優越的勢力；我們假使明瞭牠的暴力後面，有這兩重切膚之痛的障礙，做了背景，那麼這樣積極的慘酷的行動，自然在日本方面要認爲正常的防衛手段的；但這裏根本的原因，還不止上面所說的自然條件的兩點，在現時世界工業資本發展的情勢之下，唯一的是要佔據未開發國的市場，和其林礦農產各項利源的榨取，過去的荷蘭和現代的英法美德諸國，無一不是由殖民地的原料供給，與經濟落後的國外市場的佔有，而將國內工業資本發達起來的，依賴工業振興爲社會

民生基礎的日本，當然不肯甘居人後，目前日本所認為最切要的問題，即在如何能把國內工業經濟的發展，得一個根本的確定，以便與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相抗爭，因此日本在政治上的一切措施，也是以國民經濟問題，做了中心骨幹，處處要想打通了一條出路，以冀成爲支配全世界經濟力的權柄，尤其日本的武人軍閥做了政權的操縱者，他們這樣的企圖，格外急迫，他們的暴戾氣燄，立刻可以把日本政治驅出軌外，成爲一團迸射的烈火，當然最近東的滿蒙，是他們早目爲發展國內工業的最靈活的鎖鑰，也是他們要想支配世界經濟勢力的第一步樞樑，在這些武人軍閥的心目中，是恨不得隨時把來截斷而宰割的，我們就上面提出的關於日本侵略滿蒙的根本原因，或者說由這原因所生出的根本動力，即所謂構成日本目前最大問題的兩種困難和兩種潛力，仔細去觀察一下，我們大概已經明瞭這樣暴力的根據了，以下不妨再分析開來申說，作爲系統的論列。

大底海洋國家，都不能在農業上形成特殊發展的方式，至少她祇不過借農產物爲調和社會生計的副品，或者牠還停滯在初期農業經濟的狀態中，尙沒有到完整的社會的進展，再不然牠便要自始至終實行閉關保守，不與世界交通的政策，但這是不可能的，日本在美利堅軍艦衝入了海港之前，也許仍就借着犁鋤工作，維持社會經濟的生命，可是到了海禁大開，重商主義風靡一時的時候，乃不得不翻然改途，而從事於海洋貿易的擴張，爲什麼呢？這就是日本以羣爾四島，地土既然褊狹，又接近於北海道的嚴寒地帶，事實上斷無農業發展的可能，欲圖與列強在經濟上並駕齊驅，祇有努力於工業改造，重建立新的社會基礎，然而這一層又發生種種條件上的困難了，工業推進的原動力是根源於煤和鐵，日本掘遍了境內各個礦山，也無論如何找不出偌大的數

量來，以供應用，並且牠任何一種礦產物，在世界的產量中，都佔不到配稱數的地位。牠根本受了這兩個重要因素的限制，是異常痛苦的返觀我國滿洲地下埋藏的豐富煤則在十五億噸以上，鐵經開採後，尚存留七億噸之多，其他礦產物，更是不計其數，日本焉有不詫訝嗟嘆，欲得而甘心之理，再加上本國環境不良，時時發生地震，和火山崩裂的危險，使人民生活上，得不到安寧的保障，這種天然的災難，日本祇有惴惴自虞，度着朝不保夕，提心吊膽的暗潮，沒有方法可以補救，可是牠又何嘗不想快快找到一處華美而適當的天府之區，以樹其帝國永遠昌盛之基，一方面民生社會，可以得到安全平穩的發展，一方面工業製造上的原料，也獲得源源不斷的取給，以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兼驅並進，坐享經濟的優權，尤其重要的，因農區狹小，和地理氣候限制而發生的食糧缺乏問題，到這時候也得到滿意的解決了，因此日本積極侵略滿蒙，正是事實上必然的趨勢，在這計劃未實現以前，日本是異常惶遽急迫，眼看着一切重大困難，而束手無策的。

除去地理環境上必然的要求；日本非出於積極行動，無以應付外，那麼第二點的困難，在歐美各工業國家，都已認為形勢嚴重，而對於日本尤為迫不待緩，急欲解決的，莫過於人口問題，假如馬爾薩斯所倡導的人口定律，還沒有根本被否認的話，則人口累增在其時代的綿延上，永久不斷，是一件不可隱諱的事實，由人口增加速度之猛進，壓迫而且超過食糧供給的必要限度，困難就在這裏發生了；我們且來看一看人口在日本增加的情形，究竟怎樣？據一八七三年人口調查總數的統計，不過三三，三〇〇，六四四人，過了二十五年，到一九〇〇年的時候，乃增至四四，八二五，五九七人，再過二十五年，到一九二五年，人口增加的數字，便一躍而為五

九，七三六，七〇四人，最近增加的情況，雖無確實的統計數目可憑，但以其生殖率與死亡率比較看來，實屬有增無減，一九二六年生殖率即超出九四七，〇〇〇人以上，從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十載之間，純增加率為千分之六九，依比例至一九二九年，當為千分之八十，故目下應在七千萬人口左右，以日本人口增加之速，如其可懼，而其食糧的供給，是否能夠充分無虞，關於這一點，我們祇須考察主要糧食的米這一項，就可以知道，日本境內除去山林地帶和寒冷不合農作物生長的北州樺太諸島外，能闢為氣候土壤俱臻適宜的農業區域，可算極度的稀少而有限，耕地祇有六〇六，五一六，五〇〇畝，裡中合於種稻的水田，也不過三一〇，二〇一，一九〇畝，平年的收穫，都不敷人口的消費，即就一九二〇年算是日本空前的大豐年而論，猶有一百八十餘萬石生產不足的數量，至於次要的食糧大宗，即大麥小麥和裸麥，祇言耕地面積，亦有逐年減少的傾向，其他若大豆甘藷馬鈴薯等，據日本農林省調查，自一九二六年起也是逐年減少，產量自然不能保持原有最低限度的狀態的，所以日本政府現在極端注意食糧生產的擴張，以期調劑人口增加所發生的危險，可是這二重矛盾相互的箝制，即一端繁榮，一端萎縮，造成日本社會經濟極度恐慌的局面，無論怎樣設法，也不會圓通周到的，無已祇有從事於移民的努力了，日本移民政策，自始就積極進行的，最初有所謂東進政策，及南進政策，但於華盛頓會議之後，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風起雲湧，更容不得外人插足進去染一點指，拈一塊肥，日本的東進政策，乃不得不因移民的限制而打銷，南進政策，雖因臺灣被佔，實現一部，而富庶廣袤的南洋之區，又遭受着莫高葡法諸國的嫉忌，未能充量貫徹，所以唯一的祇有向近鄰滿蒙謀積極的拓殖了，何況滿蒙財源既富，而官員遠

關，居人稀少，更多有容受性呢？最近日本以韓人儘量遷屯於滿境，而以本國過剩人口，分佈安置在朝鮮內部各地，就是牠實行間接移民最巧妙而奸黠的政策；據近年東省移民調查之報告，移入境內的韓人已達一百三十餘萬之衆，而日人之居留者，亦在二十一萬以上，於此可知日本已把滿蒙當作牠唯一的殖民地了，現在滿洲唯一的經濟組織中心，南滿鐵路株式會社，除實行其經濟的侵略手段外，又替日政府包辦着移民和墾殖事業，這個機關，日本非常重視的；我們要知道如歐戰後法國所感受人口缺乏的苦痛，固非國勢昌盛的象徵，但人口顯得過度的膨漲和過剩，社會經濟的一切組織，免不了要爲其破壞的，這種騷擾，尤覺可懼，法國既以獎勵生殖恢復其戰前的隆勢，日本也常以積極實行移民，作爲圖強致勝的應有計劃，這樣對於滿蒙的侵略，自是形成不可斯須緩忽的局面。

以上祇就自然條件所發生的兩種困難，觀察日本步伐緊湊的必然趨向，再從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研究，那麼最切要的經濟問題，也是日本目前急待要解決成一個系統的方案的，現在牠國內整個的經濟組織的方式，差不多完全建築在一貫的工業資本擴張的基石上，從這條道路的進展，日本實際所遭土地狹隘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困難，也可得到部分的解除，因此工業資本活動的潛力，無形中就在日本民衆的心腦中，日漸強固起來，變爲中心的考慮目標；農業區域的逐年減少，大半是這樣發生的，不過這個激發的轉機，多少帶一點危險性，那即是由工業振興而發生的原料供給，市場獲佔，和資本流通諸要件，都應在事先有充分而適當的解決方法，才不致流入經濟前途僵滯的恐慌，但這些重要條件，日本是否已經措置得安備無缺？還待考查，固然現代各國

蒙受着世界廣播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怒潮，都相繼爭先恐後，急起直追，逼迫日本也不得不棄其固有，捲入同一個漩渦去掙扎奮鬥，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在城市工業勃興，農村社會衰落的情勢，將要來到，民生和經濟確定的範圍，顯然地要另向一個新的局面去謀擴充，日本假若不能把這些條件，權量出一個穩當的保證，前途是異常危險的，因為舊的經濟方式，既歸破壞，新的生產基礎，尙未安固，正是青黃不接，變化莫測之時，社會民生勢必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但當困難未解決之前，日本早把生產落後的中國，作為唯一的對象，在考慮了，實際中國社會的根本組織，到現在還未脫離封建式的農業經濟的基點上，主要的機械工業，固然沒有大規模的系統的構成，即極簡單而易舉的輕工業，如織布紡紗之類，尙大部份仰仗外來的供給，洋貨品成爲社會上普遍的流行的需要，日本在中國佔有市場的勢力，可算日有進展，這幾年日本工業的高度發達，幾可與歐美先進資本國家相抗埒，也未嘗不是中國民衆的大量消費，有以啓之，如果中國一旦抵制日貨，日本的經濟界是異常恐慌，工廠和一切生產機關，立刻不免要停頓的，所以中國市場的提供，和日本工業經濟的發展，是有生死相連的關係的，尤其尙未開發的富源地的滿洲，對於日本最便於各種原料的榨取，把牠們帶回國內，製造成商品，再來佔據中國的市場，剝奪中國的利權，這樣在日本方面，資本就易於流通，一切困難，就迎刃而解了，日本五大銀行的獨占趨勢，及其盡力於滿蒙的投資，即可見其侵略之一斑，而滿鐵會社之組織，更是日本政府和本家上下一體重視的經濟集團，以便控制滿蒙整個的生產及交通事業，負有英國對印度所籌辦的東印度公司的重大使命，我們祇要看日本實行金解禁政策後，所有金融商業資本，完全向中國儘量輸出，就是一件極可憂的事情，其中滿

洲要佔二十萬萬日金之多，滿洲在經濟的立場上觀察起來，實際已歸其統轄了。

日本的經濟背景，既然這樣嚴重，牠的一切解決方策，無一不要借政治手段作為利器的，換言之，即政治上各種問題，都是由經濟成因的發動而顯現的，證諸已往的事實，日本對中國歷年所行高壓的外交政策，皆有其經濟侵略的一貫的動力，各項條約的締結，沒一件不是替日本經濟侵略，開一個長驅直入的門戶，日本政治家終日所計慮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密而冷銳的鵠的，尤其緊要的，日本政治的權力，自始即掌握在軍閥武人的手中，這個情勢，格外危險，牠的帷幄上奏機關，是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的四大合成，不但不受內閣調度節制，並且依牠實際潛力的發展，還足以支配內閣的一切施政方針，軍閥的心理，我們素來知道是最富於侵略性的，他們唯一的圖謀，是擴張自己的地盤，豎立一派的勢力，他們祇顧貪慾利得，絲毫不計及國際情勢和世界輿論的，加之日本受地理環境的壓迫，種種經濟的和人口的恐慌，相並發生，更促成軍閥磨牙礪爪，急欲一逞的野心，過去田中義一即為軍閥派之首領，他苦思焦慮，手訂下滿蒙積極政策，以代全體武人張目，造成他們一派的驕縱氣概，濱口內閣稍微削減一些軍備的預算，尚遭了他們的仇視，竟被宵小刺死，所以日本整個的政治權力，簡直完全為軍閥所操縱，各派重要政黨，如政友會，民政黨等，祇不過仰承他們的意旨做一點事，不然，便要根本受排斥的，他們最大的企圖，是要用極專橫而慘酷的手段，先吞併滿蒙，然後按步驟地滅亡中國，以擴張其武力，漸及於世界，無論他們的迷夢，是否能夠實現，總之，他們在政略上，已經預定下這種計劃，斷然地進行，這次東省事變的主動者，南陸相和宇垣總督，即是繼田中而起的軍閥派首領，便是一個顯明的例證，論者

謂今後日本的政局，將更呈其險惡的不穩定的形勢，因為軍閥的權力，日有所長，自然這是經長期觀察後，確切而不移的結論。

綜上四點所述，即從地理的，人口的，經濟的，政治的，諸背景來考察診斷，我們在在可以看得出日本侵略滿蒙自有其條件上和事實上必然的傾向，不過滿蒙是我國東北的屏障，財源最富的區域，我政府民衆，在此嚴重的情勢之下，應如何上下協力，設法維護牠的存在，保全固有領土的完整，以避除一切暴力的侵害呢？

十，卅日晚於中大。

日本北進政策下之東省工業

阿部勇原著
方保漢譯

緒言

關於最近二三十年前的滿蒙工業，實一無足道。比較知名的滿洲的舊有工業，不外燒鍋，製粉，油坊，製紙，窯業，製絲，皮革等數者，可是這都不過是僅能滿足地方的局部的需要的規模狹小的家庭工業。但中國本部的近代式工業，其勃興的初期，尚在中日戰爭後由在商埠上的外人經營開其端，而成於中國人自身的新式工業，實為一九〇三年以後的事。那末，在邊疆地域的滿洲，到最近還沒有什麼可誇讚的，那是當然的了。而況滿洲現在已成爲中國全國中有數的工業地，其發達的迅速，已足使人吃驚了。

一 近代工業勃興的初期

工業的進步，乃文化的象徵。而文化的恩惠，又因交通的發達而擴張。滿洲的工業，亦全受交通發達之賜，自一九〇三年中東鐵路全部通車後，北滿工業的萌芽初見，至日俄戰爭後我國經營滿鐵，乃大形發展。

從量的方面觀之，僅中國方面的工場，在一九〇三年不過爲五百二十二所，至一九一七年時，激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一所，前後十五年間，其增加數達三倍餘。如加以關東州，滿鐵沿綫的中日工場約三百之數，實達二千

以上，幾為一九〇三年的四倍。

再就質的方面——也就是從規模的大小上觀察滿洲工業的發達又如何？在關東州，滿鐵沿綫及中鐵沿綫，確有大規模的近代的工業的勃興。例如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六年間所設立的主要的製造公司，僅就關東州與滿鐵沿綫言之，已有下列的十餘個（資本大體以一九二三年左右為標準，上有「×」記號的，為中國人經營的工場）

(營口) 小寺油坊	一九〇六年設立	公稱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圓
(鐵嶺) 滿洲製粉股份公司	全 右	三、〇〇〇、〇〇〇
(長春) 中日火柴股份公司	全 右	三〇〇、〇〇〇
(大連) 中日製油股份公司	一九〇七年設立	六、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 三 泰 油 坊	全 右	三〇〇、〇〇〇
(周水子) 小野田水門汀分工場	全 右	本社資本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 川崎造船所分所	一九〇八年設立	本社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營口) 東亞煙草分工場	一九〇九年設立	本社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安東) 日 陸 公 司	全 右	三〇〇、〇〇〇
(大連) 滿洲石鹼股份公司	全 右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中日合辦本溪湖煤鐵公司 一九二一年設立

七、〇〇〇、〇〇〇

吉林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一三年設立

一八〇、〇〇〇

×(長春)裕昌源製粉工場 一九一四年設立

三〇〇、〇〇〇

(大連)乾卯商店製藥所 全 右

本店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

(安東)鳴綠江製材無限期公司 一九一五年設立

一、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鈴木油坊 全 右

五五〇、〇〇〇

(瀋陽)南滿洲精糖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一六年設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 右

一、〇〇〇、〇〇〇

撫順電業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 右

本社資本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所舉，都是資本較大的，至於擁有數萬元資本的，更不遑枚舉。據關東廳統計書所載，一九一六年的工場數(關東州內及滿鐵附屬地)為二百四十一，資本金五千五十五萬圓，一工廠的平均資本為二十二萬圓，對於滿鐵經營後滿洲工業的質的方面的發達情形，已可以思過半了。

在北滿方面，俄國因須供給由中東鐵道及旅大經營而激增的在滿俄人及多數軍隊的食糧，乃於一九〇〇年由俄人以資本三十八萬四千盧布，設立滿洲第一製粉公司(在哈爾濱，現在廣源監磨房的前身。)現在北滿製粉公司中首屈一指的松花江製粉股份有限公司，亦於一九〇二年出現(此公司本由中東鐵道設立，後方

將股票散諸民間，至一九〇三年，又在哈爾濱創設俄羅斯製粉公司，普魯金，奧斯特起洛埃公司，以及在寬子，一面坡等處同名的公司。厥後歐洲式酒精工業，亦由俄人企業家開其勃興的端緒，一九〇〇年在甯古塔建立的西利克夫及克支萊斯柯夫公司，一九〇三年在哈爾濱建立的斯普林靖克工場，其他尚有數處，亦於同時設立。

當日俄戰爭中，哈爾濱爲出征俄軍的主要後方根據地，因須於該地方購入莫大的日用需要品，遂促成了業突然的勃興。一九〇四年與一九〇五年間，很多的製粉，酒精飲料的釀造，石鹼，皮革，家具，機械製造等新式工場，先後出現。後因戰後經濟的疲敝及一九一三年中俄國境五十俄里的自由貿易地帶的撤廢（尤以影響於製粉業爲最大），此等事業，大部分繼續倒閉，但其後近代工場的新設，仍如雨後春筍。試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的開設的工廠，其資本金在十萬元以上的計算之，製粉工廠約爲二十，而油坊亦達十所。又各種工業中主要的工場與公司，約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	所在地	設立年度	資本金
廣記磨坊 <small>（後轉移於廣信公司）</small>	（俄）富拉爾基	一九〇七年	四〇〇、〇〇〇元
成發祥磨坊	哈爾濱	一九〇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獨利清磨坊 <small>（後來的雙合監磨坊）</small>	（俄）哈爾濱	一九〇八年	四〇〇、〇〇〇盧布
阿什河製糖公司	（俄）阿什河	一九〇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伊爾庫次克製粉工場	(俄)	哈爾濱	一九〇八年	四〇〇、〇〇〇盧布
俄國製粉公司	(俄)	哈爾濱	一九一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盧布
齊又林煙草公司	(俄)	哈爾濱	一九一一年	—
北滿製粉公司	(後與滿洲製粉合併)	(日) 哈爾濱	一九一三年	五〇〇、〇〇〇日元
呼蘭製糖廠	(中)	哈爾濱對岸	一九一三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發圭油坊	(中)	哈爾濱	一九一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裕太油坊	(中)	哈爾濱	一九一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卡巴爾克油坊	(俄)	哈爾濱	一九一六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巴薩誘夫巴西一巴斯磨坊	(以後的萬福廣磨坊)	(俄)	一九一六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元

除此等兩鐵道沿綫而白滿洲內地的中國方面工場觀之，亦如前所述在量的方面有可驚的發展，可惜所增加的，都不過數千元乃至數萬元的小規模企業，除下列五六個外，從未聞有大規模工場的創設：

長甯機器麵粉廠	(甯古塔)	一九〇八年設立	資本金二〇〇、〇〇〇元
牛莊厚發號毓記油坊		一九一三年設立	資本金六〇〇、〇〇〇元
奉天三畝油坊		一九一四年設立	資本金三〇〇、〇〇〇元
阜甯機麵廠	(甯古塔)	一九一三年設立	資本金二〇〇、〇〇〇元

永濟磨房

(瓊瑋縣城)

一九一四年設立

資本金一二〇、〇〇〇元

吉林茂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一五年設立

資本金三〇〇、〇〇〇元

總之，近代的大工業的發達與否，全視資本的大小和技術的優劣以爲斷。而中國現狀，在任何方面都感覺有缺陷。中國雖資源豐富，而國民的富裕者亦頗不少，但無將其財富轉化爲大資本之術。在先進國家，股份組織的企業流行，蒐小額之財而成爲大資本，以圖各種產業的發展，而中國人的性癖，總喜歡個人經營，乃至一族出資的小規模經營，至於集股份而成的大企業，則極其稀少，即偶有企圖，亦以經營拙劣，大部歸於失敗，以故中東滿鐵沿綫所有規模宏大的工場的大部分，都爲日俄人的事業，其他各處，亦無中國人近代工業的經營，實是毫不足怪了。

從此我們可知從質的方面觀察滿洲工業的發達，完全是中東、南滿兩鐵道所輸入的日俄的資本和技術的功蹟。且此兩鐵道，不特輸來日俄的資本與技術，同時，又設立各種的試驗工場，研究所等，以謀產業的助成，又中東鐵道尙經營札蘭諾爾煤礦，並注目北滿的煤礦，屢次舉行普通地質調查，同時又援助穆陵、鶴立崗煤礦的經營。滿鐵亦開掘撫順、煙台諸礦，供給爲工業動力的原料，對滿洲工業有相當的貢獻，因此我們對關於產業助成的滿鐵的設施，略作鳥瞰。

二 滿鐵的產業助成諸設施

中央試驗所 中央試驗所以關於滿洲富源利用的學術的研究爲目的，一九一〇年由關東督府繼承，於一九一七年分研究項目爲分析，應用化學，製絲，窯業，釀造，衛生，電氣化學七科，且在製絲，染色，木煤，耐火粘土，磁砂（玻璃的製造），煤油提煉，醬油釀造等試驗，有相當的成功。此外尙應人的請求而爲一般的分析試驗鑑定其數目逐年增加，如一九二四年度，合社內，關東廳及一般的，共計一萬一千餘件以上，其目的全在圖企業者的便利。

地質調查所 爲一九〇七年設置的地質課的後身，從事於滿蒙地質及礦產物的研究。雖非直接有關於工業，但其原料或可作燃料的礦物的調查發見等，亦與工業界以很大的影響。

公主嶺農事試驗場 係一九一三年所設置，乃以關於農林，牧畜方面的試作，改良，農法，農具，土壤，土性，肥料，的改良等的研究爲目的，曾於大豆，小麥，陸稻改良，甜菜育成，緬年，豚種改良方面表現其良好的成績。這雖直接與工業無關，但其間接及於工業的影響，亦與地質調查所同。

其他工業助成 爲產業助成之一部，如出資工業會社，或與以助成金，關於工業用煤方面，於一九二二年起實施借貸制以迄於最近（但自去年十二月起，無論是否工業用煤，撫順煤礦對每噸碎煤減低一元六角，塊煤五角，而廢去借貸制。）

三 歐洲大戰與滿洲工業的發達

如上所述，近代的工業，於特殊行政區域的關東州及中東南滿兩鐵道附屬地開始萌芽，而因歐洲的大戰，更有可驚的發展。尤其是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的日本人的企業熱。僅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三年中，資本金在五十萬圓以上的新設公司，就有下列的五十五所：（有×符號的，為中國人所經營）

大連

滿洲製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藤	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南滿製油	一、〇〇〇、〇〇〇	大和染料製布	二、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肥料	五〇〇、〇〇〇	大陸製粉	一、二〇〇、〇〇〇
東亞釀造	六〇〇、〇〇〇	滿洲精米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澱粉	六〇〇、〇〇〇	滿洲產業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火柴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紙	五〇〇、〇〇〇
滿蒙殖產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中華電氣工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
東洋石版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醬油	一、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精糧	一、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麥酒	一、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染料 五〇〇、〇〇〇

南滿礦業 三、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製鐵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坭燭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陶 五〇〇、〇〇〇

滿蒙釀造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製油 三、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工業 五〇〇、〇〇〇

中日合併中華製粉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製冰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清酒 一、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機械 二、〇〇〇、〇〇〇

安東

×圓華火柴公司東廠 四〇〇、〇〇〇

鴨綠江製紙 五、〇〇〇、〇〇〇

滿鮮染料 社一、〇〇〇、〇〇〇

富士瓦斯紡織 社本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

滿蒙毛織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奉天化學工業 五〇〇、〇〇〇

奉天醬園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鑛山藥 一、〇〇〇、〇〇〇

興東公司安東工場 社本二、〇〇〇、〇〇〇

滿鮮製陶 一、〇〇〇、〇〇〇

奉天石灰水門汀 五〇〇、〇〇〇

奉天製麻 三、〇〇〇、〇〇〇

奉天窯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

對日問題研究

日本北進政策下之東省工業

一一〇

滿洲皮革

一、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冰

五〇〇、〇〇〇

滿蒙釀造

五〇〇、〇〇〇

滿蒙纖維工業

三、〇〇〇、〇〇〇

長春

滿洲製油

一、〇〇〇、〇〇〇

滿蒙製肥

五〇〇、〇〇〇

長春窯業

五〇〇、〇〇〇

東亞興產

五〇〇、〇〇〇

×天興福製粉工場

八〇〇、〇〇〇元

×雙和棧製粉工場

五〇〇、〇〇〇元

開原

中日合辦亞細亞製粉

三、〇〇〇、〇〇〇

撫順

撫順製鍊

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都是資本在五十萬元以上的至於資本為二十三十萬元的其數無慮在二倍以上。

又據關東廳的統計，在卅內及滿鐵附屬地，於一九二〇年末的工場總數為五五五，資本為一億九千萬圓，一工場的均平均資本三四二、〇〇〇圓，以之與一九一六年的均平均資本二十萬圓比，距離不過四年，而其發達實可驚人。

中東鐵路沿綫，以哈爾濱為中心，而有種種工場的設立，其原因係由於歐洲大戰中的食糧缺乏，以故油坊

製粉業特爲殷盛

而於滿鐵沿綫的場合不同，成於中國人的經營的事業，亦頗可注目。

原來俄國自身，毋甯說她是一被投資國，其投資力原極薄弱，又因參加大戰，無暇顧及海外投資，尤其在革命勃發後，投資能力幾全失去，中國資本，乃少去一激烈的競爭者而日形進展。

但無論資本上與規模上，究不能與南滿抗衡，自五六萬圓至十萬圓內外的占最多數，油坊方面，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十二年間的新設工場數六十一所中，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六年間所設立的爲三十四，而一九二〇年所開設的，卽有十三所之多。製粉業方面，僅哈爾濱一處，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四年間，新設十八工場。至一九二三年頃以哈爾濱爲中心的中東路沿綫的新式油坊約四十八，資本約三百六十萬圓，一晝夜生產能力爲豆粕九萬二千枚，豆油四十六萬五千斤，新式製粉業工場約三十五，資本約四百五十萬圓，一晝夜生產能力約十萬波特（譯者按：一波特約爲二十七斤）。

除以上兩地方外，中國方面的工業，其詳情不得而知，主要的約有下列數者：

工場各

設立年份

資本金

所在地

（奉天小洋）

奉天純益纜絲公司

一九一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元

瀋陽

（奉票）

奉天紗紡廠	一九二三年	四、五〇〇、〇〇〇元	瀋陽
德增磨房公司	一九二二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齊齊哈爾
永業廣磨房	一九二〇年	一七〇、〇〇〇元	呼蘭
德昌磨坊	一九二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黑河
萬昌益無限股份麵粉公司	一九二〇年	一八〇、〇〇〇元	黑河
奉天惠燐火柴公司	一九二三年	四〇〇、〇〇〇元	瀋陽
增昌火柴公司	一九二一年頃(?)	一七〇、〇〇〇元	吉林
三明火柴公司	一九一九年	一八〇、〇〇〇元	青堆子
同益油坊	一九二一年	二二〇、〇〇〇元	營口新市街
振義生油坊	一九二〇年	五〇〇、〇〇〇元	營口舊市街
義昌慎油坊	一九二〇年	一五〇、〇〇〇元	營口舊市街

此外若安東、蓋平、莊河縣地方的柞蠶製絲、營口、安東、開原、鐵嶺、海龍、局子街、四洮沿綫等的油坊、營口、瀋陽的織布、織物的製造等數萬元程度的企業，亦先後勃興。

四 滿洲工業現在的悲境

其後在南北滿洲新設的工場，仍絡繹不絕，其中主要的如南滿洲的滿洲紡織（遼陽，一九二三年設立，資本五、〇〇〇、〇〇〇圓），內外棉金州工場（金州，一九二三年設立，資本六〇〇、〇〇〇圓），滿洲福紡（周水子，一九二三年設立，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圓），三菱油坊（大連，一九二一年設立，資本四〇〇、〇〇〇圓），大陸窯業（大連，一九二一年設立，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圓），昌光玻璃（大連，一九二五年設立，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圓），（北滿洲的普魯金高田釀造股份公司（哈爾濱，一九二二年工廠完成，資本約二、五〇〇、〇〇〇圓），雙合盛皮革工場（哈爾濱，一九二一年設立），裕慶德羅紗工場（哈爾濱，一九二二年設立）等。

然如上所述，因歐洲大戰而使質量方面共有可驚異的發達的滿洲工業，同時亦因戰爭終了後的恐慌而經營極感困難，不數年間，而破產者甚多。即擁有一百萬以上的資本的南滿精糖，滿洲製粉，小寺油坊，滿洲石鹼，奉天製蔗，大陸製粉（合併於滿洲製粉），亞細亞製粉（合併於滿洲製粉），中華電氣，滿洲麥酒，南滿製油，大連製油，滿洲製油，滿洲皮革，撫順電氣化學，興東公司安東工場，滿鮮染料安東工場，撫順製練，滿蒙纖維工業等，其中半數以上，已形滅亡，其餘亦大部將近破滅。又現存工場，亦氣息奄奄，將瀕於破產，能舉而繼續生產的，恐不出十數以上。以故最近關東州內及滿鐵沿綫的總工業生產量，不過為生產能力百分之五十左右，南滿重要工

業的任何一種，甚至如大連的油坊工業，其五十餘工場中，繼續操業的，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頃（近年來最旺月），亦衰落至三十餘處，僅擁有大資力比較無關於一般經濟界盛衰的滿鐵直接經營的鞍山滿鐵所的復活，以及煤油提鍊工業的創設，尙可差強人意罷了。

在滿洲的日本工業家，爲打開衰頹局面起見，乃於一九二三年頃發起滿洲生產品中在母國較少的甘草及其製品，製鐵品，毛織物等十六種物品內地（譯者按：指日本本部）輸入稅減免運動。我政府對此頗表同情，遂於一九二五年三月的議會中，提出關東州特惠關稅法案，此法案並即在議會通過，但其內容，與名稱一般所能蒙恩惠的，只限於關東州內的產物（毛織製鐵道，乃附屬地的產業，其包括在內的原因，係想抵制英國對日重要貿易品的鐵和羊毛的侵入。）除大豆油，硬化油爲內地以魚油爲原料的油脂業者所反對外（但在第二次議會中，即追加硬化油項，並附帶決議實行。）同法案免稅品三十種的大部分，除沙門德泥外，殆皆非生產品，與吾人的希望和差頗遠，這等物品的須受利益，殆不成問題，近來，方設法呈請追加大豆硬化油，玻璃製品，綿綵，黃麻織絲，黃麻製水門汀袋，特殊鋼及其製品，染料，以菱苦土及白雲石爲主材的建築材料，味噌等十四項，在一九二七年議會中，議決大豆硬化油及麻織絲製油希的減稅，黃麻織絲，非麻絲的油布製品，以菱苦土及白雲石爲使用原料的建築材料的一部，特殊鋼的一部的免稅。當一九二八年時，與此法有關係品的輸出額在三百萬圓以上，受利益的範圍，大形擴張。

此等工業界的不振，同樣亦波及北滿，在一九二三年，哈爾濱製粉工廠的半數，陷於破產狀態，今尙繼續不

振，終於只能達生產能力百分之五十。北滿二大工業中的其他一者，即油坊業，在一九二一年，亦非達全生產停止不可的狀態。僅中東路對於輸向海參威的豆油豆餅等運費的低廉，並在海參威設置豆油貯藏庫等斷然處置的援助，遂仍向復興之途邁進，但與製粉業同樣的尚不能發揮其全能力的二分之一。

綜觀以上所述，對於滿洲工業的發達，要為牠下一個簡單的斷語，則滿洲的近代式工業，由中東、南滿兩鐵道的日俄資本與技術的輸入開其端，而歐洲大戰實為其發展的一大機會。又自中日俄三國觀察時，則南滿的工業界，殆為日本資本的單獨舞台，北滿則以俄國自身為被投資國的原故，投資力甚為薄弱，而以參加歐洲大戰，更無暇顧及海外投資，尤其是革命勃發後，幾全失去其能力，遂使中國資本的活動，日進月將，但因戰後的恐慌，幾全崩潰，至今尚沈淪於無恢復的曙光的悲境。

五 滿洲成爲工業地上所有的缺點

滿洲的工業，與大戰後一般的恐慌同趨沒落。但滿洲工業的衰落，一般的恐慌是否爲唯一的原因？假使這是最主要的的原因，則在距大戰亦既十餘年，而尚沈淪於慘澹的狀態下，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於滿洲是否具備工業發達的諸條件？本文擬對此點加以說明，其主張的是否，暫置不論，對於滿洲在工業經營究具有如何的條件的攷察，以下滿洲工業的將來，實爲現今的緊急工作。

滿洲的工業，以與有長足的進步的我國僅隔一帶水相隣接，又從來中國的輸入關稅率，極其低下，以故欲

防日本工業的壓迫，事實上為不可能。雖自去年二月一日起實施新輸入稅率，但最低為七分五厘，最高亦不過二成七分五厘，對於工業的保護，頗不完滿，以故欲使滿洲工業發達，不得不比我國具有更優良的生產條件，其理自明，就作者管見所及，覺努力與煤方面，較為有利，而他方則缺點甚多。

原料 由上述的理由，故滿洲工業，有取其產物，使其直接成為原料的便利，但滿洲的資源，偏於大豆，高粱，玉蜀黍，小麥，木材，鹽等一方，紡織，毛織，製麻，煙草，製糖等的原料則頗少。而當此等原料由外國輸入時，大都在神戶，大阪等處起貨，而後運送各處，以故不但在運費與手續費上，受極大的損失，且因較日本購買機關的不完備，與交易的缺乏迅速，致品質與數量方面，皆有不得自由買取的困難。作者據一九二六年調查所得，如次表所列，當可知原料缺少的一班：

工業類別	工場數	所需原料額	其中外國產原料	外國產原料對於 總需要額的比例
染織工業	九	九、二四九、〇〇〇圓	五、七三〇、〇〇〇圓	六二%
化學工業	一五	一、九六一、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〇	五三%
飲食物工業	一〇	二、三五八、〇〇〇	一、七四一、〇〇〇	七四%
靴鞣製造業	六	二二五、六六五	一七六、〇〇〇	七八%

又小麥的收穫，因氣候而受極大的影響，且市價又被加拿大及其他諸國市場所左右，以故農民都傾向於大豆的耕作，大豆為滿洲農產物的大宗，已成為世界的商品，其輸出額甚多，而市價亦常高昂，以致本地的油坊

業者反有原料貴昂的苦痛，實爲可注目之事。

勞力 滿洲的勞動時間，比日本內地約長一小時，而工資反不過三分之一，以故勞力方面無疑的有很大的便利，但所謂熟練職工極少，大都未受教育，無責任心，缺乏團體的訓練，且移動率頗大，以故除如雜役般的簡單勞動外，能率皆甚低下，與勞動時間及勞銀相比，反形不利。一般人對此點皆有共同的感想。

燃料 撫順煤占南滿燃料的大部，與內地比較，平均較廉十分之二三，滿洲工業，以此爲最占優勢。但在內地使用撫順煤的工場，其價亦不相高，且內地工場，有選擇使用各種煤炭的便利，日滿洲冬期頗長，寒冷的程度甚高，較內地需要多量的煤炭，從這點觀察，則前述的利益，亦不得不略有遜色了。

電力 滿洲電力的高價，爲不言而知的事實，最近南滿電氣雖減低其價格，但與內地較，仍甚高昂。

工業用水 南滿的自來水用費，約爲內地的三倍，以故在不能便利井水的工場，這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機械的修繕 在滿洲除滿鐵外，機械工業尙未發達，以故所有機械，皆須仰給於日本及其他國家，如在破壞很大的場合，則唯有送至日本修繕，因本地所有修繕工場，不能應此不時之需，若大阪神戶的工場，則可於市中迅速地修理完竣，或自行修繕，因所需物品，易於收集。這點實爲滿洲經營上的大障礙。

金融 在滿洲的金融難，爲集各方面而成的事實，因大戰後滿洲工業的崩頹，銀行所受的損失極大，近來對於滿洲工業，表示極端的不信任。特產商需要資本甚多，而銀行爲安全起見，對於工業投資須有担保物的處分，這實爲滿洲事業進行困難的主要原因，就中工業金融，其窘迫的程度更甚。

販路 滿洲工業生產品的販路，與日本較，甚形狹小，且缺少伸縮性。日本的工業：（一）國內需要，逐年激增。（二）其市場，因保護關稅而得與外國品競爭。（三）輸出方面，可控制西伯利亞，中國，南洋，亞美利加等大市場，其結果一地方，購買力的減退，尚不致受致命的打擊。（四）因販賣機關的完備，事業家對於製品的發賣，可委託專門機關辦理，不但可注全力於生產方面，兼可共同為販路的開拓。（五）工業家以有相當的訓練，於販賣生產方面能受調和之效。（六）有較易於處分副產物的特長，販路常有擴大的傾向，又因此更可增加其販路的伸縮性。但滿洲工業，從以上所述的任何一點觀察，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滿洲工業的發達，為最近的事，因之其製品除油坊的特別企業外，絕少有輸出海外的。以故其大部分皆供給滿洲內部的需要，但以關東州內無稅或州內輸入稅減低，關稅制度的缺乏，使日本及其他國家易行減低貨價，以及因頻年政治的混亂與地方貨幣的暴落，而使購買力減退等，結果生產品感受販賣的困難。此販路難與原料蒐集難，同為滿洲工業上的二大缺點，以故企圖事業發達的人們，須於詳細的調查下，設法打破此障礙。

六 新輸入稅率與特殊工業獎勵法

以上已將滿洲工業的缺點，略作鳥瞰，但中國如恢復關稅自主權後，則至少在製造日用品的輕工業的發達上，有相當的希冀。因與輕工業（如紡織業即其代表）的生產價格有重大影響者，厥為工資，而不需要如重工業般（如滿鐵業之類）的大資本與優良的技術，故在後進國有易於勃興的希望。自去年二月一日起實

施的新輸入關稅率，實有重大的意義，雖然輸入中國的重要品的大多數，尙未抽稅至十分之一以上於最近期間尙不能表現其效果。

又中國對外期實現平等的一方法，爲提倡國貨與排斥外貨，尤其在易幟後的東三省，其排斥外貨（尤其是日貨）之烈，爲歷來所未見。這影響滿蒙中國方面工業的發達是很大的，三、四十年前中國本部的工業勃興，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國民政府，又於去年九月頒布特殊工業獎勵法，徵之中國過去此種獎勵的舊例，自然使我們懷疑有若干的實行効力，但如下列各項，實予中國工業有相當的好影響。亦即中華民國人民，所經營的係：（一）基本化學工業，紡績工業，建築材料工業，機械製造工業，電氣工業，其他重要工業。（二）輸出製造品的大部於國外。（三）自己的發明或輸入外國的新發明，於國內一定的區域內製造。（四）對於使用機械或改良手工而製造外貨代品中的成績確實佳良時，其獎勵方法：（1）允許於一定區域內，享受五年以內的製造特許權。（2）許可於五年內對此等貨物國營交通事業運費的減低。（3）許可若干年間材料稅的免除或輕減。（4）許可若干年間生產稅的免除或減輕。屬於前述的（一）及（三）項工業，得擇用或併用前項一至四各項。（二）項工業，得擇用或併用二至四各項。（四）項工業，得擇用或並用三、四各項，以無外國資本加入爲條件，由企業者的申請，經工商部的審查而決定。

一九三一、六、卅日譯竟

東省事變的原動力及國民應有的覺悟

王誦陶

這次東省事變的發生，從表面上看，似很倉卒急驟，然稍明東省及日本的情形，誰也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二十世紀裏的國家，不是政治的，而是經濟的。數十年來，世界上所發生的大事件，無一非經濟的爆發；歐戰時各主角如英法的擴張勢力，歐戰後協約國對德所加的壓迫，其目的何往而非經濟上的利益？日本對於東省不過以政治做手段，其目的還在東省的富源，換言之，日本對東省的最高目的，不在乎滿洲地方政府的產生，却在於東省經濟上利益的獲得，因為日本本國原料既屬有限，農產更形缺乏，工業不能順利發展；同時日本的人口問題和食糧問題均無法解決，並數年來成爲懸案的金解禁時期，亦且失却。國際貸借的將來，真可令人寒心！即此看來，已不知日本將何恃以立國。有謂日本非趨於經濟亡國的運命不可，也不得不認爲當然。若欲挽回其運命，除獲得東省經濟的利益外，實無他法，於是開發人口稀薄土地肥沃富源豐饒的東省，遂爲解決其國運的唯一祕鑰；故東北事件的發生，殆爲必然的事。

有許多外人——甚至有些國人——誤認這次事件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不幸事件，這種絕大的錯誤，便是昧於中日的關係所致。我們要知道日本是個時懷侵略大陸的島國，這次便是三百年來日本政客軍人所懷抱的大陸政策底發動。無論其導火線是萬寶山案也好，中村案也好，這都是觸發的近因，而其根本原因完全是日

本一種既定的政策的執行，是那政策表現的實際。那個政策有它的深長的歷史。不是一朝一夕決定的。於此，我們可知一國家一民族對外任何一種舉動，絕非偶然的，更非沒因沒果會得發生的，都是有它的很長很深的歷史做背景的。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是預先有精密計劃瓜熟蒂落的結果，已如上述。計畫是誠哉預先熟籌，可是今次日本的軍事行動，其原動力實由於少數野心軍閥的主動，並不是日本內閣全體的預定計劃。何以呢？因為事前南陸相一再召開幹部會議，出兵的論調，早經甚囂塵上，箇中秘密，首相外相又怎能毫無所聞。事變之前，猶故意姪妮作態，否認出兵論調的緣故，不過希圖避免以內閣全體名義負于犯國際種種條約的責任而已。總之無論若槻、幣原等對於出兵的意見怎樣，但在軍部方面，事前曾作種種預備，確是無可掩飾的事實。軍部方面，因中村事件，未得滿意的答覆，痛斥幣原外交，過於軟弱，久倡對華強硬政策。今次欲施用武力，特地先在東京方面，掀煽強硬對華的空氣，次即增兵朝鮮，參謀本部，隨派退伍軍人多名，來華作考察旅行，種種方面，都可徵實日本的處心積慮，確非今日始了。及至一經發動，二三天內，即將遼吉兩省，遙隔千里的重要都邑，同時掃數佔領，這並非由於其軍事行動的怎樣神速，却都由於事先一切計畫得充分，完密，和成熟，完全無可置疑的。至於外務省自不得不於事變之後，設法主持一切，顯見得軍事為主動，外交是被動。所以這次事件可說僅是日本陸軍省的單獨行動，而非日本內閣全體的意志。同時也是以武力為手段的軍人派戰勝主張深外交方法緩進政策或經濟侵略的文治派的結果。

這次日本的暴行，固然由於少數野心軍閥主動而致；實際上，并不這樣簡單，除此以外，還有日本的經濟背景，中國的社會現狀，以及目前國際的特殊關係，幾種勢力，交互影響，造成整個的基本動力。現在把這個基本動力分析開來討論：

日本的經濟背景——日本經濟的枯窘，已略見前述，茲再具體些研究一下。日本的重大的問題，要推人口問題爲第一。俄國戈路馮將軍，竟是說太平洋的國際問題，就是因日本的人口問題而起。大正十四年十月一日國勢調查的結果，內地人口總數，爲五千九百七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對於第一次國勢調查所得的結果五千五百九十六萬三千五十三人，五年當中，增加三百七十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九人，平均每年約增七十五萬人。從日本全版圖看來，是八千三百四十四萬人，新領土的增加率，比內地更高。更可驚人的，據最近內閣統計局所發表，一躍而打破新記錄，變爲每年增加百萬人之譜。人口的增加，即是民族發展旺盛的象徵，對於日本的將來，固然可賀，可是國土狹小而疲敝，且沒有瞻養的能力，這又是日本的頭痛病根之所在。自明治維新以後，其大陸政策遂相繼進行，但日本蕞爾小島，物產不豐，原料缺乏，其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開始便不得不帶有向外侵略的性質，可是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外侵略時，地球上未工業化的土地，大部早爲各帝國主義分割佔領，成爲先進列強的禁嚮了。環顧四周，惟有老大中國，堪爲侵略的對象。甲午之役，日本奪取朝鮮及東省的旅大，及部份的經濟特權。日俄戰後日本在東省的勢力，可說就在此時期中奠定深固的基礎。東省（及東部內蒙）的面積，幾及日本內地的三倍，人口却不及二分之一。從農業方面言，東省特產的大豆，高粱，煤炭，粟米，玉蜀黍，小麥，棉，麻等

均極豐富，就中尤以大豆每年生產二千八百萬石，占世界大豆生產總額之半，日本近年輸入大豆豆粕豆油三品的價格，總和常年在一億三千萬元左右。上述諸種產物使日本的食糧問題得到相當解決。次就礦產言，東省金、銀、銅、鐵、石炭，天然曹達，油母頁岩等均應有盡有。就以油母、頁岩、石炭、鐵，埋藏量為最豐富，據專家較可靠的估計，石炭埋藏量為十二億噸，可供日本全國四十年之需，鐵礦約三億噸，油母頁岩為五十億噸，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這油母頁岩平均百分之五的採油量，即以每年生產石油二百五十萬噸計，則有百年的壽命。此外如畜牧森林水產亦均極豐富。再從貿易上言，一九二七年日本對東省貿易額是六億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三千零十七海關銀兩，占全中國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計自一九〇八至一九二七的二十年中間，日本對全中國貿易有·〇二六弱的增加，而於滿洲則為五倍強的激增。但是日本的經濟還是一輩子不景氣，工業減縮到四成，失業工人達三百萬，日本人民生活程度本來就低，國家軍政費的負擔，視任何國為重，在這重重壓迫情勢之下，一般下層升斗小民，苦不堪忍，如年來東京大阪工人的騷動，勞資糾紛，層見疊出，北海道漁業的擾亂，各地農民的抗稅運動，以及朝鮮台灣的革命的此仆彼繼，在在迫使日本統治階級不得不急找解決的出路，唯一解決目前嚴重危機的出路，即是緊張對東省經濟的侵略，佔領東省是日本第一條活路，是解決出路最有力最有效的辦法。

中國社會的現狀——我國自從革命以來，反動叛逆，延綿不絕，幾乎無年無月不陷入循環戰爭的局面。復以其匪騷擾為患，國內黨派紛歧，實業不能振興，民心渙散不結，遂形成整個政治的不良；再加以入秋以來，淫雨

經月，江河氾濫，洪水滔天，災區遍十六省之廣，難民達七千萬之衆，全國生計，均在動搖，整個的中國陷入天災人禍，水深火熱之中。全國正集中力量救死扶傷之際，日本認爲這是天賜的良機，萬不肯輕輕放過，於是肆其慘無人道的乘火打劫，以滿足其曠世野蠻的獸慾。

國際的特殊關係——然而，日本的佔領東省，何以不在去年，也不待至來年，而獨爆發於今年呢？這固然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必然性，或侵略的最後階段；但我們要知道日本準備了好久而躊躇不敢下手的緣故，並不是有所怕懼於老大中國，却是礙於列國「權利均等」不能輕舉妄動，明白些說，日本始終瑟瑟足不敢猖獗的原因，怕的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世界各國的干涉，却喜今年時會來逢，世界各國，忙於自顧。英國的金融，因受法國提款的影響，大告恐慌；同時印度的自主問題，甘地的態度十二分的強硬，故現在英國正當多難之秋。美國商業蕭條，正在大不景氣的時代，工人失業和農產過剩，都是當前的嚴重問題。法德兩國，都忙於解決彼此間的經濟問題。意大利本因和約問題對法不滿，而棒喝黨懷有中興羅馬帝國的大志，因此招法國的憤嫉，彼此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故意國的態度是拔劍張弩，積極對法。俄國事先早有諒解，各不干涉；況且牠經共產革命大混亂後，現在好容易得到一個比較甯靜的局面，足使五年計畫付諸實現，怎肯輕失機會而問訊外事呢？各國既無餘暇來管東方的閑事，國際方面，必不能召致強有力的干涉，日本如看火的雪亮在胸，無怪其肆無忌憚地大胆舉事。

世界列強中，英美在東省的經濟勢力和俄國的五年計畫，尤爲促成今次東省事件的莫大動力。英美的經濟勢力——尤其是美國——已侵入東三省，日本在東省的勢力，雖較佔優勢，但英美經濟勢力一天澎湃一天

予日本的經濟嚴重的打擊。故日本趁歐洲各國正在鬧着財政恐慌，英美亦因經濟恐慌，無暇東顧的時候，實行東省武力侵佔，以保持其在『滿蒙特殊利益』。至於蘇俄，假使五年計畫成功，國營商業的發展，對外輸出的增大，不僅僅掀動了歐洲，而且寢假而進展到遠東來了。像今年蘇俄大批廉價商品出現於哈爾濱各地，要是蘇俄大批廉價商品出現於遠東市場，則日本的商業一定要大受打擊，故而日本不顧一切毅然決然地以武力佔領東省，同時這種佔領，是日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進一步的計畫。

國雖是臨頭了，全國的民氣，像湯樣的沸，火樣的烈，有的盡質其衣履以賑災，有的隻身請求入伍，有的破指絕食，有的毀身殉國，這種舍身為國的精神，象徵着中國必不致滅亡。但是亡國是慢性的，逐漸的，決不是形式上一時間的激昂慷慨所能挽救的；而況我中國地大人衆，日本一時吞併不了的，更非逞着一時的血氣之勇所能擲奪這個奇恥大辱。我們要知道日本的對華侵略，是日本既定的政策。這次東省事件藉使暫時解決了，以後日本的武力壓迫還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中日的危險還是依然存在的，普法戰爭後法國大政治家剛必大訓其國民道：『不必甚麼空話，只要牢牢記住德意志是仇敵，切實去準備復仇。』後來法國舉全國的力量以對付德國，終於歐戰一役，擲奪了國恥，那就是我國越王勾踐十年教訓十年生聚的精神。我們不必要復仇，因復仇也是人類的一種不健全的精神；然而自衛却絕對不可缺少。我們該把那個故事來做我們自衛的榜樣。自衛是民族天賦的權益，也是我們神聖的義務，可是自衛也是需要準備的，決不可以一輩子到有事時激動起來，事過後便置諸腦後。準備之道不一端，像添造飛機軍艦機槍大砲充實武力，整飭軍隊的準備，像增設道路鐵道以利軍需

軍隊運輸的準備，像充實邊疆鞏固國防的準備等等。這些都是有形的物質的準備，固也很是重要，但是無形的精神的準備，在今日情勢之下，尤其急切需要，而且無形的精神的準備比了有形的物質的還要厲害到萬倍。有形的準備，人家可得而見之，來設法抵制防禦，無形的準備人家雖欲抵制而不能，雖欲防禦而無從。所以我們特別要注重無形準備。無形的準備是怎樣？就是在中國全體國民，一致澈底覺悟其自己歷來的錯誤，從今日起，痛下最大的決心，痛澈革除昨日致亂積弱的病根，把從前錯誤的思想轉變過來造成完整健全的中華民國，日人自末由乘罅而入。這當然非旦夕間的事，所以需要準備，最緊要的首着，還在於國民能有真實的澈底的覺悟，沒有這種覺悟，決不能下任何一切的準備工作。最低限度凡我同胞應有下列幾點之覺悟：

(一) 養成民族意識——力祛自私自利的陋習

我國一般人民過去只知有家，家以外不知有他，國與民族似乎與他無關痛癢，不生什麼關係。他們看得像生命樣重要的是個人的幸福享樂，一己的地位權威，所以民國二十年來鬧的烏烟瘴氣，無日不在自相殘殺之中；社會凋敝不堪，民生塗炭已極，都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怪物作祟，但我們中國人，偏要拿他來奉為一個加官進祿發福生財的尊神。弄得家家鎮宅是財神，戶戶當門有官星，晨昏叩首，日夜進香，生活上必需的事業，常視為緩圖不肯努力；職分內應盡的責任，也常作俗務不去經心，恭祝官星高照，坐待財神臨門。原來中國自戰國時代以後，社會風尚，為之一變，大家相率於做官的一途，鬧的左看是官右看也是官，只見官的威風，不見官的責任。到了東漢末頁，這個擴大了幾百倍的官，完全受了錢神老爺的支配，變成了一種弄錢的工具，官愈大錢愈多，官與錢

就成了個正比例，於是這不怕無錢單怕無權的話，也就轉成一種顛撲不破的格言。作官的藉權弄錢，所謂富貴雙全，名利兼收。但官是士的化身，他倆有先後的關係，無性質的分畧，脈絡一氣，息息相通。所以不久，那官迷錢迷的二重迷，便從官的身上，傳染到士的身上，弄的讀書先生，坐臥不安的直接去想官，間接去想錢，直接的官想不到仍不肯放棄其間接所想的錢，於是假官廳的名義，藉地方的事件，用盡心計，變盡方法，務須把老百姓血汗得來的幾個吃飯錢，擠到自己的身上來，才算目的達到。至於他自己應該怎樣，對人民應該怎樣，對於國家應該怎樣，對於社會應該怎樣，早爲那錢神老爺驅逐得精精光光。至軍隊，本就是一種特別組織，不能與百姓直接，作長官的，還可扣剋軍餉。那些做小兵的，月餉所入，不能溫飽，站在旁邊瞪着眼，看着他們一把一把向腰包裏塞，何等眼熱，何等心癢，如果到了因熱發狂的時期，不消說兵變搶錢的勾當就要加惠人民了。至於農工商都希望他們的子弟讀書求官。自己儘量和那些作官的交接，藉以裝點自己的門面，並悉心模仿一個似官非官的樣子，來壯自己的身分。嗟，可憐哉中國人，四萬萬人都作了官誰還去當百姓，衣食將從何處來所用的器具將從何處來，勢非大家餓死窘死不止。自私自利的禍害真不淺哩！不但如此，唯其自私自利，闖了許多禍，作了許多孽。自己絲毫沒有感覺。反而倒說道德的是愚拙仁義的是迂闊，忠信的是拘泥，誠實的是板直，淡於利祿者不達時，務工於逢迎者是有志功名事事倒置，恬然不以爲怪。更可惡的一般腐朽不通的學究，看見人家的物質文明，說人家是奇技淫巧，看見人家的精神文明，便說那是異端邪說。看見人家的富，說人家是拜金，看見人家的強，便說人家是尙霸。顛倒錯誤，毫沒有一點自覺的能力。不就是古語所謂「利令智昏」麼？我國學術文化的發達之所以中斷，

多數原因都基於此。自私自利迷惑了靈樞慧根，試想在社會上怎會有共同性和互助性？所以在任何場合奮當中國總是私利的競爭，不見甚麼公益的成就。以私爲私，以公爲私，化公爲私，假公爲私的辦法，處處皆是，人人皆能。見了錢如強盜分贓，你爭我奪見了事如強盜招徠你推我賴，單想享權利不想盡義務功則歸己過則歸人利則歸己害則歸人絕無一點一滴愛羣公益的觀念，無怪被人家看做賤民族和劣等民族，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同胞們快快覺悟罷！今後亟宜轉變自私自利的觀念，力求發展民族國家的思想，凡百事情都忌爲個人一己着想，務必以民族的利害爲前提。語云：『國之不存，毛將焉附。』總理說：『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又說：『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求生存的寶貝。』要是國家亡了，種族泯了，民族滅了，雖欲自私自利，亦將何益，其理至爲簡單，不容多所贅述。我們要仔細地把握民族主義研究一下，期於普遍的深切瞭解，濃厚民族觀念，養成民族意識。

(二) 培植團結的精神——力矯一盤散沙的劣根性

中國人民因爲自私自利，故民族觀念薄弱，因爲民族觀念薄弱，故人民像一盤散沙而不能相互團結，我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其實現在已有四萬五千萬左右，日本的人口僅有六千五百萬。今日日本祇用幾個師團兵力，就輕輕飄飄地入寇中國，今日侵遼省明日佔那省，自由在地侵佔不已，我國四萬五千萬人，竟沒有一人敢與之抵抗，徒然效屈子的深憂，作賈生的痛哭，而不知所措，其原故在那裏？就在中國人雖多，而沒有團結的精神。昔有國王，將易簣時，喚其四子齊至其榻前，命長子取一箭以力折之，立斷。又用箭一束，命長子折之，不能斷，次由次子

折之，亦不能斷，三四兩子皆盡力以折，而箭完好如故。國王乃訓其四子道：「單則易折，合則難摧。諸兒其熟記吾言。」說罷就逝。後來四個兒子恪遵其父親的遺訓，合力治國，得免危亡。看了這段故事，團結精神的重要，已可思過半了。民國二十年來，試問那一次外侮的侵入，不是因為國內有可乘之機嗎？以前每次軍閥與軍閥的互鬥，結果還不是帝國主義者從旁漁翁得利麼？日本人譏笑中國人的常說是中國人民各人祇顧自己，北方打仗，南方坐視。這次暴日胆敢侵占東省，固是表示中國國內的團結還沒有堅固的一個反映，但也未始不是日本洞鑒中國人民不團結的弱點之結果。這次日本暴行，國人大都存依賴國聯解決的心理，殊不知國際間各國均各為其利益，無所謂正義公理，我人誠欲救國，決不能藉靠他人的援助而圖倖存，我們整個的民族全體的國民惟有以赤血精誠團結一致，要自己努力注重自救。凡是天助自助的民族一定能夠永久存在的。所以際此國難臨頭之秋，我們要澈底覺悟目前團結的急切需要，全國要馬上造成一個不分界限，不分區域，不分彼此，不分上下的大團結。在這百折而不摧，百問而不離的大團結之下，凡是一切革命政治經濟的中心力量都應該歸納集中，並聽命於統一的指揮。有強固的團結，然後用全國總動員的方式來抗禦日本。總動員並非謂人人統上火線，而是人人以上火線的決心，各看所能，勵精職務。農工商學兵，人人加緊努力從事其所能並所應做的工作。這便是叫做國民總動員。以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多，果行國民總動員，何堅不摧，何敵不克，何況區區扶桑三島的日本呢？今危急艱險，百倍於從前，國人的抗爭奮鬥亦百倍於從前，然而要力量之大，自非總動員不為功。總動員非一致團結，猛進不懈，末由見效。故我國人民急宜剷除一盤散沙的劣根性，實行民族全體強有力的大團結，言雖艱

結所生的力量誰敢說是一定不可挽救當前的國難呢？又誰敢說是不能去應敵並得「克敵致果」呢！

（三）痛下矢志不移的決心——力改五分鐘熱度的弱點

日本人還有一點常常譏笑中國人的是：『中國人祇有五分鐘熱度，時過境遷，便完全忘了。』這句話也非全是無端侮蔑中國之談，確不無事實的根據存在着，就拿抵制日貨來做個例吧。抵制日貨過去已有九次，首次是清光緒三十四年辰九私運軍械一案。第二次是清宣統元年日人強索安奉路權一案。第三次是民國四年二十一條要求。第五次是民國九年收回旅大問題。第六次是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第七次是民國十六年濟南慘案。第八次是民國十六年滿蒙問題。第九次是本年萬寶山慘案。連今次暴日佔領東北，總共恰巧一個十次的整數了。過去的九次當中，每一次對日發生問題，總是以抵制日貨為政府的後盾。那一種慷慨激昂嚴厲檢舉的精神，未嘗不足以表示我中華民氣，可是會幾何時，那種熱度，使漸漸下降，國人對於日人橫暴的印象，便逐漸模糊淡薄，依稀終於消逝了。這五分鐘熱度的帽子，中國人雖欲謙遜不受，請教誰去戴呢？其所以不能有持久性的抵制者，就是因為沒有堅忍不拔的決心。唯其沒有堅忍的決心，所以做事這樣的不澈底：一次侮辱便言抵制，事過了便境遷，二次出兵再言抵制，兵走了便再買。以是抵制了九次，還是依然無效。現在是第十次的抵制正在進行了，這次的抵制怕是最末一次了，這次不成功，許是不會再有第十一次的機會可以自動抵制了。我們要知道抵制日貨是經濟絕交的根本策略，而經濟絕交是弱國最緩和而最有效的最後的手段；歷來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的運動，日本人所受的損失很大，祇因缺乏矢志不移的決心，以致忽焉而熱血沸騰，忽焉而冷若冰炭，虎頭

蛇尾，有始無終。所以我們這次對日經濟絕交非大家痛下決心嚴厲實行不可。如真能厲行堅持半年以上，日本決不得不屈服而自戢其暴行，來根本解決一切懸案，可以斷言的。我們下這種決心的要件，要刻苦，要忍耐。但這裏的忍耐，不是消極的無抵抗主義之謂，乃是積極的有抵抗的奮鬥到底堅持到底不屈不撓，百折不摧所需要。的忍耐，我們要效法昔時越王勾踐臥薪嘗胆的精神，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決心，切勿再玩五分鐘熱度的老劇，只落得日本人的譏諷，恥笑，雪恥救國，盡在乎此。

我們首先痛下了矢志不移的決心，再來剷除自私自利的卑鄙的惡習，事事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而後整個民族以赤血精誠團結起來，造成上下一致一心一德的基礎。這樣，民族精神才可振拔起來，民族威力才可表顯出來：民族威力一顯，戰無不勝，民族精神一振，事無不成。總理說：「抵抗外國的方法有二種（一）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的解決，以與外國奮鬥……」（前所述三大點，就是抵抗外國，以與外國奮鬥的唯一要訣，若是這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三點不能做到，憑你有怎樣的救國方案，也祇是空虛，虛偽的紙上談兵罷了。國難已臨頭，時機已迫切，親愛的同胞們從速起來罷！我國同胞四萬萬，果能人人有澈底的覺悟，充分的準備，中國民族決不會淪陷，中國國家絕不致滅亡，有可斷言了。

（完）

日本之滿州吞併政策

與 世界和平之危機

胡祥麟

一 日本人的滿州嗎？

滿州還是中國的領土嗎？這問題到現在已經值得注意，如果是中國的領土，那末中國在滿州自然有充分的主權，主權是最高的，無上的，不可分的，不過，我們看看滿州，中國的主權在那兒可以表現呢？在滿州繁盛的街市上，到處可以聽見嘈雜的木屐響，宏大的建築物，大半都掛着一輪紅日旗，甚至有些地方，日本貨幣已代替了中國貨幣來流通使用，有些學校，日本語已代替了中國語來教授課程，然而，這些還僅是表皮，實際上，滿州的命脈，尤其是南滿，幾乎完全操在一般太和，民族手裏。

第一，我們說鐵路罷，鐵路是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急進先鋒，一個地方的鐵路，如果能夠攬有了，那末經濟的動脈，無疑是歸它掌握。

在全滿州的鐵路，總計數六〇四四杆中，二三三八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

南滿鐵路 一一一四（杆）

大連長春間其他支線

四洮鐵路 四二六

四平街——洮南間，鄭家屯——通遼間

洮昂鐵路 二二四

洮南——昂昂溪間

吉長鐵路

一一七

長春——吉林間

吉敦鐵路

一一〇

吉林——敦化間

金福鐵路

一〇二

金州——城子驢

溪咸鐵路

二四

本溪湖——牛心臺間，其他支線

天圖鐵路

二一

池坊——道頭溝——龍井村——局子街間

以上合計

二二三八千

滿州的經濟動脈，既然給日本握住了，一切的經濟侵略，自然很容易進行，因此

第二，滿州的產業，自然也大半都歸日本人支配。現在日本在滿州的投資，比任何國家都多，滿鐵投下的資本，大體為七億五千萬日元。民間投下的資本，約一億五千萬日元，此外屬日本官廳或為公共機關的道路自來水等所費的金額，約一億五千萬日元，綜計日本所投下的資本總額，約十億圓。他們經營滿州的產業，真是「不勝指數」，基本的，有以下三種：

A. 煤鐵事業

滿州採煤業的出煤量，每年的總額，是九六六萬噸，而日本支配了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煤田，

——撫順煤田和本溪湖煤田，每年合計收獲七六八萬的煤炭，佔總產額百分之七十九強，至於製鐵業方面，現在在採掘的，只有鞍山鐵礦和廟兒溝鐵礦，但都歸日本所獨佔，每年出產二十九萬噸的鐵，完全

歸日本人支配。

B. 電氣事業 日本在滿州的電氣事業，也幾幾乎成了獨占的形勢，全滿州的發電動力總數是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而日本所經營的，是佔了其中百分之八十四。

C. 製油事業 由撫順煤礦約三十度斜傾，炭層的 *shale* 上面，藏伏着有厚約四百五十呎的油母頁岩層，其埋藏量約有五十萬噸，可以用露天採掘法剝離的有十億三千萬噸，其收油率是百分之六。日本採油的第一步計劃，是建設乾溜爐八十台，想要製出重油四萬八千噸，其他爲副產物的硫酸銨一萬八千噸，粗蠟一萬五千噸，以及骸炭四千八百噸，自一九二八年四月着手工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已經竣工了。

除了這三種基本的工業以外，在農業方面，日本人也是有絕大的勢力，一方面日本人在滿州強蠻的要求土地商租權，同時更驅使一班亡命的朝鮮人，來侵佔中國農民莊地，他們這種政策，田中義一的奏章中說得很透澈：

『……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

最近萬寶山事件，就是根據田中政策所努力的第一步工作。

第三，滿洲的金融，日本的勢力也可以佔第一位。最初在一九〇〇年設橫濱正金銀行支店于營口，辦理日滿間貿易匯兌，營業進步甚速，其次在大連等處設立朝鮮銀行支店，此後日本在滿洲的金融勢力逐漸發達，而銀行亦逐漸的添設，據一九二八年終統計，滿洲的日本銀行，共有本店十六家，支店及出張所五十處；實收資本共日金一千五百萬元，（鮮銀，正金除外）朝鮮銀行佔中央銀行地位，代理國庫，發行金票，為商業金融的中心機關，正金銀行發行銀券，專辦資金匯兌事務，東洋拓殖會社經營殖產投資，專辦長期實業貸款，只靠這三個會社，滿洲的金融主腦已歸他們攫去了，但是日本的金融勢力，除了以銀行做先驅外，還設立了許多榨取人民膏血的當舖，據一九二八年統計，滿洲日商經營的當舖，共有三百六十一家；年終貸款現額約共一百五十餘萬，這種榨取，更足驚人。

所以我們綜觀滿洲各方面，各種重要的命脈，沒有一樣不是受日本支配的。經濟方面固無足論，在政治方面日本人也幾幾乎等于滿洲的主人翁，日本在滿洲可以有司法權，可以有警察權，可以有教育權，甚至可以有設置軍隊權。所謂有宗主權的中國，僅不過在日本的威嚇下，仰鼻息而已！而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先生居然好靦顏的說出這樣一句漂亮話：「如必要時，日本帝國可以聲明滿洲為中國之領土。」豈非笑話！

二 異哉所謂新蒙滿政策

滿洲經濟的價值，對日本既發生如此重大的關係，日本帝國的繁榮或衰替，全靠在滿洲勢力的消長，無怪

乎僑住在滿洲的日本臣民，常自認立于大陸政策發展之第一線而奮鬥，同時日本各個政黨的角度第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滿蒙問題。」

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政策，一向是分爲兩派，即所謂田中政策與幣原政策，前者的背景是軍閥，所取的手段是積極的，武力的，領土的，和恐嚇的，是在最短時間用武力使滿洲變爲日本第二個的朝鮮，後者的背景是財閥，所取的手段是消極的，緩進的，經濟的，和欺騙的，是想把滿洲逐漸的變爲日本經濟的殖民地，而同時外交上又不要引起列強的妒視。手段上雖則有些不同，而在目的上，都是出源于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和實現他們所謂太和魂武士道等軍國主義的野心。他們要實現他們的政策，無論是田中的或幣原的，都需要中國的紛亂，和中國人彼此的火併傾軋，所以過去中國沒有一次的內戰，日本不曾參加，沒有一次的政爭，日本不從中挑撥，日本所希望的是世界的戰爭，和中國的內訌，在世界戰爭的時候，日本可以無所顧忌的來重演歐戰期中逼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之惡劇，在中國內訌的時候，日本可以來乘火打劫，同時因爲中國只專門去內訌，遂沒有閒功夫去談什麼建設，也沒有閒功夫和日本去談國際公法和盟約，於是滿鐵和其他的營業日盛一日，不致有絲毫的阻礙，而且還可以打一步，進一步的敷設其他的鐵路，而造成日本在滿之鐵道蜘蛛網，以實現大陸帝國的好夢，因此中國的和平與統一，是日本大陸政策進行中的大礁石，而滿洲與中央關係的密切，尤其是日本帝國繁榮的死仇。自從中央和滿洲誠懇的攜手以後，中國內部已逐漸的趨于和平統一之途，同時年青的張學良，也有發奮自爲的企圖，也談到滿蒙的中國開發，也計劃着敷設滿洲之中國鐵道蜘蛛網，這自然是給滿鐵一個大

的恐嚇，使日本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受一嚴重的打擊，而予日本帝國經濟的發展一有力的阻礙，於是這班武士道的太和民族，無不痛罵政府政策的失敗，大叫其所謂「黨的失策，『滿蒙的危機，』「軟弱外交」等等口號，幣原有人去狙擊，外務省有人去放炸彈，幣原在這種軍國主義空氣所恐嚇之下，逐漸的拋棄了從前的消極政策，轉變成積極政策了。我們只看民政黨的機關報東京時事新報一段關於中國葫蘆島築港的社評，就可以觀察出幣原外交的轉變來，時事新報社評有一節議論：

「……日本對於中國之開發滿蒙，固無加以何種阻止之理由，但對此不擇手段之積極策略，威脅及于日本國民生存有極大關係之權利者，日本斷不能默然置之……」

顯然的日本對於中國之開發滿蒙，是必須以全力來干涉的，把從前幣原外交所揭發的中日共存共榮的面具，打破無餘！

幣原外交既有新的轉變，日本對於滿蒙，于是高唱其所謂新滿蒙政策，這個新的侵略政策，是幣原間政友會妥協，由滿鐵總裁油石和外務拓殖陸軍諸省會同擬定的，內容很秘密，大概是有一點：

(一) 鐵道方面：滿洲華方鐵道的建築，違反中日協定及條約的很多，日本帝國對此，應該取斷然處置手段，積極干涉；至于與滿鐵成平行綫的昂齊鐵道的動工，及縱斷日本既得預定綫的建築，尤應嚴厲阻止。

(二) 警備方面：增設警備隊分駐滿洲各地，制止中國方面武力行動，並妥為保護日本既得之權利。

(三) 運貨方面：中國各鐵道運貨待遇不同，此與條約大相違反，予日商以莫大打擊，應向國民政府提

出嚴重抗議使其立即取消差別待遇。

(四) 中國政局方面：蔣張會晤，協議徹底壓迫滿鐵，從速建設東北各鐵道，及防止日本資本勢力等三項政策結果蔣張兩氏之間，或立攻守同盟之諒解，對此應有實力對付方針。

(五) 對張態度：張學良氏對日感情，近來大為惡化，有事輒以迴避政策對付之，使日本陷于困境，今後應求相當方針，使張氏諒解日本。

分析這五條原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清醒的觀念，就是第一日本認定滿洲是日本的滿洲，滿洲的開發事業應該絕對由日本包辦，中國不得過問，第二，經濟利益應該完全由日本獨佔，中國不得染指，第三，不僅在經濟方面滿洲應該是日本的勢力所籠照，同時在政治方面也純粹要受日本武力的威脅，第四，滿洲的中國當局應該投降日本人，絕對不能與中央聯絡使中國造成統一之勢。這便是日本的「日支共存共榮」政策，也就是日本本人所謂保障滿洲權利的正當方略！

三 正當權利的保障或禽獸行爲的暴露

根據這積極化的新滿蒙政策，日本在九月十八日不告而戰的猛烈地向滿洲進攻了。這種野蠻的等子未開化的行動，在歐美的人士看起來，或者要異常的驚訝，然而在中國是早已預料到，早已知道日本禽獸的面目，終有表現的一天，不過料不到居然敢在國際公法與國際規約尚有一絲效用的今日爆發，鬱抑甚久的獸性！

日本這次在滿洲的獸行，完全是預有充分準備和計劃的，蓋無疑義。我們只要看它兩月來在滿洲的行動，幾幾乎無一不是依照着所謂「新滿蒙政策」的五大原則。吉會鐵路日本現在拚命的在加工建築了，政治經濟是完全由日本人包辦了，同時，日本深知這駐軍終久是要撤退的，一旦這侵滿的大批軍隊撤退了以後，滿洲的政權仍舊不免落于日本所討厭的張學良手裏，而且張學良經過日本這次的打擊以後，將更和中央團結一致對日，這樣日本這次出兵的結果不但不能實現「新滿蒙政策」，反使今後政策之施行發生重大的阻礙，陰險的日本人于是回想到它們過去吞併朝鮮的故技，這套把戲，不妨重在滿洲使演一回。因此組織滿蒙中立國的高調，大唱而特唱了，溥儀從天津逼回瀋陽，十一月十五日準備登皇帝之基了！大明光帝國的龍旗，也準備飄揚于瀋陽城頭上了！日本從前以扶助弱小民族的至誠強逼朝鮮獨立，至今朝鮮人尤感戴不置。日本人又主張公道來捧抬溥儀復辟，將來現在。

溥儀當然也要和朝鮮人一樣的感謝日本。大明光帝國自然是繁榮的，但只是和朝鮮一樣，日本的軍隊是可以永久不要撤退的，來保護這個繁榮的，獨立的大明光帝國。于是日本帝國的新滿蒙政策實現！日本帝國的大陸政策實現！而日本帝國併吞亞洲寢而至于世界的野心也要跟着實現！

然而，日本仍然堅持着說它們這次的野蠻行爲是保障特殊利益的正常行動，是的，站在日本帝國的立場，爲着實現大陸帝國的野心，爲着實現併吞世界的迷夢，這次的獸行，自然是正常行動！但是國際間豈絕對沒有公道正義嗎？國際公法和盟約豈絕對沒有效力嗎？日本人的一手，可以遮掩全世界人的耳目嗎？這是正當權利

的保障還是禽獸行爲的暴露？

四 亞洲之巴爾幹與世界和平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毀壞了世界的精華，損害了人類的幸福，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今日經過十幾年的修養，世界的元氣仍然是沒有恢復，然而戰神又殘忍的臨到人間了。現在的滿洲，就是當年的塞爾維亞，代替德意志爲戎首的，是太和民族的日本。德意志的侵襲塞爾維亞，事先尙有一道最後的通牒，到現在日本進化到連最後的通牒，也用不着了！突然的可以採用正式軍事行動。中國雖則是弱小，決不願這樣突然的亡于日本，至少也得做一次歐戰期中的比利斯，甯可失去一切的土地，然而仍須作最後的掙扎，爲人道正義而奮鬥。中國的存亡，是關係東亞的大局，日本大陸政策的實現，是危害世界的和平，熱心和努力于世界和平工作的中外人士，請注意日本這次破天荒的暴行。

日本之滿洲吞併政策與世界和平之危機

東北事件與日帝國主義之危機

高 經

緒論

日本爲中國的鄰國，自從滅了朝鮮以後，便與中國的遼寧吉林兩境毗連。日本本部面積狹小，農礦產皆以缺乏，人口又很稠密，在此種環境之下，很足以養成其向外侵略的野心。朝鮮台灣琉球乃先後在此種野心之下遭其吞併。中國東北一帶，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甲于全國，自然免不了爲日人覬覦。不但東北農產糧食爲日本過剩人口所亟需，且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積極發展國內產業，形成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兩大需要，一爲原料，一爲市場，中國尤其是東北一帶，地廣人稀，農礦產極其豐富，產業尙未發達，不僅是日帝國主義唯一的原料供給地，同時又是他唯一的好市場，故日帝國主義自始垂涎，而至今不懈。朝野上下，莫不視東北爲其侵略之焦點。田中奏摺說：『我國（日本）因欲開拓其（滿蒙即指東北）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鐵道會社。』又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政友會床次竹二郎在五十九次議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時，說明理由的演說詞中說：『……日本在滿蒙的地位，爲日本生命之所繫，設起不安動搖，我們決不能默視。』又川村竹治在第五十九次議會貴族院會議的演說：『……所以我們爲顧慮我國（日本）權利的現在及將來，不可不採取堅決的態度……民國（中國）態度的不當，並不足憂，所憂者反

爲政府（日本）態度的軟弱。『故日人之觀念，莫不以爲日帝國主義之繁榮，實繫于其侵略東北的得失，根據此種觀念，故日帝國主義之于滿蒙，實有必得之決心，過去的事實已經擺在我們眼裏，將來的圖謀亦在意料，此次的東北事件還不過是他們圖謀侵略東北的一種手段罷了。』

二 東北事件分析

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可分兩方面講，一方面是經濟的侵略，另一方面是政治的侵略，二者自然是有連帶關係的。欲向中國作經濟的侵略，必先阻止中國產業的發達，欲向中國作政治的侵略，必先破壞中央的權力，根據這兩個前提，日帝國主義是極端希望中國國內混戰，軍閥割據的。借軍閥的割據可以破壞中央的權力，可以使中國分裂，借國內的混戰可以摧毀中國剛在萌芽的產業，故日帝國主義是無時不助長中國內亂的。當中國革命勢力由西南方面擴張到長江流域時，日帝國主義已深感不安，待革命勢力更由長江流域推向黃河流域時，日帝國主義更惟恐中國革命的新勢力掃蕩他所豢養的軍閥，克制他分裂中國的計劃，而將全國統一。這時適當軍人派的田中內閣握政，于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兵山東，企圖阻撓，雖釀成五三慘案，而革命勢力的北進不爲所阻。但日帝國主義決不因此而罷，更進一步協迫張作霖傀儡來作最後的阻撓，惜張作霖自知大勢已去，不願再與革命勢力在關內掙扎，卒至演成皇姑屯案，于是這次日帝國主義破壞中國統一的計劃，總算失敗而告一段落。張作霖既死，張學良立即表示服從中央，最近閻錫山馮玉祥兩大勢力又先後被中央擊破，中國

全境漸趨統一，國民政府一方始終不忘于打倒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現，一方又力謀國內經濟的建設，促使產業發達，這都與日帝國主義的利益是尖銳衝突的。一旦中國政府這種努力實現，則不但日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野心歸為泡影，即日帝國主義視爲其自身繁榮所繫，久在卵翼之下的東北亦生動搖，于是日帝國主義乃有乘中國內政未臻健全，經濟建設尙未鞏固之先，積極完成其侵略東北的滿蒙政策的必要。

同時日帝國主義產業的發展，五十年來顯示突飛猛進的進步，然自歐戰以後，對外貿易的逆勢與年俱增。據日本在野四黨聯合在五十五次臨時會議中提出之經濟的國難之決議案，謂當前日本經濟上有三大難題，即(1)大資本集中(2)中下層社會的痛苦及(3)物價增高。是日帝國主義產業發達的結果，從前所賴以得益的，今則適蒙其害。資本主義崩裂的現象，在物產富饒擁有廣大領土的國家，在短時期內尙不會發現，日帝國主義却未具備此項條件。故日帝國主義五十年產業發達的結果，竟又跑上滅絕之路。當此之時，國內當局爲防患未然起見，亟應改變現在的產業制度，力求國富平均，方足以救未來的危險。那料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雖引起不少的同情與援助，終不能改變常存萬世一系久崇軍國主義一般特權階級的政策。不僅如此，這班特權階級雖也感到國內中下層社會之不安，自身地位之動搖，却更進一步的極力模倣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努力向海外爭奪土地以謀宣洩，以爲只有這個政策才可以救日帝國主義之危險，才可以鞏固他們自身的地位。我們地居比鄰而國勢不振，所以首當其衝，而日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愈見迫切，則對中國的侵略亦愈見兇暴。這次東北事件的發生，可說是日帝國主義最後的掙扎，惟其是最後的掙扎，故更無所不用其極的兇暴了。

如上所述，這次東北事件的發生我們不但不必引為奇怪，而且是可以逆料着的了，在東北事件發生之先就有萬寶山案及朝鮮暴動，這都是日帝國主義藉端煽動，以進行其滿蒙積極政策的手段。幸中國預知其計，始終抱堅忍的態度，不予日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事乃和緩。然日帝國主義却隨時却不忘他這種挑釁的詭計的施行，恰有日人中村失蹤的事，他便指為中國軍隊故意殺害，不待中國澈底查究便出兵南滿一帶，更于九月十八日藉口中國人破壞南滿鐵道而大動干戈，任意攻擊中國毫無抵抗的人民，以及極力避免衝突探不抗主義的中國軍隊與警察，強占瀋陽及南滿北寧等路附近的城市，勾結中國土匪，協迫東北獨立，我國一再退讓，國聯一再限令撤兵，均置之不理，最近更強扣中國國稅，同時又謀攻黑龍江，搗亂天津，海陸軍一齊向中國大動員，大有宣戰之勢。中村不過是日本的一個小軍人，冒了學者來中國考察地理的名，而行偵探之實，且未照會中國當地政府，他們失蹤中國本無責任，但中國政府並不因此而卸責，仍極力查究，乃日本不待中國之詳細調查而大動軍員，強佔許多城市，甚至進攻黑龍江，扣留國稅，謀組獨立中和國，置國聯的決議案于不理，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發了瘋麼？不然，實在就是如前所述『日帝國主義有乘中國內政未臻健全經濟建設尚未鞏固之先，積極完成其侵略滿蒙政策的必要』及『日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愈見迫切，則對中國的侵略亦愈見兇暴，今日帝國主義乃入于最後之掙扎，故更無所不用其極的兇暴了。』所以我們知道「中村失蹤」及「東北事件」乃日帝國主義急速完成其滿蒙積極政策的藉口和手段而已。此種政策就是以併吞滿蒙增加日帝國主義之繁榮而促進其命運嗎？這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當我們討論之先，對於日帝國主義之自身乃有加以檢討和分析

的必要

三 日帝國主義本身的檢討

中日之間，日帝國主義每挾其自以爲強盛的國勢，任意挑釁兇暴而無忌，中國亦自認國力微弱終不敢抗，究竟日帝國主義自身內部若何，我們分別作簡單的觀察一下：

(1) 政治方面

一、元老支配政治 日本的政治，自大正時代以來，表面上雖爲日皇所支配，其實則完全受着元老的操縱，議會不過是元老們的工具。無論那個政黨組閣，都要由他們奏荐，凡政府所設施，亦要得元老們的同意，才能行之無阻，否則他們就宣布不信任，內閣的生命馬上就要斷絕，故無論在朝在野的政黨，無不盡力去向元老逞媚逢迎，政客的人格因而破產，賄賂公行顛倒法律的事，亦隨時都可發現。同時所謂元老者，就是軍閥元老，擁有多數聽命于他們的軍人，故嚴格言之，日本的政治實軍人的政治，爲軍人所操縱，一切政治設施因此常常有軍人愚悍性的表現，自然更顯不得所謂一般人民的福利了。

二、政府濫用私人 日本政黨之進退，既以逢迎元老爲前提，政客的人格遂爾掃地，各政黨的結合都以「私利」爲其目的。一旦握得政權，自然便以官職爲贓物，爲私人所分潤，造成濫用私人的習慣。

三、財閥左右政局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一以模倣歐美發展產業爲能事，一般投資者或企業家亦隨之而

變為擁有巨萬的資本家。在這個時候，資本家為着發展自己的勢力起見，便拿出巨款去培植政黨，同時政黨為延長生命計，又不能不去勾結資本家，於是兩相勾結，互為利用，政黨之政策設施，莫不以其所結資本家之利益為前提。如前次憲政會內閣為整理財政，調節物價起見，對於砂糖關稅及消費稅加以改正一事，當時憲政會大會事宣傳，誇稱為無以復加之善政，實則其結果不過使人民多負些重稅罷了。這是憲政會內閣，受三井三菱派大資本的驅使，所作出保護財閥，剝削平民的行為，而財閥左右政局，為害人民者，亦可見其一斑。

(2) 經濟方面

一、財政豫算膨脹 日本向來是緊步英國的，英國的財政年趨節省，（美意等國亦然）如一九二三年度的豫算為九億一千磅，比一九二二年減少二億五千四百五十磅，一九二四年的豫算為七億八千八百八十四萬磅，比一九二三年減少一億二千一百十六萬磅，因此每年有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九千磅的餘積，作為償還國債之用，可是日本財政豫算却與年俱增，茲表明如下：

大正五年度（一九一六年）預算	五九〇・七九五・三三四圓
大正七年度預算	一・〇一七・〇三五・五五八
大正九年度預算	一・三五九・九七八・二四六
大正十一年度預算	一・四二九・六八九・六〇三

大正十三年度預算

一、六一五、四〇六・二五一

大正十五年度（即昭和元年）預算

一、六三九、三八二・〇九一

昭和二年度預算

一、七三〇、〇五八・七六八

于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政府的慶費是每年增加，這種現象，與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前幾年的情形，實在沒有多大區別。

二、國債逐年增多 如前所述，英美意等國每年節省國家費用，以剩餘償還國債。日本則不然，國家費用逐年增加，國債自然亦日益加多，據高野氏說：「日本國債每年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歷來執掌政權者不施善政所致。」這話很是確當，現在將日本近年國債列表于下：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

二、五〇五、五七一、七八二圓

大正九年

二、七九三、一九五、九二七圓

大正十一年

三、五一一、七〇一、八二一

大正十三年

三、八七六、五九四、九一八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五、〇二六、一二四、六六九
昭和二年	五、一六二、二五七、四一四
同年（大藏證券，借金合計）	五、五九五、六〇一、二六一

由此看來，日本的國債，不過十年光景，竟然增加二倍以上，這與土耳其大帝國的末路有什麼不同，與法國大革命前幾年的狀況又有什麼兩樣呢？高野清八郎說：『國債而利息，單是今年度（一九二八）的預算，數達三億元之多，……長此以往，不出十年，日本的租稅全部，就不夠支付公債的利息，若果這樣，日本的財政就會根本破產，日本國家就要隨之滅亡』由這幾句話，已把日本財政的危機說得很明白了。

三、對外輸出減少 日本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全靠輸出增加以維持其現況。然而近年日帝國主義的輸出却有減少的趨勢。據高野氏的報告，日本對外貿易，昭和元年比大正十四年減少了四億五千餘萬圓，昭和二年比元年又減少了二億五千五百餘萬元。同時日本對外輸出中最占主要的對華輸出亦漸減少，長此以往，日本經濟必日趨危險。

四、國民負擔激增 日本財政支出膨脹，國債增加的情形，已如上述。因為糜費鉅款，財政困難的原故，除了濫發國債之外，只有加重人民租稅的負擔。現在把日本大藏省所調查每人平均負擔的稅額表明如下：

年號	國稅	府縣稅	市町村稅	租稅合計
大正五年	五・六五三	一・二五二	二・〇八〇	八・九八五元
大正六年	六・八六六	一・四六四	二・二八七	一〇・六一七
大正九年	一・六五五	三・三七六	五・七七三	二〇・八〇四
大正十年	一・二・〇六一	四・一七七	六・一八一	二二・三四九
大正十一年	一・二・九三八	四・二二五	六・三三七	二二・五〇〇

是日本國民的負擔，每年都有增加的趨勢，尤其是每人所負擔的府縣稅及市町村稅五六年之間，竟激增到三倍以上，這在國民經濟上是多麼危險，國民的生活又是多麼的痛苦啊！

(3) 社會方面

一、納稅義務不平均 日本的租稅制度是富豪稅輕貧民稅重，就年來的預算看來，大約無產階級所納的消費稅占全部十分之六，而有產階級所納的直接稅僅占十分之四，並且所得稅及繼承的大部，亦均為生活困難之下層民衆所擔負。故高野氏說：『富裕階級的財產，占全數百分之八十八，才納稅二億六千萬，而僅有財產百分之十二的貧民階級，却擔負著九億三千萬元重的稅，真是言之痛心！』

二、補助分配不平等 日本租稅富者納的少而貧者多，既如上述，按之理論，納稅多者應當多得國家補助，少者應當少得，而實際却不然，國家從貧民所納的稅款當中抽出來的一億三千元的特別補助費當中，富豪反占得八千萬元，據最近安部磯雄的統計，貧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而其擔負及所得利益，竟然適得其反，無怪大多數貧民拚死拚活地走向極端的途徑，不時發生共產黨陰謀事件了。

以上不過就其主要方面簡略言之，至若日本物價的騰貴，人口糧食的不調，勞資衝突，佃農與地主的鬥爭，以及一般思想方面的危險，皆不及一一詳述。

四 東北事件與日帝國主義之前途

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的造成東北事件，一方由于他積極完成滿蒙政策的野心，以為中國現在內政未臻健全經濟建設尙未鞏固，而且本年適當空前水災，正是他乘火打劫的時機；一方由于國內社會經濟的不安，欲從侵略中國以圖宣洩，而且他們一向有帝國之繁榮繫于侵略東北之得失的觀念，一般人民亦多受此觀念的麻醉。如前章所述，日帝國主義自身實伏有極大危機，今乃不從內部危機的原因，根本着手改造，而一以侵略東北為唯一良方，實不啻緣木求魚，恐不特不能消弭危機，且將益速其爆發罷了，現在把這次東北事件依日帝國主義自身利益的立場，分別觀察一下。

一、外交 日本的政治為軍人所支配，前面曾說過，日本的外交亦有所謂二重外交，若這次東北事件，就完

全是依軍人的意志而行，悠然不顧一切地表現其獸性的兇暴，這是外交家所必引為不可且不敢的，蓋今日的国家決不能脫離國際而獨存，外交家必具有遠大的眼光，隨時顧慮到國際關係的親善及輿論的同情，軍人則目空一切，一本愚悍而硬幹，釀成東北事件，把日帝國主義的兇暴與野心盡情曝露，結果必引起列強妒嫉，為輿論公道所不容，造成孤立外交，上月二十四日國聯行政會以十三票對一票決議限日本十一月十六日撤兵，其明證。夫國與國之間不能無關係，國與國之間不能無幫助，孤立外交實最危險的狀況，外交而孤立則無外交可言，這在歷史上很可以證明的，如歐戰以前的德國亦是實行軍人外交的，只是窮兵黷武，野心畢露，造成孤立外交，卒為世界所共棄，羣擊而敗之，至今尚未恢復元氣，日帝國主義這次東北的挑釁，其地位危險却更有甚于戰前的德意志！

二、經濟 日帝國主義以彈丸之地，所賴以維持者實為對外貿易，對華貿易尤其重要，占全部輸出百分之四十以上，東北事件發生，各地勵行對日經濟絕交，對於日帝國主義實有重大的損失，我們試從下表中一看日帝國主義因「五三慘案」對華貿易的減損就可知道。

日本大藏省所發表之中國貿易之比較統計（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包括再輸出

地方別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增 或 減
滿洲	六八・七四八(單位十元)	五五・〇八六	減一三・六六三

華北	一〇四・一二九	一〇四・六八三	增	五五四
華中	一九〇・九七七	一六二・七四一	減	六・二三六
華南	一・四五九	五・一五九	增	三・六九七
旅大	一〇九・七〇一	九〇・九二九	減	一八・七七二
香港	五五・九一二	六五・八五九	增	九・九四七
合計	五三〇・九二六	三七五・七四一	減	一五五・一八五

據上表看來，日國帝國主義因五三慘案致中國發生對日經濟絕交的結果，對華輸出減少一千五百餘萬元，其他在中國之航業及工廠之損失尚不在內。此次東北事件之嚴重與兇暴遠勝于五三慘案，中國對日經濟絕交之意志益加堅決，組織亦益加嚴密，其結果所受損失必更嚴重。因此國內工廠停業，失業工人增加，經濟日益恐慌，尤足為日帝國主義之致命傷。

三、財政 一國財政完全以其國民經濟為基礎，日帝國主義的經濟已日趨沒落，若再因東北事件擴大，受中國經濟絕交的打擊，必生恐慌無疑。同時日帝國主義的財政支出則年有增加，雖近來政府極力採緊縮政策，核減支出數目，然收入亦因國民經濟的疲乏日益減少，仍有入不敷出之勢，惟有舉公債以度日。此次東北事件

既給予經濟上一大打擊，而軍事糜費則為數至巨，公債非特不能再發，即舊有者亦難維持，國家租稅人民平均負擔已達十二元，痛苦萬分，勢不能再有增加，其結果政府財政實有顛覆之虞。

故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釀成東北事件，就其自身講實屬得不償失，萬一擴大致發生戰爭，則日帝國主義是否可操勝算，更屬疑問。我要解決這個疑問，第一須知道現代的戰爭乃科學的經濟的戰爭，第二須知道現代的戰爭乃內政的外交的戰爭。一旦中日間發生正式戰爭，日軍的器械優良，科學進步，固處于優越的地位，但此項戰爭決不止于兩國，必擴大為國際戰爭，屆時日帝國主義運用的外交手腕，連絡若干同情侵略中國的其他帝國主義，使利害不相衝突而諒解，固未必處于極端孤立的地位，各帝國主義見于中國積極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力圖復興，免死狐怨，物傷其類，不免加以壓迫。同時利害衝突及用心各別的帝國主義決不能立于同一戰線，有立于日帝國主義那集團的，自然亦有立于中國方面這集團的，不過我們事先不能確定，他們對我亦決無好心，我們決不要作依賴他人的期望而已。這次大戰爭自非短時間所可結束，因為戰爭的擴大，戰爭重心當在遠東，商業停滯，日帝國主義的經濟，必遭重大打擊，同時日政府為應付巨大的戰費起見，繼續向國民榨取至無可榨取時，公債跌落，生產停頓，金融紛亂，結果日帝國主義的經濟必因之崩潰。經濟既已崩潰，而財政當局一方要應付巨大的戰費，一方却斷絕來源，自非破產不可，到了那時候日帝國主義縱有雄兵千萬，其將何力以應戰？且日帝國主義內政的腐敗，久為人民不滿，平時負擔更為人民所苦，知識份子之思想紛亂，各趨極端，再加全國人民因戰爭而深受生活壓迫，國內革命必然地爆發，而無從遏制，軍隊的生命斷絕，既不能戰外，又不能制內，這是

日帝國主義潛伏危機的總爆發，日帝國主義的命運亦將從此而告終了！

五 結語

日帝國主義根據「日本之繁榮，繫於其侵略滿蒙的得失」之錯誤觀念，乘中國內部不健全之危，欲挽救其自身內部之不安，而積極侵略滿蒙，釀成東北事件，對於自身的危機不加細察，一以窮兵黷武任意兇暴為唯一良好之途徑，實為自求滅亡之道。雖然，日帝國主義的危機已屆，我們就坐待其自己滅亡嗎？我們採不抵抗主義奉送東北他就會滅亡嗎？我們應當格外努力，我們不能輕視敵人，應當對於自身加以檢討，抱定堅決的意志來奮鬥才足以求生存！

暴日侵略東省聲中國際形勢的演變與中國

胡鳴龍

一 昨日的太平洋

自從歐戰終了以後，太平洋的風雲就隨着大戰的烟火同歸於消滅，這其中的原因：一、就是軍國主義的德意志與主張銳進的東方侵略政策的暴俄，先後在這次大戰中傾覆和解體；二、就是由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的九國公約的締結使中國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做一個公開的承認，結果就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來代替前此列強瓜分中國的局面。這樣就造成列強帝國主義者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就形成了一種新均勢。根據這種均勢之下，而各從事其所謂「海軍休假」「平均建造」「比例發展」的名不其實的軍縮會議，這樣太平洋的形勢在此戰後的十年間就維持着武裝的和平。

在此武裝和平的空氣中，一張一弛的曾有過多次，這就是在一九二二年的華會時英美的海軍比率為五五三之比，而日本的誅求當然不能壓足其慾，這樣日本的造艦政策就未必能依着這個比率，而且這個比率祇為確定大型巡洋艦航空母艦等的標準，對於一切的補助艦均不在限制之列，結果英日兩國的小型巡洋艦遂作無限量的膨脹擴充，重蹈戰前海軍競爭的苦悶，這是一個現象。東方的勞動力的賤價和勞工的耐苦以及

黃種人的生聚能力使西方的美人引為無上恐怖的事體，而日本的人口膨脹而使其大隊渡美的移民政策，所釀成的美人非日的移民律使美日的國交幾瀕破裂，這又是一個現象。蘇俄的赤化政策在東方的策略是緩急並進的，在中國方面固有時來時往的飄條不定的隱謀，但在日本也有一九二八年的大檢舉和搜查俄使館，兩國邦交的惡化也是鬧成過一度東方形勢的緊張的；其次，就是最近的庫頁島漁權問題也是新近遠東不景氣的一個創痕。但這些帝國主義者因為準備的沒有充足和時機未到成熟的關係，均已好好地彌縫過去了。

但是列強帝國主義者，雖然在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的勢力範圍是已趨消失，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圖滿政策就受了國際約章的牽涉，不能任意為所欲為，至少在中國的領土完整上是不能隨意破壞的了。所以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就是日本的野心家總覺得垂涎欲滴不能「狂噬虎嚼」的難受，只得忍着心得寸進寸的求牠所慾求的利益，所以牠每次在東三省搗鬼而每次總是要地方解決，而每次的搗鬼總多少得到了一些實惠，可是這種慢性的侵略當然是不能滿足牠獸性的狂慾，於是到了民國十七年的田中內閣時代就大吹大擂進阻我國民革命軍的北進，出兵山東謀殺不中用的鷹犬張作霖，這樣無所不施其技的阻撓中國的革命和統一，卒不能逞。於是就有這次南陸相的狂悖行動，於九月十八日午夜以武力侵佔遼寧，以飛機炸彈轟擊我東一民衆的大暴行，震撼全地球，轟動全世界的嚴重事變。

二 誰是世界和平的禍首？

這次事變的種因，首爲萬寶山案爲其導火綫，萬寶山案的種因則由於日鮮農民對於我國農民的蠻橫和無理脅迫以及數十年來積極挑釁的結果，自從萬寶山案以後，繼續就有朝鮮華僑慘殺案的仇華暴行，繼續就有中村的尋釁繼續就有「九一八」的武裝佔領遼吉，施我以種種無理的暴行，侵佔我國數千里的領土，侵害我國國家尊嚴的主權，殘殺我軍民同胞，掠奪我公私財物，違反國際公法，破壞聯盟約章，將一切國際所維護的正義和公約蹂躪無餘，日本此次啓釁所藉端的乃以中村被害爲口實，而中村事件在事實上國際公法上我方不能負任何責任，而作此擴大蠻橫之要求，乃日本帝國主義者竟膽敢進攻瀋陽佔領遼吉，其蓄意侵犯我領土，侵害我主權之野心昭然若揭此其一；以僅涉於國際私法上的小事件驅其成千成萬的虎狼般的軍隊，折兵傷財大舉挑釁此其居心叵測者二；遠東和平有華會九國公約協訂於前，非戰公約保障於後，日本以身爲簽約國竟敢廢然不顧，甘爲破壞和平之禍首此其三；國際聯盟之約章對於戰爭之消弭有詳細之規定，凡盟員國均有接受勸告及受公理之保障的權利與義務，此次暴行中國以合法手續訴其曲直於國際聯盟，而不欲與日本驟起戰爭，原爲愛護國際和平，尊重國聯盟約，而九月三十日國聯以主持正義通告日方於十月十四日前盡撤佔領區域之日軍，乃日方一再遷延，視國聯決議若無睹，視法美勸告若妄聞，諸如所述，日人之侵佔遼吉乃爲其蓄意已久之陰謀，有積極預定之計劃，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北進政策，自從日俄戰後，日益銳進，以威迫脅誘而鉤餌

中國之軍閥使中國永續其內亂，而在地方卽時啓釁端藉口地方事件作地方交涉以遂其得寸進尺之陰謀，經這二十年間苦心孤詣的鑽營，遼吉勢力遂囊括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日本在東省的基礎，既佈置若是其週密，再經田中將及南陸相的前後一轍的武力侵略政策，同時鑒於中國政治的行將入於統一平定的坦途，於是就俟機待隙，迫不欲待以圖吞噬這東三省一大塊的肥肉。東省爲中國經濟復興及人口過剩移民的淵藪，而積凡三百五十三萬三千方里，五金，礦產，森林，農業富甲全國，這無盡藏的寶庫，日本帝國主義者既久經垂涎，那自然是禁不住慾火中燒恨不能把牠一手攫到嘴裏，此次廣東事變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者就以爲時機已至，不可再失，這樣就釀成萬寶山事件以爲擴大侵略的張本，日鮮慘殺華僑以爲激起日韓一致仇華的空氣，再陰使中村死難以爲此次事變的爆火線。這樣就不顧一切國際公約，不顧公理正義，爲攫取東三省一切權利計，卽不顧一切犧牲亦所不卹，故敢貿然大踏步向我國挑戰，三日之間佔據遼寧，一週間佔領遼吉，此種露骨的武力侵略政策，而曰「保護日本既得的權利」，以暴力壓迫華軍撤退防地，投墜炸彈轟毀城市而曰「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之安全」，挖掘戰壕，密佈大炮機關槍，強迫接收我國當地長官公署，而曰「保障佔領」。這種毅然決然的大軍深入我國家主權之領土的事實，而曰保護日僑之安全出非得已之掩耳盜鈴欺人自欺的勾當，我們不得不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向中國挑戰，是擾亂遠東均勢，是毀壞非戰公約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

三 東方國際形勢之激變

日本是華盛頓九國公約的與國，克洛格非戰公約的簽字國國聯的盟員，按國際條約的義務，日本雖狡賴頑強，自不能不遵守國際約章所應負的責任，可是此次日本所加於中國東三省的暴行，儼然已把牠毀壞無餘，一九二二年來東方現存的局勢，九國條約之遠東保障，非戰公約的世界和平的保障，今已蹂躪無餘，東三省是美亞歐的三大勢力的要衝，日俄兩強的緩衝地，而同時爲日俄兩強之所染指，與曩者英俄近東方面的中心的巴爾幹處同樣的地位。東三省既爲日俄兩大勢力的角逐，即此次東三省事變發生以後，近東形勢緊張中，彼與東亞有直接關係的列強，自然不能不加以注視。自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垣，各國輿論譁然，日內瓦方面，雖當日尚未得詳細報告，但各國均已作提心弔胆的注意，二十三日津市英文太晤士報就有下列的言論：

「在滿州中心之中國勢力，如遭巨鏟所芟除，二十四小時以內形勢突變，其行動之迅速與範圍之廣大，令人難於置信，瀋陽爲一廣大的行政區域之中心，今已全省臨時爲日本所統治，三十年前俄人在滿之行動，（指庚子之役）亦不如此次之迅雷不及掩耳，現時中東路區域以南，中國權力已形渙散，全境均陷入恐怖中，華軍距衝突中心愈退愈遠，而人心亦愈恐慌，此斷非一一局部事件，」結果與戰爭所造成者殆無少異。……據吾人之觀念，（記者自稱）以爲日本軍方以爲中村事件之和平解決，仍於事無濟，重大問題之存在依舊，故決心實行其預定計劃，於是咬牙下手，干冒無人預知之危險，其召致重禍將無異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發生之莽

撞事件……」

據上所述，已可略知「滿州事變」所釀成的遠東形勢之緊張與國際局面的嚴重，蘇俄在滿本有深久之歷史關係，牠的態度自然更值得注意。二十四日俄外李長維諾夫的談話以及其對日的駐俄大使的通知謂：蘇俄對於日本向東三省繼續進兵，已不能取旁觀態度，俄政府認日軍在中東路之行動毫無理由，且於日方無利。又李氏於該日前語日大使稱：蘇俄政府反對日軍由中東路再進，並請即達日政府，又稱蘇俄政府認沿中東路之侵略的軍事行動為無故的而且不必要的。一云云。又蘇俄中央委員會與共產黨莫斯科委員會之正式機關報，真理報稱：「日政府已明白表示併吞滿州之意，並謂設立「獨立政府」爲此舉之第二步，中執委會正式機關報消息報即謂：「中日爭執現已成爲最重要之衝突，含有國際政治意味，滿州發生之事件除謂爲確切的戰爭外，不能加以任何其他名詞，蘇俄公衆愛好和平，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對弱國施行強暴。蘇俄認滿州已發生戰爭，此舉決定蘇俄對日本帝國主義舉動之觀點。」我們於此也可見得東方形勢激變的嚴重化了。

四 國聯調解的效力及其前途

此次事變之原始，中國方面初未嘗有任何抵抗，抑且爲無準備的不抵抗。東北邊防長官張學良氏以事留平，事變既發於倉卒，且日軍以黑夜攻擊，本爲希圖淆亂事變的真相，而脫卸其禍首的責任。日軍九月十八日深夜之進犯，我國東北軍之退出瀋陽，初若爲避免糾紛表明責任未嘗不爲非計，詎料竟於日軍繼續進攻中而繼

續退却，致一週間喪失重要城鎮三十餘，被佔我領土面積千萬餘方里，公私機關生命財產的損失奚能以億萬計，此種國家人民的鉅大損失，守土官自不能諉卸其職責。惟事件的發生適為國聯理事會開會之期，中國方面以本屆理事會新獲非常任理事一席，且中國的弱國外交素以擁護公理擁護國聯為己任者，「五三事件」既呼籲之於前，即今日的事變自必信任於後，這樣自然是電請國聯主持正義，以別其是非曲直，而希冀得有一和平方法解決，可不知道國聯的盟主是英法，聯盟的權威就是法人所藉以保障凡爾塞和約的惟一工具，此次事發倉卒，且在各國忙於國內紛亂經濟恐慌之時，大戰的危機雖在醞釀，而列強的準備均未善全，這樣帝國主義者自然還不能丟開和平的假面具的國聯，來接受此次事件的調解，而且法國要想維持歐洲大陸的優勢和英帝國主義者要保持世界現狀的必要那自然也須扯着國聯所標榜的和平的幌子，所以目下的國聯只是如何能把這個問題壓得下去，同時是如何敷衍得下去就是牠的目的。九月三十日的國聯行政院通過對滿洲問題的決議案要點九項如下：「（一）已注意中日雙方答覆行政院緊急懇籲之文件以及因應懇籲後已經採用之步驟；（二）已認明日政府聲明在滿無領土企圖之重要性。——但此於十一月十九日國聯在巴黎所開理事會時所得芳澤向國聯常局負責之報告，謂：日政府雖令日人生命財產有保障日本亦將維持滿洲之軍事佔據云云，是已發現國聯無應付解決之能力。——（三）已注意日代表聲明其本國政府將繼續儘速撤退軍隊，該軍隊已按照日僑生命財產能獲得有力安全保障之程度開始向鐵道路綫內撤退，該政府並希望儘量迅速進行此項宗旨。（四）已注意華代表聲明稱本國政府於日軍繼續撤退與中國地方當局及警備力恢復

後，將負保護鐵路外日僑生命與財產之安全責任。(五)行政院信任雙方政府切願避免任何擾亂二國間之和平與善意之了解之舉動，並已注意中日代表担保各國政府將採一切必要步驟，以阻止此範圍有任何擴大，或使情勢有任何嚴重化。(六)行政院請求雙方就一切權力所及迅速恢復二國間尋常關係，並為達到此目的起見，繼續迅速的完成上述承諾之執行。(七)行政院請求雙方於短暫相距時間內將情勢之發展充分通知行政院。(八)如無任何不能預測之事件發生有立時會議必要，行政院定於十月十四日在日內瓦再度召集會議，考慮屆時情勢。(九)行政院賦予該院主席以取消十月十四日召集之行政院會議之權限，該主席關於情勢之發展如事先接有雙方代表或其他理事之消息並與關係雙方代表及其他理事協商後得決定此項會議為不需要。」

概上全文九點：總括的評述起來國聯不過是為表面枝節的敷衍，關於兩國間的開釁以及法律上應負的責任問題一切均撇開不論，而空存一種預知其不可能的希望，國聯的本身的毫無威力，吾人初不望其有何強有力的辦法，可是竟將其國聯間的公理輿論的權威均予拋棄，徒使各國外交界巨頭僕僕於日內瓦之間，白里安氏以老耄之軀不堪烟氣之激刺的咳聲中勉持他的主席職務以發表其空泛飄渺的滔滔大論，就帝國主義者的本身似已煞費苦心，苟無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蠻橫繼續發展，有如錦州各地的拋墜炸彈，轟擊城市進兵北滿的新事實，即國聯或已於十月十四日不復開會。(據上第九項之聲明)這些多可以看見國聯對於世界和平的不幸的事件，僅為敷衍塞責以維持其顏面，但因事勢緊急的關係，我國代表急切之要求而在十月十

三日即行開幕，乃日方此時非但毫無誠意接受國聯之希望，抑且變本加厲的在東省積極擴大其暴行，而在國聯提出其再進一步的新要求，以希圖實現其吞併滿州之陰謀，似此日帝國主義者的要挾固不一而足，國聯的希望終成幻夢。可是由上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的國聯行政院則仍繼續以前之希望，希冀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最後的覺悟，並展至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實現其日政府屢自聲明無領土企圖之諾言，將日軍撤退至原有地帶之範圍以內，但延至最近，日本非僅不節制其行動使撤回原屬區域，而且竟進迫黑龍江以武力繼續我駐軍退出黑垣，收買我叛國軍閻張海鵬犯黑，以槍械子彈實力圖佔黑龍江，並以威逼利誘的手段煽動滿清遺臣，私挾溥儀至瀋進行復辟，使我東三省成爲朝鮮第二，在這種形勢緊急之下，於是本月十六日復召集國聯行政會於巴黎，各國雖繼續前此調解之精神，然暴日已實行嚴重的作戰狀態，且據目下各方形勢觀測，其前途之暗淡，將必在吾人意料之中，而我國方面是否能忍，以任日本帝國主義者之要挾，以滿足其獸慾，甚至將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款，一舉而承認之？但吾人以熱血沸騰之下，此種城下之盟，當然不能爲我洶湧高潮之民氣與民族本身生存之意義上所能忍受，中國今日惟有慷慨就義之一途。

五 今後的世界戰爭，日俄戰爭，美日戰爭，抑英美戰爭乎？

由於這一次的喪鐘，世界和平之危機已經暴露在我們的目前了，也許就因爲這一次的紛擾，趕緊地就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也許這一次就是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因爲東省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信

號，這是事實上大家公開承認的，帝國主義者本身的矛盾的發展到了無可救藥的時候，那世界的短暫的和平空氣自然是非破裂不可，一九三年來的軍縮運動與軍備競爭，簡直是兩相背馳的事情。換句話說：列強軍備與裁軍運動無時不在不同的兩方面發展，十年來各國的軍備擴張在軍縮的幕後進行，其造艦計劃是從來沒有間斷過的，英、美、法、意、日諸強間的海軍競賽至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以前是一種極劇烈的緊張空氣，同時帶了一種危機四伏的險象，麥克唐納以偉大的眼光，慈祥的面目，懇摯的態度，橫渡大西洋彼岸的華盛頓，謁美總統胡佛聲稱英國願以極誠懇的態度與美政府切實磋商關於海軍縮減問題。結果於一九三〇年四月遂有倫敦三強之海軍協定，而確定英美日三國海軍爲十七之比率。在這個比率中，日本當局雖勉強同意簽字，然在野黨人士即大引爲日海軍競爭的屈服，所以當日代表若槻全權回抵長崎時，即有日本暴徒以炸彈爲其洗塵。而法意的海軍協定終以難於妥協而不斷的爲歐陸兩大勢力的衝突之暗潮。在這機捏不安的局面中，日本竟冒此大不諱以大量進犯我東北，佔地數千里，襲擊掠奪的戰爭行動。據一般的觀察，日美間或成有某種諒解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絕無顧忌的侵佔滿蒙，——參看社會與教育反日特刊第二號胡愈之君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中國國際形勢的解剖。——但在事發以後觀美方態度的冷靜，初即謂爲日本之行動似尙未超越非戰公約之範圍，最近美國務卿史汀生又與日本駐美大使出淵秘密往還的美日照會，而謂此乃有益於兩國間之和平者云云的曖昧行動，以及美國方面新出席於巴黎的行政院之美代表英大使道威斯的所謂折衷辦法之恍惚迷離的勾當，吾人對於美日之間的真相終不能不使人以懷疑。可是帝國主義者相互間非至其利害切身關係

時，決不作癡人之蠢動，日美戰爭的宣傳，以及美日兩帝國主義者勢力的衝突，雖有深遠的歷史線索，但在這蘇俄的五年計劃行將實現的時候，俄人的「屯併」政策與一貫的赤色宣傳，日美兩國似有同樣的威受威脅而站在同一的利害戰線的徵象，而日人的貪利取媚的卑鄙手段和國際上的反宣傳作用，在最近的時期中尤表現其顯著的功效。——如細野繁勝近著滿蒙之重大化與實力發動一書，不啻越月間銷售至百六十餘萬部，且有譯送至美者。——這種基於心理原則的朦朧視聽之宣傳作用，迨時勢急迫至最後的緊張時，必爲事實所戳破。日俄戰爭的可能在日俄的宿怨與新仇的積疊中，當然很有新機遇，予以觸發的可能性，今春蘇俄的商業代表在東京被刺，以及日俄在庫頁島的漁權問題，朝鮮銀行買賣羅布問題的紛爭，重至此次東三省之日俄的勢力之正面衝突，尤其是日軍居然越斷中東路以北以佔齊齊哈爾，在這種嚴重緊張的局勢之下，宜其戰雲密布，一觸即發的了。可是我國政府迄尙猶豫於戰否之間，而待於國際聯盟的最後宣判。不幸日本政府終不覺悟，而事勢不得不迫吾人加以最後之自衛時，日人的在滿暴行將益擴大，而或又一不幸而使莫斯科增兵至東鐵沿線，則中日俄的混戰，將不可幸免，於是世界大戰的時機迫於眉睫了。

日俄的衝突終不免於暴日在東三省之侵略的急進而爆發，既如前述，英日關係將必由於美日的親善程度而露其手腕，英日的二次同盟續約一九二一年已屆終了，而於戰後的東亞形勢變遷中，英人亦已不復繼續其效用，尤其在這戰後的十年間，英帝國主義者在遠東商業的衰落，一蹶不振視美日兩國一若敵愾同仇，美日果而親善，英將益見其憎惡，在事變的逼迫，或許有英俄、英意、英德合作的可能而參加遠東的混戰，當爲事實所

逆料。最近法總理賴伐爾之遊美以及意外相格蘭蒂的踵往美遊，這些都是顯然的第二次世界混戰的準備，而意外相的明顯表示凡爾塞和約的爲可修改及須加修改尤見仇法親德的決心，英德的親善，德意的聯歡，以及俄土關係的增進，而迫成法德形勢的緩和，歐洲半年來外交之活躍，將使世界和平的局勢日趨暗淡，殆無疑義。目下東省問題的擴大實卽世界和平遮風堤之潰決，世界未來的險惡，當然吾人所能想像惟日本帝國主義者果而吞併滿蒙之日，當爲美日戰爭緊張之時。是日俄衝突於先，美日繼之於後，眼光遠邃博大的英人將出其最靈敏練達之手腕以赴之，下次的世界戰爭斷非前此四年之間所能竣事，其地域糜爛之廣，勢必將全地球捲入漩渦，東西兩洋之海水皆爲鼎沸，而地球上的大氣壓力盡爲恐怖迷漫之戰雲。

六 中國生死存亡之關鍵

中國生存於此種風雲險惡的世界中，尤其是自身羸弱，內亂頻仍，天災人禍，外侮交迫的時候，而人心的不堅定，意志的不統一，國家經濟的破產和農村經濟之凋敝，生產技術的低下，無業遊民與貧窮問題的嚴重，社會基礎的不穩所影響於政治的混亂，在在足使中國的傾覆。尤其不幸的是環中國而攻的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敲膚吮髓的經濟榨取，和日英帝國主義者在華不斷的二十年來的明爭暗鬥，慫恿中國軍閥勾結腐惡官僚在國內不斷的混戰，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怕中國政治一天太平，日本就不得其生活。所以近十年來各派軍閥此崩彼起，甲仆乙繼的循環內戰，一方固出於利害和意氣，他方卽完全爲日本軍閥的收買與脅誘。三五年來此

種現象更覺有愈演愈劇之勢，中國當局應迅速的覺悟，而深深地悔禍。中國的外侮是出於內部的不團結，同時內亂的源泉是出於列強帝國主義者的幸災樂禍，以離間唆使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表現於我們前面的新事實，我們應該永遠的記憶和悔改，中國目前的民衆已澈透的認識事件之發生完全已表現中日的不能並存，猶在於漢賊的不兩立，我不自衛彼必吞滅吾廣袤之土地，而使我四萬萬同胞死無葬身之所。今日之東北大好河山已盡入倭人之手，吾人應踏着死難烈士的血跡擠出一條血路，中國民族的新生機已呈現在此血路的盡頭，因此中國的能否自救乃決於今日的戰與不戰，由這戰與不戰將決定中國今後的生死存亡。中國人乎！四萬萬同胞乎！請在此歧路之前儼然決之！

二〇，一一，二四日於滬濱。

暴日侵略東省與中國形勢的演變與中國

東省事變的國際法觀

馬志振

一 引言

自九月十八日以來，日帝國主義者，突然出兵東省，佔領我土地，殘殺我同胞，摧毀我財產，蹂躪我主權，污辱我民族，莫此為甚，凡有血氣，誰不憤慨激昂，思欲滅此朝食，以為快！今我不談對日經濟絕交，亦不談武力備戰，專根據法理來說明此次暴日出兵的性質及其違法的舉動。

二 此次日本出兵的性質

此次日本出兵東省，完全是戰爭行為，不是自衛手段，日本所謂自衛，純粹是假借名義，淆亂聽聞，今詳述其理由如次：

一、並非自衛的理由 自衛是什麼？自衛是一國為衛護自己的生命及獨立所取的斷然手段，自衛不能濫用，必須在某種特殊情勢之下，才可行使，茲先將各公法學家的學說，略為介紹：

羅蘭氏（Lawrence）以為危機急迫，情勢十分嚴重的時候，可取自衛手段。（註一）
芬威克（Fenwick）主張自衛的行使，必遵守兩個條件。（註二）

第一、自衛必于情事極嚴重，萬不得已的時候行使；

第二、自衛必于加害國當局自己不願意防止或不能防止其侵害行為的時候行使。

霍爾（Hall）對於自衛的限制，亦提出兩點：（註三）

（1）自衛必須於危險的情形極重大而急迫，所在國萬無力量可以控制此種危險，而被害國所受的危害與其應受立刻的保障，比較所在國主權的利害，已達到更重要的情勢；

（2）因自衛而採取的非常行動，絕對不許超過情勢所十分切要的程度。

歐本漢（Oppenheim）說：『爲自衛而侵害他國的行動，僅可於自保必要的時候行使，否則，其行動必遭對方的反抗；如果一種急迫的侵害，或一種繼續而來的侵害，可不用自衛手段來防止，則其自衛便不必要，此種不必要的自衛，便不正當。譬如鄰國有一個團體，組織軍隊，希圖侵入本國，這時候若能請求鄰國政府自行防止之，便沒有取自衛行動的必要；倘若請求鄰國，無結果，或不可能的時候，或危機緊迫，無暇請求的時候，則有自衛的必要，因此而侵入鄰國討伐那團體，便認爲正當。』（註四）

韋白斯脫對於「必要」二字又加以解釋說：『所謂必要是必須立刻發生的，不可抗的，並無他種方法可以籌謀的，又萬不暇從容加以考量的事件。假使被害國，此種行動，可以用他種方法救濟，而避免破壞他國者，則此種行動爲並非出於必要，決不能自圓其說而求原諒。』

綜合以上各意見，可知自衛的條件是：

(一) 自衛必須於自國保存絕對必要的時候行使。所謂絕對必要，便是：

(1) 危險極重大的時候；

(2) 無暇與加害國政府交涉，請其自行防止的時候；

(3) 雖與加害國交涉，而被置之不理的時候；

(4) 加害國政府自己無力量防止的時候。

(二) 自衛的舉動，不可超過絕對必要的程度。

再根據以上各條件來觀察此次事變，我們可以證明：

第一、日本無出兵自衛的必要，因為：

(1) 此次日本出兵的唯一理由，謂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究係何方破壞，茲姑不論），且其破壞之情形，據事後各報所載，祇路軌的一邊，長不過二米特，第二日即照常通車。可見破壞的程度，並不大，當時的情勢，亦和緩。

(2) 破壞的程度既不大，當時既無危急的情勢，則日本大有餘暇，可向我國交涉，日軍除避免進攻中國軍隊以外，儘有其他方法，可以救濟。

(3) 自九月十八日以來，東省日本僑民，並未感受任何危害，即日本政府當局，亦未有感受危害的聲明，瀋陽為外僑匯集之處，各國僑民，並未遭遇危險，即各國政府，亦從未對中國政府，有保護不周的責言，可見中國

政府，確有保護外僑生命財產自由的能力。

第二、照其自衛的程度看，亦屬荒謬，此次日軍的發動，既以中國軍隊破壞南滿路軌為理由，則日軍的自衛，當以路軌之破壞地段為範圍；這是很明白的，乃日本政府在我國無抵抗的軍隊之下，始則攻擊北大營，繼又佔領瀋陽長春吉林等數十城，掠奪燒殺，無所不為，及今時已二月，不但兵未撤退，且繼續攻擊通遼錦州黑龍江，這樣荒謬的舉動，可算自衛嗎？

總之，日本此次出兵，斷非自衛的舉動。

二、確係戰爭行為的理由 日本此次暴舉，確係戰爭行為，我們可從各方面來說明：

(一)從戰爭的意義說 戰爭是什麼？戰爭是國家間之武裝的鬥爭。戰爭的特徵是(1)戰爭必是國家間的鬥爭，(2)戰爭雙方的對手，必有組織的武裝的軍隊。又照歐本漢的意思，單方的暴力行為，由一國加諸他國，而未有預先宣戰者，若他方答以類似的敵對行為，或至少他方宣言，認為戰爭時，則為國際戰爭。此次日本以大軍臨我，其軍隊既有負責的人物統率，又穿着制服，公然攜帶武器，攻我城池，殺我軍民，我國雖抱無抵抗主義，却認彼等確為戰爭行為。

(二)從戰爭的目的說 依近世戰爭學說，戰爭的目的，並非要使敵國完全滅亡，而要使敵國完全降服。日本公法學者泉哲說：『戰爭的目的在壓倒敵人，強制對方承認自己的主張。』(註五)歐本漢說：『戰爭是兩國或兩國以上之武裝的鬥爭，其目的在壓倒敵人，而戰勝者有任意提出和平條款之權。』(註六)此次日

本的目的，便是用武力來威迫使，我失去抵抗力訂結城下之盟如炸燬錦州通遼的威嚇手段及在國聯提出欲要求我承認五項基本原则，然後撤兵的話，都是明證。

(三)從戰爭的方法說 從方法說，此次日本事前，確是有準備有組織的。九月十八日以前的數天，瀋陽日軍天天以操練爲名，調軍遣將，荷槍實彈，屢次向我示威尋釁，可見日人居心叵測，早已有了戰爭的意念。查日人所謂二米特南滿路軌的破壞，時期在九月十八日下午十點三十分僅有六時半的時間，其佔領地點，北至四百克米突遠的寬城子（十九日午前四十四分），南至二百克米突遠的營口（同日五時）。若非事前有戰爭的準備與組織，豈有如此敏速的舉動？

(四)從國際輿論說 自東省事件發生後，世界輿論大譁，莫不指斥日人爲戰爭的禍首，國際聯盟一再議決，命日本即日撤兵；英美各國皆警告日本尊重非戰公約及華會九國條約；蘇俄則有憤而出兵干涉之說；美國艾迪博士自視察戰地後，竟由天津美領事監督宣誓，證明日軍的戰爭行爲，謂佔據遼吉係日本預定的縝密計畫，併吞滿州陰謀分三個步驟進行。

(五)從日本人自己的觀念說 不但國際輿論，痛惡日本的暴行，即日本人自己的心目中，也無不承認此次出兵爲戰爭行爲。試看瀋陽日軍司令九月十九日至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函，內聲明日軍根據一九〇七年海牙戰時公約第五十三條沒收中國軍用飛機，事屬正當行爲。（註七）日軍既引用戰時法規，豈不是日本當局自認爲戰爭行爲嗎？又看昭和六年十月八日東京日日新聞號外說：

「奉天特電（八日發）我（日本）軍認錦州政府爲攪滿鐵沿線治安之策源地，遂決定討伐，自八日晨以來，我飛行隊開始行動。」

這不是日本自己的言論，認爲戰爭嗎？

又據吉林十月十八日西報記者的通信說：

『在長春各書店照像館，皆可買到日軍此次行動之大小照片，其中許多爲解除華軍軍械及其他軍器之照片，上大書「戰利品」三字。』

這不是普通日人，認爲戰爭行爲嗎？

又聽日本東京帝大教授公法學者橫田喜三郎十月十五日在東大法學部的講演，更是一種明確的證句，他說道：

「此次滿州事件，是一國之軍隊，侵入他國領土，則此種事情，當非簡單，其發生亦不容易，故就此次滿州事件之情形觀察，確含有戰爭威脅之性質。……要之佔領北大營，乃至遼寧，此種行動，稱爲自衛行動，實在勉強，是完全越過自衛權範圍。……若日本爲先發制人，而蹂躪國際公法，未免失當，在歐洲大戰前，德有此行爲，在歐戰後，則無此先例。故在法律上，是認爲戰爭行爲。」

這又是日本的知識階級，認爲戰爭行爲了。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此次暴日出兵東省，無論以意義言，以目的言，以手段言，以事實言，無一不是戰爭行爲，

而非自衛手段這是毫無疑義的。

三 日本違反國際公約

日本此種戰爭行為與國際聯盟盟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統相違反，關於這些討論過的人已經很多，今只約略一提。

(一) 違反國際聯盟盟約 國際聯盟盟約第十條規定：「聯盟盟員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盟各盟員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遇外來之侵犯，如遇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或危險時，行政院應盡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第十二條第一節規定：「聯盟盟員約定，倘國聯盟員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當將此事提交公斷，或歸行政院審查，並約定，無論如何，非俟公斷員裁判，或行政院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從事戰爭。」中日二國，同為國際聯盟盟員，照以上二條看來，中日間如發生糾紛，日本如認為問題嚴重，不願與中國直接交涉，便應該先提交國聯行政院解決。如不願意提交，行政院解決，也不應違犯第十條，來破壞我們的領土，這是日本明明不遵守聯盟盟約，不但我中國必須要雪此奇恥大辱，凡聯盟各國，為聯盟的將來計，為聯盟本身的權威計，也應照第十六條規定，（註八）各盟員一致聯合，和日本經濟絕交或竟與作戰，給予一種經濟的或武力的制裁。

(二) 違反華盛頓九國協約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

則及政策之條約，其第一條訂明：

(1) 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

(2) 給與中國完全無礙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3) 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4) 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中日兩國同簽字於九國協約，日本亦不應違犯上述的四點，然而此次日寇破壞中國主權與獨立，侵犯東省領土的完整及行政的安全，這是違犯上述的第一點；強佔東省，擅改地方行政制度，足以妨礙中國統一鞏固政府的確立，這是違犯了第二點；單獨在南滿取軍事行動，轟炸城鎮，毀壞交通機關，這又違犯第三點機會均等的原則，乘我國水災內戰交加的時候，謀取東三省的特殊權利，又違犯上述的第四點。所以此次日本侵略東省，與九國公約有密切的關係，凡簽字於該公約的國家如美、比、英、法、意、荷、葡、各國（連中日共九國），應採取第七條的辦法，（註九）開會討論，共同對付日本。

（三）違反巴黎非戰公約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簽字於巴黎的凱洛格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各締約國以代表其人民名義，懇切宣言，各國深覺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端，以為相互間國際政策之工具，應予廢止。』第二條規定：『各締約國同意解決各國間發生之任何性質的爭執糾紛，除用和平方法外，不得用其他方法。』日本是當年在巴黎簽該約的十五國中之一國，中國也是後來被邀請加入的一國。（註十）一九二八

年到現在不過三年，而日本便妄用兵力，欲以武力為國家政策的工具，正是墨藩未乾，即食言違法，凡加入公約的五十餘，尤其是發起公約的美國，應如何大興問罪之師，給彼日寇一個強烈的教訓！

四 日本違反戰時法規

日寇既已違反國際聯盟約章，華盛頓九國條約，巴黎非戰公約而向我作戰了。然他那種不宣而戰的方式，恣意燒殺劫掠的手段，幾乎無處不違背戰時法規，如不信，請言其詳：

第一、沒有經過宣戰的手續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國際法學會決議，非預先有明確的警告，不得開始敵對的行為，在開戰前，必須發出宣戰布告或表示開始戰爭的最後通牒，并且應給予考慮最後通牒的時間，在考慮期間，不得開始戰爭。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和會條約規定：凡在沒有用宣戰布告或用附條件的宣戰之最後通牒以前，不得有敵對行為。故現今戰爭將開始的時候，必須經過宣戰的手續，已成爲國際社會公認的規則；然而此次日本既未發宣戰佈告，亦未提最後通牒，竟是不宣而戰了。又據國際慣例，凡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爭端，交涉不決的時候，倘使一國不滿意於對方的態度或行為，認爲交涉前途絕望時，則應先召還公使，斷絕外交關係以示決絕，再行宣戰，這次日本出兵，亦未做到此層。

第二、殺戮我無辜人民 在國際法上說來，戰爭是用海陸空軍對抗的一種國家間的關係，戰爭雙方的對手，是武裝的軍隊，凡和戰爭無關的人民，不能爲攻擊的目標。此次日本飛機用機關槍掃射北寧路列車，而在遼

吉各地，則殺死我無辜人民至數千人之多，傷者遭難者不計其數，慘何如之！

第三、殘殺我無抵抗的兵士。按近世戰爭法上之害敵手段，戰鬥員祇可於敵兵能戰或願戰或拒捕時殺死之或傷害之。海牙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殺傷舍棄兵器或防衛方法力盡而乞降之敵兵特加禁止。乃日軍佔領遼吉各地時，我無抵抗的士兵與警察，多遭殺戮，日兵入吉林城時，竟活埋我傷兵百餘人。

第四、轟擊我無防禦的城鎮。城鎮的砲擊，使用於戰場，為一般所許可，若使用於戰場以外，則有種種限制，依海牙規則第二十五條：『無論用何方法，對於未防守之城鎮村落住宅加以攻擊或砲擊者，應禁止之。』故交戰國，祇許攻擊有防禦的城鎮，不許攻擊無防禦的城鎮，乃我錦州（錦州雖為我臨時省政府所在地，其地無砲台，原非軍事中心。）溝幫子通遼新民打虎山黑山齊齊哈爾等無防禦的城市，沒一處不受日軍飛機的轟擊。又焚燒村落，毀損倉庫及田地收穫物等破壞手段，在軍事上必要時，方許行使，若無關於軍事，便不可以。當瀋陽吉林長春昌圖寬城子二道溝葫蘆島棗樹等地才被佔領時，我軍皆採無抵抗主義，不戰而退，而日軍仍焚燒擄掠慘殺，無所不為。日本人真是無法無天！

第五、使用爆裂性的彈丸。據十月十八日中央日報載中央社天津二十七日電：『日軍擊車用彈，係中物後，即自爆炸，故中者輒無幸免，查該彈為達姆彈一類，歐戰前即經國際約定禁用。』不久以前，又見報載日軍運綠氣砲多門至瀋陽吉林長春等處，未知此等消息，是否確實，如果確實，則又違法。海牙規則第二十三條宣言，使用毒物與加毒的武器，概被禁止，使用徒加無益苦痛之兵器彈丸及其他物質，亦被禁止。海牙第二宣言，禁止使

用專以放洩窒息氣或毒氣爲目的之砲彈。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議決，凡用窒息的、有毒及類似之瓦斯液體物質，禁止使用，一八六八年之聖彼得堡宣言說：「凡所用的兵器，致已經喪失能力之人，受不必要之痛苦，或致其必死者，認爲超過戰爭之正當目的而違反人道。」綠氣砲及達姆彈一類，皆是最慘毒殘酷的武器。

第六、破壞我教育機關 教育機關，依戰時公法，應該首先保護，不能破壞，海牙規則第二十七條訂明，「攻圍及砲擊之際，凡關於宗教技藝學術及慈善事業之建築物，歷史紀念物病院及病傷者收容所等，在當時不供軍事上使用者，務宜盡力保全。」又第五十六條聲明：教育技藝學校等營造物之財產，雖屬國有者，應與私有財產，一律看待，不得切奪毀壞或故意損傷，有違犯者，應按法追究。今我東北大學被焚燒一部分，馮庸大學校長被擄，二校學生數千人，亡命關內，流離失所，他如瀋陽第三中學，同澤中學，吉林大學及長春全市文化教育機關，無不遭難，凡我文明國家，對日寇此種橫蠻行爲，不知如何按法究辦才是！

第七、押收我文化物品 按軍事佔領者對於敵國動產的權利，佔領者不得押收普通國家文件，司法記錄，歷史記錄及博物館圖書館之藏品，乃我瀋陽省政府及東省行政長官室文件，或被押收，或被焚燒。又聞我數千年來文化所結晶之四庫全書，亦被擄去，此又違反國際法矣。

第八、劫奪我公私財產 海牙規則聲明私人財產須尊重，不得沒收，嚴禁掠奪。（註十一）又佔領者對於敵國所有的不動產，如公共建築物土地等，只有用益權，不能毀壞之。（註十二）而此次日軍侵入東北各地焚燒掠奪，無所不爲，瀋陽重要建築物，都被焚毀，中交官銀邊業各銀行及儲蓄會，均被搶劫，城內各自治機關及旅

館均被佔據，張學良私邸古玩珠寶玉石及其他一切動產，擄掠一空，吉林城內建築物十分之六被毀，其他如昌圖長春等處，亦被焚毀擄掠，倭奴小醜，此等行動誠無異盜賊之白晝行劫。

第九、徵發我人民作反抗本國之勞役。按占領軍對於敵國人民的權利，占領者非不得已時，不得徵發當地人民的勞役，而徵發居民作反抗其本國之勞役，則明白禁止。海牙規則宣言：佔領者，不得強迫佔領地住民參加敵對其本國之軍事動作，或強迫住民供給關於本國軍隊與其防禦方法之報告。然據報載日軍在吉林城內占用廣大之民地，強拉我華工數千人，為修築大規模之飛機場，而在他處亦有驅使我人民挖掘戰壕之說。

五 結論

統觀上文，我們知道此次日本暴行，確非自衛舉動，而是戰爭行為，此種戰爭行為，不但違背歷年防止戰爭的國際協定，而且違犯戰時公法。此外如日本擄動滿蒙獨立，改組遼甯省政府，接濟蒙匪軍火，助張海鵬作亂，擁護復辟，迫馬占山下野，促天津暴動以及要求我制止反日救國運動，提出滿蒙特殊利益等，亦無往而不違法，無往而不破壞我領土，侵害我主權，干涉我內政，茲篇不贅言矣。

(註一) 見 Lawrence A. Handbook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四十六頁

(註二) 見 Fenwick, International Law. 第四十三頁

(註三) 見 Hall, International Law. 第二百六十五頁

(註四) 見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第一卷第二百五十七頁

(註五) 見彭學沛譯泉哲著國際法概論第二百五十一頁

(註六) 見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第二卷第一百五頁)

(註七) 海牙規則第五十三條 佔領軍隊，只能將原屬國有之現金，存款，有價證券，軍器廠運送器械，倉貯糧秣，及其他一切可供攻戰行為之國有動產沒收之。

除為海上法規所支配之外，凡陸上空中所用以傳遞消息運送人物之交通機關，兵器廠與一切軍火，即屬之個人者，均可收押，但和約締結後，應交還之，且付賠償。

(註八) 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 聯盟盟員，如有不顧本盟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義務，而遽行開戰者，則據此事實，應當然視為對於所有聯盟之其他盟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盟員即担任立刻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境內人民與破壞盟約國境內人民間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為聯盟盟員或非聯盟盟員境內之人民，與該破壞盟約國境內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

(註九) 華盛頓會議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第七條 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為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註十)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非戰公約者爲美、英、法、意、日、德、澳、斯、大、利、亞、坎、拿、大、紐、西、蘭、南、非、聯、合、愛、爾、蘭、自、由、邦、印、度、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拉、夫、等、共、十、五、國、與、後、來、被、邀、請、加、入、者、合、計、截、至、今、日、止、非、戰、公、約、之、當、事、國、全、體、已、達、五、十、餘、國。

(註十一) 海牙規則第四十六條 家族之名譽及權利，個人之生命并私有財產，信教禮拜之程式等，皆應尊重之。

海牙規則第四十七條 嚴禁掠奪。

(註十二) 海牙規則第五十五條 佔領國對於在佔領地內，且屬於敵國所有之公衆建築物，不動產，森林及農田等，不過爲管理者及有用益權者，應保護此等財產之本源，按照用益權者之規則管理之。

一九三一，一一，一八，于南京。

東省事件的分析

胡 誠

不幸的東省事件發生以來，我們的血液已經沸騰了，我們的神經已被麻木了；覺得這個昏天黑地的世界，載滿着兩足的暴獸，充塞着殺氣騰騰，在地球的東西南北，不是血流成河，就是屍積如山，這樣的世界，還談得到公理正義嗎？還能希望和乎嗎？這是不會有的，——至少在我們今日的腦中是不會有絲毫希望的了。但是，但是我們試平心靜氣下來仔細的一想，就覺得世界上公理正義決不會消滅的，如同太陽一樣永久存在的；然而像現在這樣的糟糕，又當怎樣解說呢？這理由是最簡易明白不過：就是給一般惡獸不如的帝國主義者所蹂躪了！這美善的世界，被弄到這般的黑暗；如同光芒四射的太陽，被烏雲遮蓋了一樣，終會現出它偉大的臉孔！我們認識了這一點，就清醒許多，覺得我們肩上的責任，加重了一層；我們除了爲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外，還要爲人類掃清這萬惡帝國主義的障氣，撥雲霧而見白日，回復到人類的真面目，我寫這篇東西的用意，就在這一點，我要分析這次事件的性質，說明這次事件的責任問題，給人類以一點點希望，好積極起來做這偉大的工作，不然，世界是昏暗的，人類是沒有希望，我也就無用執筆了。

日帝國主義這次的暴行——也許是世界最後一次的暴行：強佔我領土，殺戮我同胞，擾亂我國家，真是慘已極矣！無人道已極矣！然而他們還講出大批的道理來，淆亂人們的耳目，包圍了正義公理，這是多麼的危險啊！我們現在要揭開牠的陰謀，救出世界上的正義公理，就不得不把這次事件詳細的分析，清醒了人類的神經，來作正義的擁護。現在就依照事件的經過，根據國際正義的眼光，來一件一件的判斷：

(一) 中村事件 這次暴日突然衝進我國領土，慘殺東北同胞，爲其唯一藉口者，就是所謂中村事件。換言之，中村事件就是這次事變的近因。然而所謂中村事件就是：

「陸軍上尉中村麗太郎及前騎兵伍長井杉延太郎，奉參謀本部命，偕昂昂溪昂榮旅館主伊木延太郎等一行共五人，攜帶中國護照，於六月上旬經由哈爾濱出發，往興安嶺視察，原擬兩月即返，但出發而後，杳無消息，當由哈爾濱特別機關派人調查，據報告中村一行，於六月念七左右抵洮南鐵路終點葛根廟附近之安民鎮，正在該處飯館進餐之際，突有興安屯墾隊第三團所屬官兵數人進餐館，檢閱命中村一行，停止旅行，示以護照，亦無效，竟被拘捕，槍六挺，及隨身衣服都被掠去，不經提示任何理由，竟將中村一行，綁到該兵營後之林中槍斃。七月一日，復堆積木材，焚燬屍體，而此種消息，則又得之於朋分中村等遺款之一中國軍人云。」（見八月十八日東京大阪各地披露日本政府所發表之中村事件）

我們看了上面一節日本政府發表的詳細記載再參考各方面關於此事的報告和評論就可分做兩方面來觀察：

(A)事實方面 中村事件現在尚在詳細調查中，到底有其事實與否雖然還不能確定。但是我們由各方面的報告，可以證明是日本人捏造的事實，以便為侵略的藉口。我們的證據是：

甲、偽造護照 據哈爾濱鍾毓來電云：「見申報九日哈爾濱來電」五月間，哈埠日領館曾送一名中村商業者來東三省遊歷的護照；請予簽字，失蹤之中村「或即此人。」可證日人對於中村的護照，顯然是一種手段；偽造姓名，職業，冒領護照；護照上註明商業，而中村為現役之陸軍上尉；護照上註明中村一人，而中村一行為五人，可見護照是偽造的，無疑了。

乙、證據不確 日本以為我國兵士殺死中村一行人，人證物證俱在，似乎我們應當負這個責任；其實他所舉人證，是一個朋分中村遺款之中國軍人，然而既然是該軍人報告，何以始終不宣布其姓名，可見人證，完全是日本人的收買，不能成立，至於物證，據他說為兵士數人朋分遺物，請問看到的是什麼人？恐怕他也舉不出吧，足見證據又是捏造的了。

丙、用武力搜集證據 據神戶英文日報紀錄社社論云：「……又有主張「用武力搜集證據」者。夫既須用武力搜集證據，是無異自認經此大吹大擂之後，而該案之充分證據，尚未覓得也。」他說用武力來搜集證據，可見他所舉的人證物證，完全由於武力強制出來的，足見中村事件完全是捏造無疑。

丁、不能證明是中國軍人槍殺。我們就退一步說話，承認中村是到中國被害；但是中村事件發生地點是在興安嶺，並非東三省範圍之內；因該地蒙匪出入不定，地方久有不清之感，民國十八年的時候，我國曾照會日本，禁止外人遊歷，有案可查；今中村不顧該照會的禁止，深入該地，或爲蒙匪所殺，禍由自招，我國當不負責。我們有了上面事實的證明，就可斷定所謂中村事件完全是子虛烏有，完全是日本人捏造出來的事情。

(B) 法律方面。我們就退一萬步來說，中村一行人，係在中國境內遊歷，確被中國兵士槍殺；然而依照國際法規定，國家竟能替人民負間接之責任；日本正常的向我國提出抗議，一待我國政府調查確實後，依情形之輕重，或向日本道歉，或給日本以損害的賠償，決無以此容易解決之事件，而作此慘無人道的屠殺！

我們分析以上的事實，根本尋不出日本出兵的理由來，而日本竟不顧一切的出兵了，這真是獸行！真是人類的恥辱！

(二) 侵入我國領土。領土完整，爲國家之基本權利，各國皆負有互相尊重的義務；所以侵犯他國領土，構成重大不法行爲，這次暴日長驅直入的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當然構成不法行爲，毫無疑義，自當受國際法的制裁；然而他却藉口爲自保而侵犯他國的自衛行爲，不負侵權行爲的責任；認定中村大尉被害爲中國政府不能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就大批的開進軍隊，名爲保僑，實則任意的慘殺；它以爲有一八三七年加羅林 (Caroline) 事件和 一八〇七年英國強奪丹麥軍艦之先例可援，認爲是可恕的侵犯行爲。可是它已抹殺了自保而侵犯他國的條件和場合；我們知道國際法上明示着，構成此場合，是在急迫情形之下，必要絕對的滿足

兩個條件：

甲、或是在行侵犯之時，已無餘裕請求對方自己取必要的行動；或是雖經請求，而他不行爲或不能行爲。
乙、舉動不超過絕對必要的限度。

滿足了以上的二個條件，才可採取此非常手段。現在我們觀察日本，這次的暴行，完全不能滿足上面的兩個條件。他們出兵所唯一藉口的，就是中村事件；而中村事件，我們上面已經證明是日本人捏造出來的事實；現在我們就假定有這種事實，日本提出抗議後，我國當局，即刻作切實的調查，已非危機急迫之場合，自無所謂無餘裕請求對方自己取必要的行動，至於我當局詳細調查後，自有相當的處置方法；孰料日本恐露出捏造的真相，乃於正在調查之際，突發無數的獸軍，佔據瀋陽，任意炮擊，盡量使出可怕的獸行，屠殺了我同胞無數，轟毀了兵工廠，佔據了行政司法教育等機關，其舉動何只超過絕對的必要限度，已超過幾千倍幾萬倍的限度了。

(三) 炮擊與飛機擲炸彈 當兩國宣戰的時候，一國不得爲要挾他國住民發生心理的結果，促其降伏的目的，而對他國施行炮擊或擲炸彈；如若有這種行動，是構成不法行爲，可是現在日本對中國完全是一種侵略的方式，沒有達到戰爭的程度；因爲中國始終取不抵抗的宗旨，本沒有敵對的行動，日本也沒有正式宣告的通牒。然而暴日在我國領土內時時刻刻的開炮擲炸彈，直不知置國際正義於何地，我們一看下面的事實，只有爲人類痛哭的餘地了！

(1) 被日炮轟擊之地

東北事件的分析

一九〇

(城市)

(炮擊時日)

(損失)

△瀋陽

九月十八夜

死兵士三百餘人

△長春

九月十九日

特區第七中學禮堂全樓被毀斃學生兵士市民共百餘人

廿日

營房軍械庫火藥庫被轟毀士兵死亡約三百人

△營口

九月二十日

死傷三十餘人

△洮南

九月二十五夜

軍民傷亡三十餘人

(2) 被日飛機擲炸彈之地

(城市)

(擲彈時日)

(損失)

△安東

九月二十日

斃命二人負重傷者十餘人

△通遼

九月廿四至廿七日

重要建築都被毀壞並毀鐵軌一段傷路工二人

十月二日

毀戶數椽居民死傷十餘人

△巨流河

九月二十六日

傷十二人

△錦州

十月八日

死十二人傷無數

(四) 儼視東三省爲佔領地

東三省是我國的領土，不料在幾天之內，完全被日本軍隊所佔領，儼然視

爲他們軍事後的佔領地，關於一切佔領地應有的設施，日本沒有一件沒有做到；他們改組行政機關，出示安民。

一收運輸用具軍火糧秣以及其他一切可供軍用之國有私有財產；並且修築鐵路，徵發現金。且看下面的記載，就可明白這次我國損失的巨大：

炮彈 四十萬發

火藥 四十餘萬磅

汽車 百餘輛

飛機 三百餘架

步鎗 十五萬枝

手鎗 六萬枝

大炮 二百五十尊

現金 七千萬元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這次中日事件，完全不是戰爭行爲；但是呈現着嚴重的戰爭狀態。日本根本不承認是戰爭行動，而其結果則爲戰爭的佔領方式，這不是大大的違背國際法嗎？

(五)蹂躪我國文化 世界文化的發展，是人類的幸福；而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與世界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凡不是野蠻的民族，決不會加以蹂躪，這次暴日侵入我國境內，竟使出極野蠻的手段，來破壞中國的文化；現在中國數千年文化結晶的四庫全書，被搶劫了去；東北文化重心的東北大學，馮庸大學，吉林大學

被破壞了；保存中國文化種子的學生，也被鎗殺驅逐了。這是多麼的痛心的一回事啊！日本這種野獸般的行爲，我斷定凡想在世界上發展的民族，必然地加以否認和敵視！

三

總而言之，這次暴日的行動，沒有一件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正義，上面所分析的，不過是顯而易見的重大事實吧了。因此任憑日本如何的狡辯和抵賴，仍舊是構成重大的不法行爲，應負全部的責任，嚴受國際法的制裁。但是事實上却大大的不然，這次我國絕對的尊重國際正義，萬分的信賴國際聯盟，可是終極的結果，日本絲毫不負責任，國際聯盟不但不加以制裁，並且無一字的提及責任問題，無異乎默認日本的暴行是正當的處置。這就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互相掩護的連環把戲，就是萬惡帝國主義者的抹殺公理，蹂躪光明世界的法術。全世界自覺的人類呵！我們應該認清敵人，負起責任來，把他們全部殲滅！我相信日本的暴行，是世界最後一次的暴行；美善的世界，重現就在今日。現在我們應走的路就是：

我們中華民族決心向敵人拚命，做一個急先鋒！敢死隊！

世界自覺民族的大聯合，爲吾民族的後盾，爲正義公理的後盾！

研究對日問題的參攷書目

日本對於中國之研究不遺餘力，卷秩浩繁，理論透澈，甚且中國之學者，每論及本國之問題，輒引日人著作以爲證，民族文化日趨奴隸化，殊可哀也。邇年以來，國人於日本亦知注意從而研究，雖未切中肯綮，要亦窺豹一斑，爲特略加分類，舉爲介紹，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或亦足爲抗日運動之一助乎。唯是時間匆促，蒐集爲難，倘有遺珠，尙待後補。

一九三一，十一，晴光誌

(書名)

(著者)

(譯者)

(出版處)

(出版年份)

A 關於中日問題者

- | | | | | |
|-----------------|------|-----|----|-----|
| (一) 中日交通史 | 木宮泰彥 | 陳捷 | 商務 | 二十年 |
| (二) 中日外交史 | 陳博文 | | 商務 | 十八年 |
| (三) 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祕史 | 陸宗輿光 | 龔德柏 | 商務 | 十八年 |
| (四)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 | 蔣堅忍 | | 現代 | 十九年 |
| (五) 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 | | | 大東 | 十七年 |

(六)近代中日關係略史 國民外交叢書編

中華 十七年

(七)甲午戰前日本挑戰史

王古魯

南京書店 二十年

(八)揭破日本的陰謀

龔德柏

太平洋 十八年

(九)日本人謀殺張作霖案

龔德柏

太平洋 十八年

(十)日本對華侵略過去及將來

龔德柏

光華 十八年

(十一)中日戰爭

王鍾麒

商務 十九年

(十二)日本蹂躪山東痛史

唐巨川

大東 十八年

(十三)日本之支那問題

實業之日本社

中華 八年

(十四)中日貿易略史

趙誦軒等

中華 十八年

(十五)中日經濟關係論

郭真

北新 十八年

(十六)對日經濟絕交根本之商權

楊子嘉

太平洋 十七年

(十七)西原借款真相

勝田主計

龔德柏

太平洋 二十年

(十八)日本對華之交通侵略

章勃

商務 二十年

B 關於滿蒙問題者

(十九)滿蒙問題講話

藍孕歐

南京書店 二十年

(二十)滿洲現狀	野澤源之丞	徐煥奎	商務	十八年
(二十一)滿蒙問題	華企雲		大東	二十年
(二十二)滿蒙問題	任達等		江蘇省黨部	十八年
(二十三)滿蒙經濟大觀	籐岡啓	吳自強	民智	
(二十四)日帝國主義與東三省	許興凱		崑崙	十九年
(二十五)日本在南滿	屠哲隱		南京書店	二十年
(二十六)日本侵略滿蒙之研究	朱俠		商務	十九年
(二十七)日本侵略滿蒙史	支恆貴		世界	十六年
(二十八)日本新滿蒙政策	山田武吉	周佩嵐	民智	二十年
(二十九)日本侵略下之滿蒙	石明		大東	十七年
(三十)日本併吞滿蒙論	細野繁新	王慕寧	太平洋	
(三一)日本勢力下二十年來之滿蒙	陳經		華通	二十年
(三二)東三省一瞥	陳博文		商務	十六年
(三三)東三省概論	周志驊		商務	二十年
(三四)東三省之實況	王慕寧		中華	十八年

研究對日問題的參考書目

一九六

(三五)東省刮目論

藤岡啓

湯爾和

商務

十九年

(三六)東三省金融概論

侯樹彤

太平洋國際學會

(三七)東三省之工業

屠哲隱

南京書店

二十年

(三八)吉林省之林業

南滿鐵路調查課

湯爾和

商務

十九年

(三九)國際競爭中之滿洲

克萊德

張明燁

華通

十九年

(四十)美國與滿洲問題

王光祈

王光祈

中華

十八年

(四一)三國干涉遼遼秘聞

羅隆基

王光祈

中華

十八年

(四二)瀋陽事件

羅隆基

新月

二十年

(四三)日本侵略東北真相畫刊

許嘯天

良友

二十年

(四四)哭訴

許嘯天

紅葉

二十年

(四五)東北事件

中國電訊社

紅葉

二十年

(四六)東省鐵路概論

經濟調查局

商務

十七年

(四七)滿鐵外交論

湯爾和

商務

十九年

(四八)中日俄競爭下之東北鐵道網

黃文濂

南京書店

二十年

(四九)滿蒙鐵路網

大島與吉

太平洋國際學會譯二十年

(五十)北滿與東省鐵路

(五一)最近滿蒙鐵路大勢記要 劉樹藩等

(五二)日本對東三省之鐵路侵略 林同濟

(五三)二十年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吳英華

○ 關於日本研究者

(五四)日本研究叢書 陳德微

(五五)日本軍備的檢討 莊心在

(五六)日本研究 陳彬蘇

(五七)日本論 戴季陶

(五八)現代日本論 郭真

(五九)現代日本講話 郭真

(六十)最近的日本 李宗武

(六一)最近的日本 陳懋烈

(六二)我們的敵人——日本

(六三)日本之國勢與現狀 王善繼

東省鐵路經濟調查局 十六年

振新 十七年

華通 十九年

商務 十九年

世界 十七年

南京書店 二十年

新記元週報社 十八年

民智 十七年

光華 十八年

平凡 十八年

開明 十八年

中華 十五年

新生命 二十年

大東

研究對日問題的參攷書目

一九八

- | | | | | |
|---------------|------|-----|-----|-----|
| (六四)日本歷史大綱 | 哥温 | 陳彬龢 | 商務 | 十九年 |
| (六五)日本全史 | 陳恭祿 | | 中華 | 十六年 |
| (六六)日本小史 | 芬納莫 | 滕拄 | 商務 | 二十年 |
| (六七)日史ABC | 李宗武 | | 世界 | 十九年 |
| (六八)日本地理 | 周光倬 | | 南京 | 二十年 |
| (六九)日本一瞥 | 俞松笠 | | 商務 | 十九年 |
| (七十)日本與日本人 | 小泉八雲 | 胡山源 | 商務 | 十九年 |
| (七一)日本生活 | 李宗武 | | 世界 | 二十年 |
| (七二)日本民族性研究 | 謝晉青 | | 商務 | 十四年 |
| (七三)日本經濟史論 | 福田德三 | 金奎光 | 華通 | 十九年 |
| (七四)日本資本主義研究 | 巴克 | | 現代 | 十八年 |
| (七五)日本工業發達之研究 | 于化龍 | | 世界 | 十八年 |
| (七六)日本的農村都市 | 吳孝侯 | | 大東 | 二十年 |
| (七七)日本政府 | 北譯直吉 | 梁大鵬 | 民智 | 十九年 |
| (七八)日本政府綱要 | 北譯直吉 | 胡慶育 | 太平洋 | 十九年 |

(七九)日本民權發達史 植原悅二郎

(八十)日本政黨史 盛子明

(八一)日本之新東方政策 李毅之

(八二)日本無產政黨研究 施伏量

(八三)英日同盟 張忠絨

(八四)日俄戰爭 呂思勉

(八五)日本警政考察記 姚琮

(八六)東京市之市政 李馨

(八七)日本收回法權稅權小史

(八八)日本社會運動史 周曙山

(八九)日本社會運動史 岡陽之助

(九十)日本水平運動史 周曙山

(九一)日本最近教育思潮 錢鶴等

(九二)日本明治教育史 野田義夫

(九三)日本文學史 謝六逸

商務 十五年

華通 十九年

文化學社 二十年

新生命 十八年

新月 二十年

商務 十七年

大東 二十年

民智

中華

民智 十九年

現代 二十年

南京書店 二十年

商務

商務

北新 十九年

研究對日問題的參攷書目

二〇〇

(九四)日本與朝鮮

卡奔德

羅隱柔

商務

二十年

(九五)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楊開渠

神州

十九年

另崑崙書店之反日帝國主義叢書，日本研究月刊社之日本研究叢書或在預告，或未出齊，詳目不錄。至刊物方面「除日本研究」，「日本」及「日本評論」等專門刊物外，其他各雜誌或出專號或載重要論文，均足參攷，限於篇幅，不克逐一介紹。

對日問題研究(全一册)

實價大洋六角

編者 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

發行者 南京書店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四九五號
南京太平路二四一號

特約經售處 開封龍文書莊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版所翻必
權有印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滿蒙問題講話

藍孕歐編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本書共分五篇：(一)滿蒙地位和日本問題；(二)日人所謂滿蒙既得權利解剖；(三)滿蒙經濟問題；(四)滿蒙鐵路問題；(五)朝鮮和滿蒙。對於日本侵略滿蒙的事實和計劃有詳細的分析。對於日人的謬論給以透關的駁斥。書末附有日本侵略滿蒙年表，足便檢查。是研究東北問題的適宜參考書。

日本在南滿

屠哲隱編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本書著者在編著本書以前，曾一遊高麗，三赴東北，對於日本在南滿之侵略設施，作實際的考察。故本書內容注重事實。本之敘述統計之表列。資料之可靠，文字之簡明，尤為本書特點。并附有東北地圖，以便閱者參考。

中日俄競爭下之東北鐵道網

黃文書著

每冊實價大洋九角
東三省富源甲天下，地大而物博，中日俄競爭之下，鐵道發達如蛛絲。日俄之從事侵略，與夫我國之從事保護無不惟鐵路是賴。故東北鐵路問題為東北問題之首。本書為東北研究專著中之專著，不可多得。內容先之以史實，現狀，理論，批評。然後將各路各線，已成未成，按各國鐵路關係逐一加以敘述，條理清楚，亦如網之在綱，末附重要附錄五項。材料充分。興趣豐富。

日本地理

周光倬編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這是一部中文寫的關於日本地理的著作，全書分三大篇；上篇敘述日本地理環境的氣候等狀況；中篇敘述日本商業交通等事；下篇介紹日本大陸政策的內容。凡欲了解日本現狀者，尤當先讀是書。當先讀是書。凡欲澈底了附解日本現狀者，尤當先讀是書。當先讀是書。凡欲澈底了

日本軍備的檢討

莊心在編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一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一在此長期抵抗的奮鬥中，對於敵人陣營的檢閱自是切要的工作。本書不但把日本現有的陸海空軍以及軍事上的種種設備作一詳盡的描劃，而且還深進一層，探求其軍備的特性。從軍事方面研究日本的書籍，要以本書為最善。愛國志士，不可不讀。

東三省之工業

屠哲隱著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東三省地大物博，富源甲天下，成為國際競爭之焦點！研究東北問題，當研究東北之工業，看日本及各國在東三省如何採取去原各，在一方面製成商品；一方面採取去原各，金錢及移民投資猛進至如何程度，凡我同胞人應知東三省之經濟狀況，及同胞人應知東三省之經濟略與積極經營之情形。